

大衆雜誌

三四 月 號 合 册

孟子曰：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嗚呼！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大衆出版發行

ADK

歐人供獻

標準現成西裝



三九六二六話電 號四六四口路寺安靜路都成

獅子牙粉

潔齒
殺菌

上海江西路二五九號 獅子牙粉公司

★ 寰球織造廠出品 ★

寰球奇異手帕

華貴大方 花新穎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雙馬牌雨衣

第一樣式 第一料質

品出器業廠衣雨生祥海上

B.H.B.

大衆合冊目次

三月 四月 民國三十四年 四月一日出版

△插圖▽

彩色銅圖四頁

△短篇小說▽

鍾含秀	予且
白薇	包天笑
竊盜	徐卓呆
雨清明	呂白華
苦行的戒壇	唐萱
四代女性	徐碧波
生財有道	白悠
父子會	楊赫文
神祕的髮網	湯雪華
農人們	楊絢霄
△國故新知▽	
孝經講義	唐文治
中庸新解	胡樸安
△參攷資料▽	
鄉諺證古	張壽鏞
書學淺論	葉百豐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雙馬牌雨衣

第一樣式 第一料質

品出器業廠衣雨生祥海上

B.H.B.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B.H.B.

衣雨牌馬奴

一第樣式 一第料質

品出著廠衣雨生祥海上



怎樣學習外國語……………何子恆(一三)

△散文筆記▽

病廢閉門記……………胡樸安(一六)

壽言……………錢名山(一〇)

寄瑣散葉……………范烟橋(一五)

余之記者生涯……………張叔通(一四)

雉尾集……………屈彈山(一六)

上海名人論：王瓊常·斐爾(一九)

國際知識……………安納(二二)

△史地常識▽

太平洋的幾個島嶼……………嚴懋德(二三)

談砒霜……………孫嘉麟(二六)

△戲劇▽

朝露……………顧仲彝(二八)

銀海滄桑……………姚克(二三)

史可法……………陶秦(三五)

△長篇小說▽

拈花記……………包天笑(二九)

京塵影事……………張恨水(二七)

編後小記……………編者(一〇)

售出有均店商司公大各

B.H.B.

衣雨牌馬奴

一第樣式 一第料質

品出著廠衣雨生祥海上





鍾含秀

予且

鍾含秀出名了。

她之所以出名，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一個「失去靈魂的人」。她也常聽見背後有人這樣的說她。她有時也作一點辯護。那辯護的意旨是：

「人是靈魂和肉的結合體。我失去了靈魂，焉能活在世上。」

她說過了這話，總得向人笑一笑。尤其是在比較老年人的面前。年老的人當她的面，自然不會說什麼。背了她却也會說：「因為你沒有靈魂還可以在世上活着，所以纔會出名。倘使你知道沒有靈魂，早就該尋個死，那又怎麼會出名。」

「出名」兩個字是不好的，至少對於鍾含秀是如此。然而最奇怪的就是說她「失去了靈魂的人」，最喜歡和她在一塊，好像他們都是些靈魂，附着鍾含秀的肉體而存在。因此，鍾含秀這個肉體，自然勃勃而有生意了。

鍾含秀做着兩個老年人的女書記。第一個老年人不過五十幾歲。喜歡穿淡色大格子西裝。每天刮鬍子，染髮，因為避免風霜的侵襲，臉上不得不敷上很厚的雪花膏。他常向人背古文：

「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

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說過必捋一次鬍鬚，但是他沒有鬍鬚。於是他就哈哈一笑說：

「鬍鬚生在我黃志古的嘴上，可也算是倒了霉了。我雖無法「除根」，却是「斬草」的能手。」

志古先生確實是窮且益堅，他雖然手中沒有餘錢，還是硬蹦蹦的。他會瞪眼睛，拍拍子，罵人，賣老。老妻受他的氣，也着實不少了。可是別人都勸着：

「他已經老了，還和他鬧什麼？橫豎他能給你的錢就成。聽他去罷！聽他去罷！」

「聽他去罷」四個字真給予黃志古不少的自由。黃志古的志是不會墜的，可是並不古，他的心是在鍾含秀身上的。他在他的老師鄭攸同的家裏看見過鍾含秀。

鄭攸同是一位快到七十歲的老年人，他有三寸長白鬍鬚，一頭白髮放出銀光來，雙目炯炯，一笑就彌了縫，那目梢的魚尾紋，一絲絲的既深而且多。

「請坐！請坐！談一會，談一會！」

只就這「談一會」三個字，再加上他那一副笑容，已足够使人留戀而有餘了。他向人說他是一位天才。身上的合而蒙已經復生過六次之多，生一次有一次青春的境遇。第一次

是在他斷絃之後生的，他和他夫人陪嫁的丫環發生過戀愛。第二次他結識了名妓香妃。第三次他和一位賣身葬父的巴小姐同居過。第四次，他向人說的時候總是停止不說的。結果他還是說，說時必加以嘆氣，搖頭。

「我對不住那可愛的小張媽，她拋棄了可愛的家庭來跟隨我，終於因為不知衛生之道，就一命嗚呼了。我現在是在一個懺悔的時期，那怕身內的合而蒙作祟，我也要把它移用在著書的上面了。」

「著書？」

聽他話的人，大概沒有人不疑心着。因為從來就沒有看他寫過字。

「您是在晚上著書嗎？」

「不；是早晨！」

說着他便會帶笑推開通內室的門。那雲鬢蓬鬆，在脂香粉氣的氛圍中的鍾含秀小姐便會盈盈地含笑立在人家的面前了。

「鍾小姐是美麗的。」也許看見的人會這麼說。那鄭老先生必定帶着笑。

「她！不但是面貌美，而且還有內心的美。可惜我因為有種種關係，不能使她在我這兒住。所以每天只有一個上午。我指示她幾段古書，她就替我任抄寫之勞。」

鍾小姐下午怎麼辦？她便由鄭老先生介紹給他的「賢契」黃志古了。黃志古原不是一個有錢的人，不過近年來他很有幾個；他會做買賣，做股票，賺來的錢贖着老妻。除去給老妻家用之外，全用來買衣服皮鞋，手杖。租上一間小房子。讓鍾含秀度一個下午，拿着他的薪水，陪他說說笑笑的。

他向朋友說：

「吾老矣！且有家室，怎能糟蹋鍾小姐？她不過替我寫寫信，我不在的時節，替我應付應付客人。平時，也許看看電影，那是有的。我不說謊，決不說謊。」

午飯，黃志古一定要回家吃，外面的飯，實在太貴了。所以在他約鍾含秀看電影的那一天，一定要鍾含秀在院門口等他。幾次等的結果，鍾含秀便認識了方玉生。

人們的相識，原是偶然的事。方玉生本不是一個好看電影的人。不過鍾含秀等黃志古的時間，正是他每天下午到辦事處的時間。方玉生一向是步行的，每經電影院門口，必定要注意站在門前的那些女人，女人中他尤其注意的是鍾含秀。據他自己說，因為鍾含秀向他笑過，他纔注意的。其實認識鍾含秀的，又誰不知她是一個生來好笑的人？

結果，鍾含秀也做了方玉生的書記了。怎麼會做成的？誰也不知道。從方玉生嘴中透出的消息是他們的僱傭契約成於電影院中。方玉生所給鍾含秀的辦公時間是下午四點到晚上八點。所以除去吃飯之外，鍾小姐的自由時間只是從晚間八點到次早九點。

「這樣生活高貴的時代……」

鍾小姐常向人這樣說：

「你叫我不照這樣辦，又怎能生活下去呢？所幸他們都是老年人，一個五十多，一個六十多。就說方玉生罷。說是四十，臉色已經蒼老，連鬍鬚都留起來了。」

方玉生的鬍鬚決不是留給鍾小姐看的。雖然鍾小姐喜歡和老年人在一起。他的鬍鬚是留給他姊姊看的。他自小就被姊姊照料着，二十五歲上纔完了婚，二十九歲就開始縲居的

生活了。她姊姊老是催着他結婚，一次二次的替他做媒，他真是不耐煩，最後他就想出這個奇妙的留鬚方法。他說：

「我已經老了，不要結婚了。」

其實他姊姊那裏不知道留鬚並不能表示老，只不過覺得他竟如此，其中也煞費一番苦心，從此她不再提做媒的話。方玉生的鬚鬚，也不再剃去，好像鬚鬚是結婚防禦的盾牌，留着以保安全的。

物價愈加高漲了。

玉生的姊丈便向姊姊說：

「玉生近日忙的很得法，我們可就太不行了。」

「怎麼？你聽見他的什麼消息嗎？」

「近來他已弄得十幾萬。聽說他還有一個女書記。」

「女書記？」姊姊真不能明白。她說：

「他自己並沒有開什麼辦事處，爲什麼要書記？」

「一定要有辦事處纔要女書記嗎？你所見的太淺薄了。如今這個世界，只要有錢，有什麼不能做？不過我向你說的，並不是女書記的問題，乃是要你到他那裏向他那幾個錢！」

「怕他不會肯，爲了結婚的問題，我們已經鬧過好多次了。況且近來他不到我們家裏來。」

「因爲他不來，你纔可以去呀！他來，你還去什麼？」

「去？」

姊姊想到了玉生的住處是在一所大樓的七層樓上的。自己已經是近六十歲的人了。

「你用不着躊躇，他是不會拒絕你的，你從小就照應他。他難道忘記報答你的恩情？」

姊姊雖然想不去，但是她沒有勇氣回絕她的丈夫。五個月來的物價飛漲，委實威脅着她過於利害了。米價在千元的時候，他們就改爲喝粥。如今已快到兩萬，她總不能把粥改爲水，就是水也成問題，燒水的煤，價錢也實在過於高貴了。

她悶沉沉地想着，玉生既然是發了財，這一階是不能不去的。姊夫又說了。

「你去，可一定要把你已往對他的那一番態度收起來，你要另換一番態度。你知道你今天去是向他借錢的。他爲什麼借錢給你，如果他聽不着你順着他心思的話，更不給他一副帶笑的臉？」

「這些，我都知道的，我也不是一个三歲的孩子，活了五十多，眼睛看也看的不少了。」

「不！不但是對玉生，就是對那女書記，態度還是要好！他爲什麼請她，當然是歡喜她。他所歡喜的人，你又怎能不送一副笑臉。」

姊姊啣着姊夫的命去找方玉生了。去的時間是個禮拜六的下午，方玉生在禮拜六的下午是不辦公的。他坐在房裏等鍾含秀，不想把姊姊等來了。

他心裏以爲姊姊知道他請了鍾含秀，一定是大不滿意，跑來尋事的。他把心一橫。便開始剃鬚鬚。當他從鏡中看見姊姊那一副含笑的臉，他心裏就想着：

「看你怎麼說，你要說出鍾含秀，對不起，我就說我已經和她結婚了。什麼女書記，誰說是女書記？我能爲一個女書記剃鬚鬚麼？」

想着他開始臉上用力的刮，那呼呼的響聲真足以表示他

理直氣壯，有所恃而無恐。

「玉生！聽說你現在光景很好！」

「是呵！」

玉生盛氣的回答着。一面他還是帶着笑。

「如果不好，我也不結婚了。」

這是他「先發制人」的方法。他想姊姊定然會發怒的。

結果並不如此，她說：

「你結了婚嗎？我得恭喜你。如今物價這樣的高，我們的幾個錢，真買不着什麼東西。」

「姊姊！你知道婚禮是不能補送的。」

「不！我不是說的送禮。我是說的和你的姊夫，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想向你那幾個錢。」

「怎麼？姊姊，您是來向我借錢的嗎？」

說着他丟了剃刀，趕緊把身軀轉過來了。他知道他的「先發制人」，實在是操之過急。可是他的靈機一動，便笑道：

「姊姊，這是那裏的話。您還能向我說借嗎？我從小就受過您的恩惠，要報還來不及。您缺錢，要知我的錢就是您的錢，您沒有，就拿去用。不過我對於您這位新來的弟婦，實在是寵愛的過分了。我的財產全是現款。這筆現款，全都存在銀行裏，一本支票簿子，就給你新來的弟婦拿去了。恰巧她今日出去應酬，非到晚間是不會回來的。您不是看見我在剃鬚鬚嗎？我也要出去，馬上就出去。錢的事，您放心，明天我給您送過去。我剛結的婚，還要把弟媳婦送給您看看。」

說完他就轉身，仍舊去剃鬚鬚。姊姊想來想去，却真是沒有話說了。她叫兄弟結婚，話是很多的，如今向他借錢就

覺得有許多話不好說，她怕得罪了他，也許他會翻臉，「女書記」的話都不敢問，便仍帶着笑容，辭別了方玉生。下了那很高的樓。

玉生仍在剃鬚鬚，他心裏却不禁暗暗地笑。他想着遇到鍾含秀的這一段故事，實在是生活上一段有趣的波瀾。如果沒有鍾含秀，自己今天決不會想出這一段話。

他一面剃着，一面摸着，鏡子裏面的他，似乎對他說：

「這鬚鬚一去，你就年輕了十年。這樣，你如站在鍾含秀的面前，便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了。」

他不知道鍾含秀是一向和老人在一起的。他以為他懂得很正確。凡女人皆愛少年。如今物價這樣的高昂，少年人不能引起女人之愛的，因為他們的經濟狀況，實在太脆弱了。只有像方玉生這樣的人——人在中年，却有少年的心境。

他剃好了鬚鬚，便在房裏收拾了一次。鍾含秀在這時候敲着他的房門。

「噢！」這是鍾含秀進門的第一句話。

玉生不自主的在領下一摸。

「我看見摸鬚鬚的人不少，沒有誰像你這樣的自然。」

「你今天真漂亮。」

「漂亮麼？」她發出一絲兒笑意。接着說：

「我昨天約你吃晚飯，爲的是介紹給你一位朋友。」

「朋友？誰？」

「飲水思源，你應該回想我們是怎麼會認識的？」

「噢！我知道，就是那個黃志古麼？」

「是呵！他是一個有太太的人，還要和我鬼混。」

「像他那樣老，怎會沒有太太！他已經老的那樣，還裝

「清年輕！像我……」

「有了鬚鬚的人，還是很年輕，是不是？」

鍾小姐說着發出諛媚的笑。

「可是如今，我已經沒有……」

「沒有鬚鬚，就更顯得年輕了。你知道，我一向是喜歡和老年人在一起混的。」

「那你不嫌我去掉鬚鬚嗎？」

「不！」她輕輕地搖了搖頭。「今天我却正需要一個沒有鬚鬚的你！」

「是嗎？」玉生不覺肩飛色舞起來了。鍾小姐道：

「我要把你帶給黃志古看一看，要他明白。我並不是沒有一個富有而且年輕的朋友，所以我要請他吃晚飯。」

「這餐晚飯！」玉生靜靜地想着：「要豐富一點。」

「是！」

「而且還要由我出錢。」

「不覺得太花費了嗎？」

「這是那裏的話，一個男子爲了一個女人在另一個男子的面前擺闊，就是世上最光榮的事。況且……」

「況且怎麼樣？」

「也許這一次之後，你就少了許多的麻煩呢！」

玉生非常得意的說着。鍾小姐似乎爲了他的話而迷戀了。他們依偎着，親密的交談着，直至吃晚飯的時候。兩人便又重新化裝一番，變變地走到餐館了。

這一餐飯，不用說。雖然是三個人在一塊吃。心境却是完全不同的。在鍾含秀，不過以爲自己同時玩弄了兩個男人。在黃志古却不是這樣，他以爲鍾小姐和他的一段，到了此

時就該告終了。她既請我，爲什麼又帶了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還很富有，很漂亮。他之沒有鬚鬚就不能和自己沒有鬚鬚比了。他的心冷冷地。臉上沒有笑容，只是問一句答一句的敷衍着。方玉生却不是如此了，他想鍾含秀不是別人的靈魂，就是他的靈魂，如果是黃志古靈魂的話，黃志古也就不會如此癡呆了。

黃志古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他的表面癡呆，可是他心裏並不癡呆的。他覺得今天這番情景是不對的。對於自己是沒有什盼望。他第二天便去找他的老師鄭叔同。鄭叔同一聽，便笑道：「志古，你豈不知老子所說的話嗎？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你我都已經老了，還爭什麼？」

「聽她去？」

黃志古反問着鄭叔同。

「不是不爭，乃是爭而不勝，不如不爭。聽你說的話，

在年歲和資產上都不是站上風的，爭什麼？」

「她現在還是照常到你這兒來嗎？」

「有好幾天不來，又有好幾天來了一會兒就去了。」

「你也聽她去？」

「當然。你想我們到底有什麼事給她辦？所謂來了是這麼一回事，不來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罷了。」鄭叔同帶笑的這樣說着。黃志古既不能說他不對，可是也不能說他對。可是他心中暗暗的想着：

「你到底是做些什麼來？」

黃志古是不能明白鄭叔同的，他覺得老子的話，不能應用在女人的身上。他以爲一個男子對一個女子，要末向她進攻，要末將她放棄，聽她去無論如何不是一個辦法。

「到底是向她進攻還是將她放棄呢？」

黃志古從鄭攸同家裏出來就這樣的想着。論理黃志古是應該將她放棄的，自己是個有了妻室的人，並且還在人面前說過：「吾老矣……」等等的話。

但是他到底是鍾含秀的靈魂，靈魂對於肉體，雖然也有時是惡狠狠地恨着，到底靈魂還是附着肉體而存在。靈魂一旦脫離了肉體，那就要飄飄渺渺而無所歸了。這是黃志古的情景。

在第二天的時候，鍾含秀盛裝到他那裏去上工，他就放下了一副可惡的臉。鍾含秀道：

「你爲什麼不高興，是因爲昨晚請你的事嗎？」

黃志古的臉色仍舊沒有改變，他慢吞吞的說：

「我以爲一位小姐最要緊的是操守。像你抱着一向和老年人往來：這意思我是非常贊同的。像鄭老先生，你就是做他的孫女兒也不爲過，雖然他並沒有像你這樣大的孫女。」

「噢！你怎會想到這些話？我在前一個月也就想到這些了。」

「你也會想到？」

「怎麼不會？」

「這就令我大惑不解了。」

鍾小姐不回答，她只抿着嘴兒笑。志古道：

「我所最不能明白的，就是你昨晚介紹給我的那個方玉生。」

「方玉生！方玉生有什麼不好？」

「他當然是很好，可是和你在一起就不太好了。他是你的什麼人？」

「什麼人？也許是我的丈夫！也許不是我的丈夫。」

她很幽閒地將這話說出，可是黃志古聽了真像天空中一個霹靂。他道：

「鍾小姐，從此我們不能再在一起了。」

「怎麼？你辭掉我的事？」

「也可以是這樣的說。」

鍾小姐沒有說話。可是她的臉上顏色很難看，半晌，她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黃志古向她望着，自己想說話，却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看她的容貌，却又真有些惹人憐愛。正當他爲難的時節，鍾小姐却又說了。

「我爲什麼在你這裏在鄭老先生那裏，維持這樣一個局面呢？我想你和鄭老先生都是知道的，我是一個沒有什麼用的人，你們容納我，不過是因爲生活高昂罷了。這一點我認的很清楚。可是我究竟是個女孩子，雖然你們的年歲老，那也是有人要說話的。我用什麼去堵人家的嘴？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找了方玉生。有了方玉生，便沒有什麼人說話了。即使有人說話，我也好應付。方玉生就是我的丈夫，他不說話還有誰能說話？你是個有太太的人，這些事你懂得該比我更清楚。」

黃志古原先倒是有點不自在，如今被她這麼一說，覺得她很有一點道理，別人不說，只拿自己說，就是和太太吵鬧的時節，只要一句話：

「吵什麼？人家是有丈夫的人啦？」

他覺得任何的話，都沒有這句話說出來有光輝，有效力。他在心中轉了好幾遍。結果笑容便浮上了臉。可是鍾小姐

說：「這些你都是不能原諒的。你要辭了我的工，減少我的收入。要我在方玉生面前，做方玉生的奴隸，受方玉生的管束！」

說着她又抽抽噎噎地哭起來。黃志古却被她完全克服了。他說：

「誰辭掉你的工？」

「那你還是照以前一般的待我？」

「當然的。」

鍾含秀格格地笑起來。

「笑什麼？」

「我在爲我自己慶幸。」

「有什麼慶幸的地方？」

「我想老年人是最有良心的人。他們見得事情多，能以體諒人，只要他能明白對方的心地。少年人可就不同了。像昨晚那種情景，他就不能忍受，也許昨晚就要和我翻臉，也許今天見了我，會把臉掉過去，從此不理我。」

「鄭老先生那裏爲什麼不去？」

「你想我那裏會有功夫？他決不會覺得有什麼的。」

「你怎能知道？」

「他爲什麼把我介紹給你？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年歲比你老呵！」

「老？……」黃志古的兩眼望着青天。

「我不許你說！不許你說！」

鍾小姐帶着笑，走到他的身邊。一手捫了他的嘴，用自己的身體在他的身體上搓揉着。黃志古已經忘了一切，只覺得這個房間裏春光瀾漫，自己就沉醉在這春光裏面了。

這是一個鬼混的下午。可是只能延至四點鐘，四點鐘之後，鍾小姐要到方玉生那裏去的。

方玉生一見了鍾小姐就說：

「你做我的臨時太太，行不行？」

「什麼？臨時太太？這個名辭太新穎了。太太沒有臨時的，只有永久的。」

「不是，我有一個姊姊，她來向我借錢。我不願借給她，就拿你來推托。」

「拿我？……」

「我說我已經結了婚，錢都交給我的太太了。」

鍾小姐放下一臉的笑。

「話總是這樣說的。我並且還說，那一天我還要和你一同見見她。」

「那是我最贊成的。我每天看的盡是男人，有個女人說說笑笑的，豈不有趣？」

「不行，她見了你，豈不是要說出借錢的話？」

「你這個人真笨，錢在你的手裏，不借不就完了嗎？」

「人情上說不過去，我從小受過她的恩。」

「受恩是不能不報的，你還要在社會上做個人。她今天來的嗎？」

「來的。」

「你向她怎麼說？」

「我說我明天和你一道去。」

「那是不會去的了。」

「當然不去。我爲什麼找麻煩。」

鍾小姐笑了笑也就不再說什麼。這一夜就這麼過去了。

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們都知道鍾小姐是要到鄭攸同那裏去的。就是鄭攸同自己也知道。鄭攸同雖然向黃志古說：「不爭」，但是他自己這一顆爭的心，却是很利害。他想鍾含秀能到自己這裏來。原不是容易的，難得她喜歡老年人。就是自己把她介紹給黃志古，也藏有一番苦心。其一讓她多拿幾個錢來添購脂粉衣服。其二，自己是個老人，不能出去，讓黃志古對她有點愛慕，便可以監督她的行動。黃志古決不是自己的對手。自己用不着怕他。況且他還有老婆，無形中就是監督他的人。

如今，黃志古總算是盡了職。告訴了自己她已經有了方玉生，一個年輕的人，既漂亮又有錢，自己要想再和她常在一起，恐怕就要有點不可能了。事實上所表現的，也是如此。她不是歇過好幾天沒有來？

他回想自己有了鍾小姐之後，自己曾經開過「九老大會」，在那觥籌交錯的席上。鍾小姐真是一朵雪裏的小花。滿席的人都是有銀髮在頂的。鍾小姐獨有明亮烏黑的卷髮，卷髮上戴着一朵小小的紅花。

這些過去的光輝，似乎還閃爍在他的目前。那些「謙浪笑傲」的情景，也還沒有消滅在他的腦內。鍾小姐是不能失的，他獨自的玄想着。越想越覺得有點凌亂模糊。

老子的話在他的腦中顯現了：

「上善若水。」

紅樓夢上的話也在他腦中顯現了：

「女人是水做的。」

末了。四書上的話也在他腦中顯現了。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

我應該順着她的性子做去。她到底是個年輕人。如果拂逆了她的性子，必定越弄越僵的。順着她的性子，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錯的辦法，等她興盡歸來的時節，不是我的又是誰的呢？

鄭老先生想着，自己覺得有點得意。所以在鍾小姐到他家裏來的時節。他的心是定的，臉上露出笑意。鍾小姐道：

「我歇了好幾天都沒有來了。」

「不要緊，不要緊！我知道你總有一點得意的事。」

「誰說的？」

鍾小姐已經湊近他的身旁，又道：

「那一定是黃志古……。」

「志古是個明快爽直的人，他知道什麼就說什麼？」

「他怎麼說？」

「他說生活高昂，你不得不另謀一些路。」

「是呵！但他對我不是這麼說，他要辭我的工。」

「辭工？那是不會有的事，你是我應給他的，辭你何以對我？」

對我？」

「現在不辭了！」

「我知道他是假的。對於一個沒有過錯而又善迎人意的你，怎能說辭工的話。對於你，應該怎樣使你生活好起來，不能使你更着急。否則我們又爲什麼要到你這裏來？」

鍾小姐含笑望着他。他又說：

「還有一個老年人所能愛你的，我想也談不到肉體，也很難說什麼精神上的愛情。能以說的，只不過是要使你生活上不感愁煩。不感到痛苦。我把你介紹給黃志古，無非是使

你生活上富裕點。但是物價的上漲，生活費的增加仍舊是不能把你引出愁城。我現在決意給你一批錢，讓你儲存一些動用的東西，同時也用得舒服些。」

他說時態度真是非常的誠懇。鍾小姐倒也不免有些詫異了。她問：

「您給我一批錢？」

「是的。」

「多少錢？」

「二十萬！」

「二十萬？」

鍾小姐真不能相信。她知道現在的錢雖是不值錢，可是這不值錢的錢，却並不容易弄到手。

她癡呆的望着他，也不知是真，也不知是假。鄭老先生笑道：「你有點不相信，是嗎？請你看這一排書。」

鍾小姐一看乃是靠壁放着的一部二十四史。

「這部二十四史，以前買起來是不值什麼的。可是如今就值廿萬。我把它變成錢全部送給你罷！」

「你的少爺？」

「他有他的生意，決不靠我這部書。」

鍾小姐真是喜的說不出話來。半晌，她說：

「那叫我怎樣感謝你。」

「你想？」

鄭老先生也帶着笑。

「給你做個女兒罷！」

鄭老先生搖搖頭，一面說：

「不好。如今市上的過房爺太流行了。過房爺那裏是真

的過房爺？」

「您不喜歡這一套？」

鍾小姐的臉有點紅，眼睛水波波地。

「人和人的相知，只是在一個心，爲什麼要個名義來拘束。」

他們就相對着笑起來了。

鄭老先生說：

「我就要將這書賣去。九老會是不能不開的。前次的會真是開的太熱鬧了。」

「我真怕那龐七爺，一雙眼睛儘向人瞧着，那樣大的歲數。」

「他比我的身體好！」

「還有雲什麼？」

「雲海潮，一個長鬚最會說笑話的人。」

「就是那說『一位求子的女太太』的人嗎？他說的真有趣。我還記得她向菩薩說：如果怪我男人不生孩子，則我又不止有一個男人。要是怪我不生孩子，則他又不是我第一個丈夫。」

他們就這樣過了上午。鍾小姐真是非常的高興。下午，她就將這事完全告訴黃志古了。黃志古覺得這位老師做事實在有點過格，但他不能確定這件事究竟是真是假的，他在鍾小姐離開他之後，就跑到鄭老先生那裏問道：

「老師真的要開九老大會麼？」

「怎麼不真！」

「這九老大會一開就是二十萬？」

「一部二十四史。」

鄭老先生笑着。黃志古道：

「我覺得老師這一擲二十萬……」

「你覺得有點可惜，是不是？你要知道不過是一部二十四史，放在這裏也不過是一部二十四史，像我這大的年紀，又能看上幾張。放着給兒子賣，還不如自己賣。兒子賣，在人家看是賣先人的遺物，決賣不上價的。在我手裏賣，我鄭叔同三個字可以值五萬，我的歲數又可以值五萬。人家以爲我賣掉書是預備我的棺材本錢，那知道我是給的鍾含秀？」

他哈哈的笑着。黃志古沒有話說。他覺得他的話不錯，鄭叔同值五萬，他的年歲又值五萬。這在生意的立場是上算的。他一死，這部二十四史頂多也不過值上三五萬！他說：「老師，你以爲這二十萬就能買着她的心？」

「我不是買她的心，我是買人家的幾句話。人言最是怕的。人家結婚，爲什麼請上許多客，不過是要買人家句話，說某人與某人結婚了。那結婚的人並不是因爲高興而請客的。請客就是買人家一句話。按照這個道理，這九老會又怎能不開呢？九老會之開就是要人知道鍾含秀得了我二十萬。她是我的什麼人。能收我的二十萬元？她能收我二十萬元，她在人的心目中，總覺得是我的人了。這種思想是有力量的，你不能輕視它。」

黃志古還有什麼說的。老師的主張自然是不錯的了。

這九老會終於開成了。九老會之開成就是二十四史得了主顧的表示。這一次開的比上一次開的更熱鬧，鍾小姐的打扮不用說也比已往格外的好看。在鍾小姐的心裏，她確實是感謝鄭老先生的，這樣百物高漲的時代，她能在什麼地方找着像這樣的一個人，不過這九老會開過之後，她的心地就變

了。因爲小報上有一段九老會的記載。在這一段記載中，就把鍾含秀小姐送入鄭老先生的懷抱。

鍾小姐的變，可以從她向方玉生的話中看出來。

「十八萬就能買我嗎？我當然也不會這樣的便宜。」

「老年人的心，是不可以防的。」

「老年人是最不可怕的一種人。他既沒有力量，又不大出來。他能管得了誰？」

「還有一個黃志古。」

「黃志古有什麼用？你看當黃志古的面我都可以和你在一起吃飯。錢是有用的，我有了二十萬，黃志古也不是我的對手。他有老婆，但他並沒有什麼錢。」

「沒有錢的人是沒有什麼用的。我也沒有什麼錢？」

「我不要你的錢，我只要你這樣一個人。」

鍾小姐向方玉生發出一陣媚笑。於是方玉生也就無話可說了。

方玉生的姊姊在家裏等了好多天，也沒有方玉生帶着她弟媳婦來，借錢的事却是越來越熱烈，物價的漲風，是真的過於熱烈了。別的不說，只就那人生所最不可缺的米，就達到二萬六千元的高峯。

「我看你還是自己去一跑，借錢，一次又怎麼行呢？」

「那七層的高樓？」

「爬樓總比餓死好呵！」

「他那兒來的弟媳婦？」

「就是那個女書記。他怎麼說怎麼好就是了。我們要的是錢，不是去管他的家事。」

姊姊嘆了一口氣，隨即洗洗手換換衣服，又去奔那七層

高樓了。

今天方玉生和鍾小姐都在那高樓上的。在姊姊敲門的時節，鍾小姐問：

「是誰？」

「我！來找方玉生。」

方玉生是懂得姊姊的聲音的。他心裏有點急。

鍾小姐輕輕地道：

「你怕見她嗎？那麼躲起來。」

玉生在一時情急的狀態下，就躲在放衣履的小櫃中了。

這裏鍾小姐便開了門。姊姊只覺得眼前一亮，這位弟媳婦，比她要替方玉生做媒的那些人就真漂亮得多了。她說：

「我找方玉生。」鍾小姐道：

「玉生告訴過我。他說他要帶我到姊姊那裏去呢。」

「我就是他的姊姊。」

姊姊放下一臉的笑容。鍾小姐道：

「那真是好極了。」

她向姊姊微微一鞠躬，一面說：

「請坐！屋子裏靜。」

姊姊坐下來，她賜了她一杯水。姊姊道：

「玉生呢？」

「我進來時，也沒有看見他。」

她們無語的對坐着，姊姊喝完了那杯水。

「樓真是太高了。」

「真是太高了。姊姊又是上了年紀的人。老實說，現在的生活，比爬樓還要難。」

「原是呵！」姊姊覺得她有了進言的機會。她笑道：

「我想向玉生挪幾個錢，貼補貼補家用。玉生也和你談起嗎？」

「可是玉生那兒來的錢。他弄了幾個錢，自己就這麼糊裏糊塗的用掉了。虧得我還有幾個錢，在這兒對付着。您要挪幾個錢呢？」

「幾個錢？」姊姊是毫無準備的，她的借錢是完全秉承了姊夫的意旨。姊夫的意思那裏又有大的期望，他不過是想着，既開了口，一千八百總是有望的。但他並沒有告訴姊姊，姊姊答不出。鍾小姐道：

「一担米總是要的。我先給你三萬元罷！」

說着她毫不遲疑，便把支票簿拿出來，在小手袋拿出筆來就寫好了，遞給她。

這一下却把姊姊驚呆了。她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大的款項。她顛顛巍巍地拿了支票，竟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

「您不相信這錢會拿得着嗎，我身邊可沒有那麼多現款呵！」

「決不是！決不是！」

姊姊的神志已經恢復。便道：

「我想……我想玉生的福氣，真是太好了。」

「明天我和玉生一同到姊姊那裏去。」

「幾點鐘？」

「五點鐘纔有空呢！」

「我真是感謝你，我先去！」

「我送送你！」

「不敢當，這樓真是太高了，又沒有電梯。」

「下樓不大吃力的！我也下去買點東西，橫豎玉生也不

在。」

說着她便和姊姊下了樓，替姊姊叫了一輛車，姊姊便千恩萬謝的去了。

在衣履棚裏的方玉生，心中又是一番什麼情景呢？他在衣履棚中聽得明白，頓時也就呆了。他想她怎會有這樣大出手。她傾其所有，也不過十八萬，六分之一是已經去了。這樣，十八萬還不知能用上幾天。自己出新水僱用她做女書記，那真是「坐井觀天」的思想。

他從衣履棚中出來。倚窗呆望着青天白雲，那將下的斜陽，已經把他的「正義感」激起來了。

他想自己究竟在做了一些什麼事？在電影院門口瞧女人，用甜言蜜語誘她來做女書記。自己存一番什麼心，只憑着自己這一點收入來賜一筆便宜貨罷了。人家憑什麼要充當你的臨時太太？憑什麼要給你姊姊這許多錢？

他想着，便覺得心頭藏有無限的羞恥。人家給你姊姊的是她全數的六分之一，而自己給她的月薪呢，也不過是三萬塊錢的六分之一，這五千塊錢能買什麼？她的身體麼？她的心麼？他不斷地想着，他的身體雖沒有戰慄，他的靈魂，却已經戰慄起來了。

門上起了一陣剝啄聲。這是鍾小姐送客回來的表示。他敬禮的開了門。無聲的站在一旁。

「怎麼樣？我做的好麼？」

鍾小姐很自然地笑着。

「鍾小姐，我只有敬佩，我還敢說什麼？我只覺得萬分的對不住你，我正在想着，我在心靈上侮辱了你。我用五千塊錢一月的薪金，僱用你做我的臨時太太，我是一個什麼樣

的人。」

鍾小姐突然地笑起來道：

「這些話還說什麼？明天還要你帶我到她家裏去呢？」

「這決不能！」

「爲什麼？我要到她家裏看看。」

「真不能看，太髒了。」

「原是這樣，纔向你方法呵！」

「我姊夫是個孤獨的人，自己又沒有朋友，又沒有兒女

。他只會做做詩。可是如今連詩也做不出了。」

方玉生說着悶沉沉地坐在椅中。鍾小姐打開了手袋，取

出脂粉對鏡化妝了一次。便笑着說道：

「你心裏不用難過，你要知道人家都說我是個沒有靈魂的人。有許多老年人都和我在一道鬼混的。臨時太太又算什麼？」

方玉生不說話。她又道：

「今晚你心裏不舒服，我約你出去吃飯。不去嗎？不去也是不行的。」

她替他披上了衣，連拉帶曳的將他弄出了門，方玉生好像是一個木偶，毫無主見的跟她出去了。

次日的上午，鍾小姐沒有到鄭老先生那裏去。下午她到了黃志古那裏，黃志古就說了：

「鄭老先生那裏去過沒有？」

「沒有呵！」

黃志古一聽，就呆了大半天。鍾小姐笑着說：

「你想什麼？」

「我想他沒有給你錢時，你倒去去。給了你的錢，你反

不去了。」

「我去了有什麼用，抄書嗎？那書就根本用不着抄。」

「那你是拿了錢，就不理他？」

「不理他？誰說的？我不是已經在他的懷抱裏嗎！」

黃志古不禁冷笑了一聲道：

「懷抱？可憐他的懷抱中仍是空無所有呵！」

鍾小姐沉吟了片刻，笑道：

「不是空無所有，乃是他缺乏能力。我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誰的懷抱我都能走進去，何況鄭老先生！就是你：

「我可沒有那些錢！」

「你們這些男人，可真是把錢看得太重了。你要怎麼樣說出來，我都能使你達到你的目的。」

「要怎麼樣？」

黃志古是答不出來的，要是他縮回二十年，他還可以像瘋狗似的盡情侮辱她一回。可是如今她不行了，他究竟是上了年紀的人。那二十萬的印象仍在他腦中存在着。他不敢動，他把她看作是老師的人。他怕侮辱了老師鄭攸同。

他癡呆的坐着，一改已往的態度。他自己也不知道是那兒來的那一股悶氣。是二十萬元在作祟嗎？

「二十萬！一部二十四史！」

他默默地念着：

「老師是上了這二十萬元的當了。」

半晌。他冷冷地問道：

「這二十萬，你怎麼去用？」

「不！錯了！十八萬。兩萬不是開了九老會嗎？」

「十八萬也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呵！你怎麼用？」

「當然隨我的意思。」

「能不能借幾萬給我呢？」

黃志古已經改變了他的心思。

「幾萬？你的口氣倒大呵！」

鍾小姐笑着這樣說。

「不是的。如今生活實在太高了。我沒有地方吃飯，我還得在家裏吃飯。可是這口飯不容易，米太貴了。」

鍾小姐搖搖頭。

「你實際上那會用着這許多錢，我不過是向你借呵！」

「你也不是沒有錢的人，我的錢是要給沒有錢用的人用的。」

「那你給誰用？」

這句話在黃志古不過是一句玩話，可是鍾小姐倒把實話告訴他了。她說：

「我給方玉生的姊姊用！」

「方玉生的姊姊？你給她多少錢？」

「一担米！」

「那就是兩萬？」

「兩萬？我給了她三萬。說一担米，就是真正的一担米嗎？」

黃志古一聽立刻就呆了。他想她為什麼給方玉生姊姊的錢，這不是愛方玉生又是什麼？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消息，他把這消息在鍾小姐走了之後便送給他的老師鄭攸同。

鄭攸同一聽也呆了半天。他立起身來，在房中走了兩趟，吸了幾袋水煙，便道：

「鍾含秀實在是有與人不同的地方。」

「什麼不同？老師！誰有錢不知道用呵！」

「不是這麼說，人倒底是有良心的。她怎會沒有良心？」

「良心？」黃志古有點不明白。他覺得在這個時代講良心，那就真有一點落伍了。他不說話，只睜了兩隻大眼睛望着鄭攸同。鄭攸同道：

「鍾含秀當然不是我所見的第一個女人，我已經遇過好幾個女人了。我也不用瞞你，我所愛的第一個人就是太太陪嫁的丫環。我只費了一點錢，她就傾心於我了。第二次是個妓女，叫做香妃，我是和人家爭愛的，但是我肯花錢，我終於勝利了。第三次，是一位賣身葬父的，我替她葬了父，那還有什麼說的，她自然是歸於我了。再下一個就是一個孀婦，她真是既漂亮而又年輕，她用了我的錢，就完全傾心於我了。最末一個就是鍾含秀，我真是看不出來她。就我的經驗，女子所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安適的家庭，第二就是錢，第三纔數到男子的本身。我看鍾含秀好像不是這樣一種人，她並不需要什麼樣的錢。就說錢罷，十八萬也不算少了，爲什麼這樣的處理？」黃志古道：

「那她是愛方玉生呵！」

鄭老先生搖搖頭道：

「我看你說的不對。她如真的愛方玉生，這錢無論如何不能給方玉生的姊姊。如果和方玉生同居，那就更不會給方玉生的姊姊！物價高漲，是件普遍的事實。誰不能感到？方玉生決不是一個大有錢的，如果大有錢，他也就不會遇着鍾含秀了。女人皆是吝嗇的，尤其是那愛有所專的女人，我有

經驗不會錯。

黃志古道：「老師如此說，我還有什麼說的，我只好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了。」

「人心不古？人性總是不變的。」

「人性是什麼？」

「誰不愛錢？誰肯把錢無目的送給別人？」

「那我們應該研究鍾含秀的目的在那裏。」

「志古，這就是你的事了。我是一個坐在家裏的人，我怎會知道？我的錢是已經拿出去了。你知道拿出去的錢，就和潑在地下的水一般。是收不回來的。不過你能够收回來多少，就是我所收的效果的限度了。」

鄭攸同這麼說，實在是鄭攸同失敗的表現。但是以鄭攸同的經驗，他焉能費去這些錢，失敗在一個青年女子的面前。他叫黃志古去收覆水，就是激起黃志古與鍾含秀的爭鬥。他雖然在說話面上帶着笑，但是他的心已經是在不可問之列了。

黃志古怎麼會知道？這是賢妻不能勝過老師的地方。他說：

「這錢既然拿出來，而且又有了九老會。當然是不能去向她說什麼。我的看法，最好是要限制她用錢的方法。」

「限制？當然是最好的辦法，不過還是要你去，我是一個坐在家裏的人。」

「我用老師的名義，怎麼樣？」

「當然可以。」

鄭攸同摸了一次鬍鬚，接着就哈哈地笑起來了。

這一面的情景是如此的，在鍾小姐一方面呢，她在次日

下午專約着方玉生去看他的姊姊了。方玉生的姊姊自從拿了鍾小姐的三萬塊錢，就覺得鍾小姐是個好人，豈但她是如此，就是她的丈夫也是這樣想。他以為在這個社會上在這個時期裏，不會有這樣的人。但是，事實是勝於雄辯的。錢是由她拿出來，支票又不假。他只好說：

「玉生真是有了奇遇了！他，真是有了奇遇了。到底他是不是結了婚呢？」

「當然是結了婚。」

「結了婚？」

「人心皆是一樣的，就拿你我說罷！倘使你有了錢，我沒有錢，我們是夫妻，是要共同生活，相互維持這個家庭費用的，你肯毫不吝惜的給人家三萬塊？」

「那我捨不得！」姊姊毫不遲疑地回答着。

「豈但是你，憑誰也捨不得。只要是女人，女人誰能忘掉自己一個家？」

「這樣說，他們是沒有結婚的。」

「我猜想是如此，但是我既沒有看見他們相處的情景，也沒有聽見她說的話。」

「我也沒有看見他們相處的情景呵！她雖然是向我說了一些話，也聽不出什麼來。她稱玉生爲玉生，稱我爲姊姊，並且說她要和玉生到我們家裏來。」

「她真的來。」

「恐怕她一定要來的，她說話的樣子太誠懇了。如果只是一句敷衍的話，她不會送我下那極高的樓，更不會替我叫車。」

「我想她如果真的要來，我們應當誠懇地表示一番招待

她的意思，我猜想她和玉生是沒有多少關係的。玉生也沒有能耐吃得住這樣的女子。」

在他們準備竭誠招待之後，鍾小姐便偕着方玉生來到他們的家裏了。

鍾小姐對於方玉生姊夫第一個印象便是「他也是一個老年人」。同時覺得這一個老年人和九老會中的老年人並不同。九老會中的老年人全是嘻嘻哈哈的，而這一個老年人却是態度誠懇，言語謙和。她笑着說：

「陸先生，我對於你預備的酒菜，真是不敢當，可是你的一番心意，一番態度，却令我忘不了。我看見老年人也算不少了。却還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的人。我聽玉生說，你也是會做詩喝酒的，爲什麼不玩女人？」

這對於陸老先生，真好像是晴天中一聲霹靂。方玉生的臉這時不禁紅起來了。陸老先生望望這個望望那個望了半天。輕輕的說道：

「家境清寒，這種雅興早就沒有了。」

鍾小姐哈哈地笑起來道：

「清寒是沒有關係的。我看見過一些老年人，越是清寒，雅興越多。老年人不比少年人中年人，第一他不需要裝飾，爲了表現他的「偷閑學少年」的精神，雖然油垢衣服踏入花叢，也還博得人家贊美。第二，就更好了，摸摸捏捏，比少年人更隨便，他自己可以以「老」掩飾，別人因爲他的「老」，可以充分饒恕。第三，他的太太因爲他的「老」在監督他的行動上，已經廢弛了。因此，他便可以爲所欲爲。」

說着她又是一陣笑，和玉生道：

「玉生！我說這話，姊姊該不會着惱罷！」

可憐玉生真也不知從何處說起了。他以前覺得鍾小姐是一個有肝膽的人，如今覺得她十分的可怕。他望了一次姊姊，姊姊只是笑着不說話，倒是姊夫的臉上起了一片紅雲。

「我不過是隨便說說的。就是這樣說說也不容易。因為我找不着說這樣話的地方，又找不着能聽這樣話的人。我每天遇着盡是和我鬼混的。他們都說我沒有靈魂。今天都不然了，我像是在家裏一般，我隨便說，想到那裏便說到那裏。真痛快！真痛快！」

說着她一連地喝上三杯酒。她那水波波的眼中，紅光已經透露出來了。

鍾小姐趁着酒興，話便漸漸地起來。她說：

「您是會做詩的，玉生告訴過我。」

「詩已丟的很久，真是荒疏的利害。」

「什麼叫做荒疏，我告訴你，我們有一個九老會。這九老會中都是做詩的人。他們會做什麼？只不過把什麼「玉頸」「朱唇」「檀口」「雪肌」「蘭心」「蕙質」「傾城」「絕代」「胸前瑞雪」「眼底桃花」等等名詞，七搭八湊的聯起來罷了。這你難道不會。我想你喝酒也是不成問題的。」

「鍾小姐要不要我陪一杯。」

「不用，今天不是時候。」

「鍾小姐大概也會做詩？」

「不會！」

「鍾小姐的大名就富有詩意。」

「我的名字有詩意？」

「含秀再加個「垂芳」，拚拚湊湊不也就是詩了麼？」

「大妙！大妙！」鍾小姐又喝了一杯。說道：

「您知道這一套，就是詩家了。告訴你，隔兩天我要來召集九老會了。原有的九個人加上你湊成十老會。不知你去不去？」

一面她又笑着向姊姊道：

「不知你可讓他去！」

「噢！我又有什麼關係呢？」姊姊想到那三萬塊錢，同時也覺得姊夫的生活實在太苦了。她是不懂做詩的。但是她却十分明白這個九老會是一大羣老人，相聚着吃許多油膩東西，嘻嘻哈哈地談笑着。

「那麼我就問你？」

鍾小姐一雙水波波的眼，已經轉向姊夫了。姊夫現在也有兩杯酒下了肚，他渾淘淘的答應着。這樣鍾小姐所要召集的九老會就此決定了。

當這九老會的邀請的單子送到各人家的時候，第一個吃驚的，就是黃志古。他說：

「你今早又沒有到鄭老先生那裏去嗎？」

鍾小姐笑着搖搖頭。

「爲什麼？」

「不爲什麼。你越說我就越不好意思去了。我拿了他的錢，越是不去，人家看起來越覺得好。」

黃志古也笑着，口中唸出一句：

「多情却似總無情。是不是？」

鍾小姐道：

「我最怕聽人家唸詩。」接着她就走進了一步，輕輕的

說：

「我也要召集一個十老會。」

「十老會？」志古真有一點希奇。

「我請，你看你們會來嗎？」

「當然會來。只要有我，誰都會來的。何況你還是主人。不過我不明白，怎麼會是十老會？」

「十老會，當然是要再加一老了。」

「誰呢？」

「姓陸，陸寄人，他也會做詩。」

說着她便從手袋中拿出十份請客帖，叫黃志古替她寫，嘴裏一面說着：

「早上不到鄭老先生那裡，正是去拿這東西。」

「那你太忙了。」

「有什麼關係，大家熱鬧熱鬧。」

「誰送這些請帖？」

「當然是你送。不過陸寄人的一份歸我。那天我會帶他來的。」

「他究竟是你的什麼人？」鍾小姐笑道：

「你又是我的什麼人呢？」

黃志古發想了半天，自己真是答不出，自己究竟是她的什麼人。要說一個是上峯，一個是書記，那就真是太慚愧了。

他想到老師向他說的話：

「限制？當然最好是限制，不過還是要你去。」

「十八萬！」

一線光明在他的腦中顯現了。

「已經用去三萬了！還有十五萬。看她身上那件大衣，不要五萬嗎？再開一個十老會，做一次髮，買些零星裝飾品

，就非三萬不辦。那麼所餘者，亦僅九萬而已。」

他有點肉疼。嚙嘴了半天。

「十老會！十老會太花費了哇。」

「怎麼？拿鄭老先生的錢辦鄭老先生的事。你說太花費也好！我們一道去問問他。他要是說作罷！我就作罷！他要不說呢？你得給我三萬塊錢！」

「我那兒來的那麼多錢哪！」

「那麼不要你的錢，你隨我一同去！」

黃志古還是不敢去。他心裏開始疑心了。他想她這樣的態度，別是已經向老師說過的罷？他沒有這個胆量。他悶沉沉的坐着，望着那些請帖。可是鍾小姐已經發怒了。她說：「你不去？我去！」

說着她便很快的拿了陸寄人那張請帖。匆匆地去了。這裏留下了黃志古滿腹的猜疑。他想自己到鄭老師家裏去一次是不可免的。也許她在那裏，也許老師並不主張有這個九老會呢？

他急急地走出了門，逕到鄭攸同那裏。鄭攸同道：

「含秀沒有到你那裏去嗎？」

「老師這裏，她也沒有來？」

「沒有來？」

「剛纔也沒有來過？」

「沒有！」

黃志古道：

「她也要召集九老會了。不，是十老會。」

「十老會？還有誰？」

「還有一個姓陸的，叫陸寄人。」

「陸寄人，從來沒有聽見過。」

「是她的什麼人？」

「我也曾這樣地問過她。她反而問我：我是她的什麼人？」

「你是她的什麼人？」

鄭老先生也不禁笑起來了。他說：

「志古呵！這個女孩子倒有趣咧！我們也不用去研究這姓陸的是她什麼人了。倘使是個有錢的，我們不會不知道。倘使是個無錢的，寒酸氣又能嚇得了誰。讓她去召集罷，讓她去召集罷！」

這十老會終於憑着鄭老先生一句話召成了。地點還是那原來的地點，可是人們的興趣却很高昂。這些老人看了鍾含秀的請帖，心中就是一樂。時間還沒有到，就急急的去了。他們好像失去身體的靈魂，受了身體的寵召又焉能不去附合呢？

等到大家到了，彼此談了一回之後，就覺得這事有點不對了。他們商談的結果，都以爲受了鄭老先生的寵召是應該來的。受了鍾含秀的寵召便不應該來。

「她爲什麼請我們，不是對我們生財嗎？」

「鄭老出十八萬，賣掉一部二十四史。我們……」

「生活高昂，他是爲鍾含秀募一筆大款。自己不出名，却叫鍾含秀出名。我們是上了當了。」

「女人的欲，是不會滿足的。」

「我們怎好和他比。他和她是有關係的。我們有什麼？說一句道地的話！我們出了錢，替她買胭脂粉衣服，打扮起來給他看，未免有點冤！」

「還有一個黃志古，這請帖不是黃志古寫的嗎？」

「誰知道了他們有錢怎麼用？這是一個圈套！這是一個圈套！」

大家就這樣你一嘴他一舌的，真的把這個十老會說成一個圈套了。可是無疑地，大家又全是套中人，這些套中人，又都是你望我我望你的，誰也不願意悄悄地溜去，脫離這個圈套。可憐他們都太老了，一點也沒有少年人那種「說走就走，說幹就幹」的勇氣。

半響，他們當中那位龐七爺說話了。

「我們應該妥爲防備，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

三五個人都同時的說着，於是他們的議案無形中就決定了。專等鍾小姐的到來。

鍾小姐今天的來，是和鄭老，黃志古，陸寄人一同來的。因此更堅定了他們對於自己的信仰。於是鍾小姐今天那一身入時裝飾，他們沒有注意。鄭老那件新袍子，也沒有注意。黃志古臉上很厚的雪花膏，更沒有注意。再說陸寄人是不是一臉寒酸？他們更是一點也不知道了。

他們好像是一羣墜在冰天雪地中的人。靈魂雖然提示着，叫他們打起勇氣來，他們一毫勇氣也打不起。只有龐七爺心裏那個「先發制人」的意思仍在盤旋着。他說：

「今天這一餐，究竟是誰賞賜的？是鄭老呢還是鍾小姐？」

鄭老同坐下來摸了一次白的鬚鬚，整理了一次他那新袍子。笑道：

「自然是鍾小姐。」黃志古道：

「你難道沒有看見請帖上的署名？麗七爺！」
麗七爺立刻放下一臉的笑。

「看見的，看見的。鍾小姐是個有錢的人了！」

他大聲的這樣說。大家似乎都十分的明瞭他這話的意思。

鍾小姐既是有錢，當然就不會再向他們捐了。他們都是這樣想着。最好是要證實她有錢，於是第一個人說了。

「單就鍾小姐這件大衣，就得值十萬。」

第二個人又說了：

「十萬？決不止。我看要值二十萬。」

「還有新的皮鞋呢？」

「耳上的環，也是最新式的。你別看那上面一塊黑寶石，黑寶石就非常的貴，這個我是有點知道的。」

他們就這樣你一句，我一句的把這室內先前沉悶空氣完全打破了。尤其是雲海潮，他又在裏面加上許多笑話。鍾小姐道：

「你們今天爲什麼不提做詩，專講我有錢？」

麗七爺靈機一動，他眼內的神光發出來了。他想她這句話就是表明她沒有錢開始。不能讓她說下去，一說下去，便會轉到錢不夠用的途徑上，自己剛纔一番心思，便算白費了。他想最好的方法，莫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手段不辣一點，這未來的難關是不會消滅的。他向鍾小姐笑道：

「我們說鍾小姐有錢，實在是另有一番意思。我們想向鍾小姐捐幾個錢！」

「向我捐錢？」

鍾小姐帶着笑走到麗七爺身邊。大家一聽，心花全都開

放了。他們想麗七爺真聰明，無怪乎他有那一雙利害的眼。他這句話，就是一面大的盾牌，大家便都可以在他盾牌之下藏起來了。他們都是眉飛色舞的，他們都靜靜待着麗七爺說話。七爺道：

「鍾小姐，你穿了這值二十萬的大衣，外面還有許多吃不飽穿不凍凍死在馬路邊的人呵！我們發起了一個多賑的團體，所以想向你捐幾個錢。」

他話說得真漂亮，大家更是覺得心花怒放了。他們想麗七爺這面盾牌，真是越來越厚，豈非更是安全？只有志古坐在那裏一語不發。他覺得麗七爺太聰明了。這樣弄錢的方法，真是既漂亮又干淨，比自己向鍾小姐借，就高明得多了。

鍾小姐道：

「你要多少？」

「隨緣！隨緣！」

「那就是十萬罷！」

這句話，她是悠然說出來的。可是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裏，不啻是一聲響雷，把全座都震驚起來了。尤其是鄭攸同，他的臉上不但是笑容全收，而且還泛出灰白的顏色。

但是又有誰去注意他。他們各人心裏都有一個夢的。「十萬元」三個字，實在太引人入勝了。麗七爺這面盾牌，在他們的幻覺中，已經由這一聲霹靂，化成一個聚寶盆了。原登在盾牌後面的人，大家都到聚寶盆中，煖烘烘地過着生活，豈不大妙！

麗七爺原是一時的幻想。如今被鍾小姐說成實在東西。他很驚疑的問：

「鍾小姐！是真的嗎？」

「怎麼不真？你們能做善舉，我就不能？」黃志古道：「善舉原是要聚沙成塔的樣子做出來的。鍾小姐，你這十萬元，未免太多。」

「十萬元在現在又能值幾個錢？聚沙成塔意見是不錯的。志老，你預備捐幾袋沙呵！」

「讓我考慮考慮！」
說着他急急地取了一枝香煙，借了找洋火的名，走到角落裏去了。

鍾小姐帶着笑，請他們入了座，可是他們的臉上都沒有什麼笑容。連龐七爺臉上也沒有。「幾袋沙」三個字，刻在他們心版上刻的太深了。

這一次筵席中，沒有詩，沒有笑容，沒有快樂，更沒有一絲一毫的眷意在各人心中。他們都怕鍾小姐問他們「能捐幾袋沙」，只在困苦艱難吃完了這一桌席。還是陸寄人最好，他真是酒醉飯飽，十分得意。

可是到了第二天，龐七爺的苦難就光臨了。他家裏來了一位客，這位客就是陸寄人。他帶了十萬元的支票，來取收據，兼研究他這冬賑團體的組織。

可憐龐七爺那裏有什麼組織和收據呢？他原是有了一雙神采奕奕的眼睛的，如今的眼睛也沒有什麼光了。他想如果空和他敷衍，那必定有「後災」的。龐七爺到底是上了年紀的人。他沒有少年人那種「拿去用了再說」的魄力和精神，他知道這錢是鄭攸同的，又怎能將鄭攸同忘記？

他決意向陸寄人說實話。結果就把實話說出來。他說沒有這件事，他不過一時想起偶然說說玩玩的。

但是，陸寄人又那裏是像他那裏的人呢？他說：

「在許多朋友面前，那裏好這樣說着玩呢？況且，鍾小姐又是真的捐了錢。善舉是無大小的，難道這十萬元就不能做什麼事？」

「陸兄，你可別這樣的「方」呵！你知道我們那些朋友一向是鬧着玩鬧慣了的。」

「可是鍾小姐倒並不是鬧着玩。她和我費了一夜功夫把這團體的條例都列出來了。她叫我送給你做參考。」

說着他就從懷中把那條例掏出來。龐大爺用眼睛瞟了，只看見是一大張紙，上面寫了密密滿滿的的字。他那裏有心去看它。他只說：

「你們這樣有心，你們就去辦罷！」

「我們辦自然也可以的。不過要你捐幾個錢。」

「向我捐錢？」

「昨天你不是向鍾小姐捐錢嗎？這全是鍾小姐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

「我沒有錢。」

陸寄人一聽，便笑着坐在不那裏說話。

「我是真的沒有錢啊！」

「鍾小姐，譬如你還請她，你總要花幾個錢。」

「不捐，又怎麼樣呢？」

「她叫我在你這兒坐等，一直等到自己來。」

「等她自己來。」

龐七爺不覺吃了一聲，他知道自己這場苦難是終於不能免了。他咬着牙齒捐了五千元。

此後究竟有誰和他受過同樣的苦難，却不知道。不過鍾小姐和陸寄人辦的冬賑團體，名義上總算是成立了。在成立

的時期，鍾小姐得着鄭叔同無疾而終的消息。她在百忙中奔了去，鄭叔老睡在牀上已經不能說話。

房裏面熱鬧得很。大家紛亂的忙着。一直到把他抬出了牀用白布裹起來的時節。那牀頭還放着一本書。這本書被人拿出來，胡亂的放在桌上，這是一本線裝本的筆記，原是攤開來放在牀頭的。

那攤開的一頁仍舊是保持攤開的狀態，在桌上放着。鍾小姐因為插不上大夥兒在一塊幫忙，無聊地向那本筆記看着，雲海潮忽然注意到了他，走過來輕輕的問道：

「看什麼？裏面說些什麼？」

鍾小姐的臉一紅，就趕緊將書蓋起來道：

「沒有什麼。古人說的古話罷了！」

「古人說的古話？」

黃志古却聽見了。他走過來將雲海潮拉到一旁，輕輕地說：

「那本書我知道，她看的一段我也知道。那一段是記載一個女子傾心服侍一個老年人的。鄭叔老就常說：膩肌如雪，妖臉若桃，豐乳酥胸，麝膺粉股。大概那個女子肌肉是很豐滿的。我這位死去的老師就常夢想着「溫香軟玉」對於老年人總是好的。但是這個夢想終於永遠是個夢想了。」

說着他還向鍾小姐瞟一眼。接着雲海潮也向鍾小姐瞟一眼。

鍾小姐知道他們是在看她，她的臉一紅，接着就將頭扭過去了。

△凡所難求皆絕好！

△及能如願又平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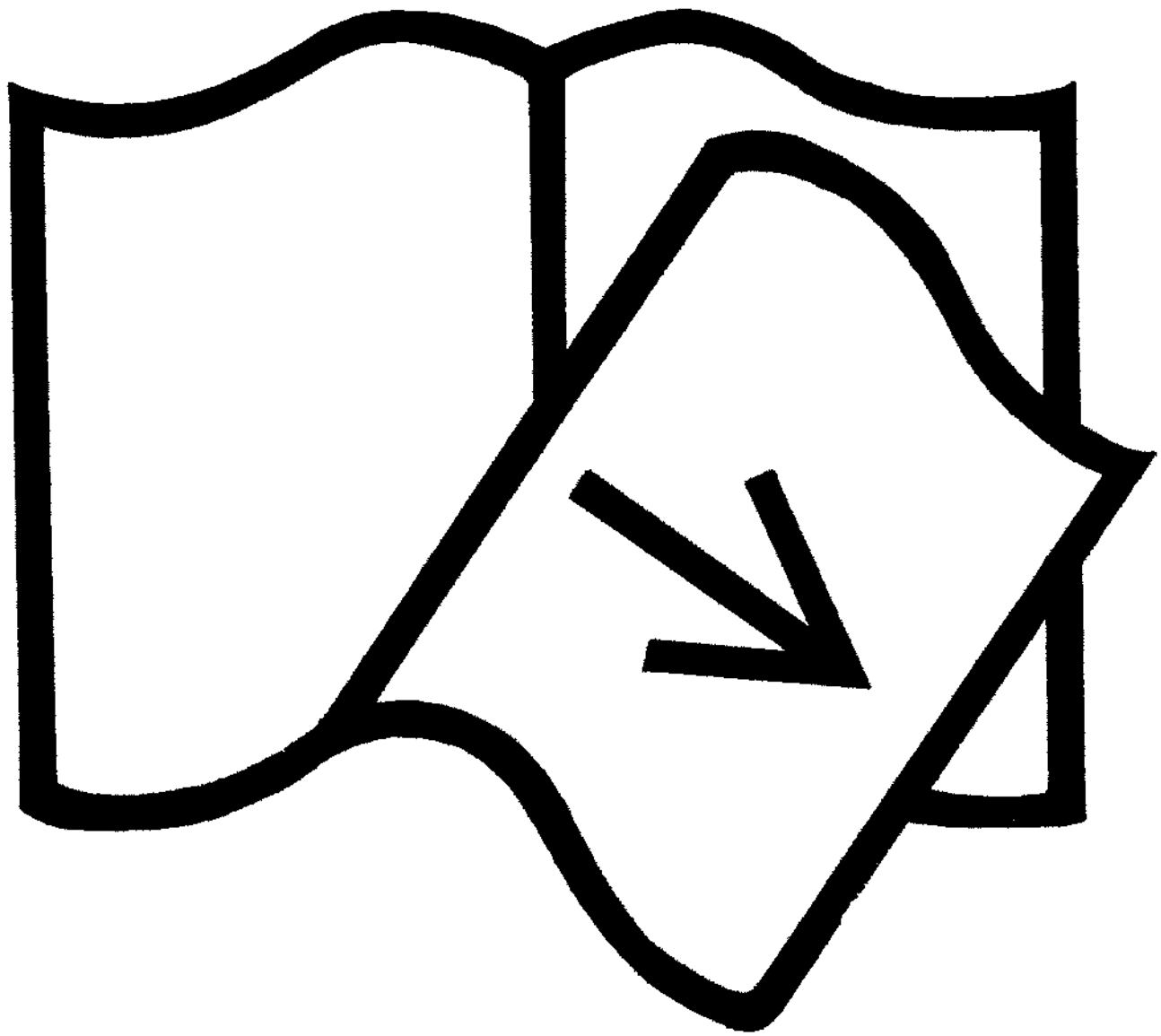


咳
嗽之寶

四倍濃厚
性質和平
甘甜易服
老幼咸宜
絕無妨害
各處有售

濃厚

知蜜子聖



原件短缺

缺 P25-32

事來，竟一無所知；不過對這行爲，猛烈的非難着，又詳細講了一些N的×××公司內部的態度，據說：社長近藤氏，顧慮着公司的名譽，所以力避訴訟經官，而當事人會計課長，却非常強硬，這老人姓牧，他說：「若不辦大膽的犯罪者，我一定立刻辭職。」

「也難怪那會計課長要生氣，你想！這社會上有N這樣極度厚臉的畜生，還了得麼？」杉田也和那會計課長一同憤恨着。而我對這會計課長，頗有反感，無論如何的想，我覺得我所認得的N，決不會竊盜；但N實際竊盜的事，不久就由國家的法律證明了。我自從發生了此事，過一個月，又在報上知道N已受有罪的宣告，雖是初犯，倒也相當的重，處了一年徒刑。

N入了羈鴨的監獄，我很想寫封信去安慰他；但外面去的通信，每月只許一次，對他發不重要的信，反而要耽擱他其他重要的通信，我知道有這些麻煩，所以沒有寄信，就過了半年。

我得到下面N從獄中寄出來的日記，已在他刑期過了一半了。

○月○日
△ △ △ △ △

我今天做了一樁可怕的事，幾幾乎毀滅我的一身。我爲什麼會那樣做？只管想也想不出來，越想越覺得我的行動太荒謬了；但這是嚴重的事實，我的頭腦，並不發瘋，我的意識，非常明瞭，我能清清楚楚想起我的行爲來，我竟做了自己也不能解釋的事了。

我今天在麻布區的龍土町走着。那邊很冷靜，兩旁都是

公館人家，我是去訪一個外國人的，是公司中的事，恰巧這外國人不在家，我回去時，一只很大的茶色洋狗，在我背後跟着，出了他的門，我在龍土町冷靜的路上走着。暮秋時分，地上都是黃色落葉，因爲行路人極少，這些落葉，也不會給人踏碎。

我出了那外國人的門，行了半町光景，

「伯伯！」後來有人追上來，回頭一看，是兩個小學生的麼？」一看，是一只不過價值五六元的小錶，這時候我的心，會奇怪的動搖，所以很莫名其妙，後來想想，我爲什麼看見了這一只粗劣的錶，會受衝動？實在想不出；但是我竟接受了。是的，這衝動，恰巧像在店舖中買物時誤拿了多找出來的錢。「你現在很安全的拿了不當利益了！」一些沒有後顧之憂，安全得了利益了。我在店家多找了錢的時候，便慌忙把多的退回他；但是過後，我的心裏，雖然很光明，却又似損失，雖然從罪惡的誘惑中逃了出來，却又像把到手的利益，一齊失去了。

小學生把錶給我時，我的心理，與多拿找頭時，非常相像，我立定了，凝視這錶，爲什麼要凝視他？我完全不明白；但在這時候，還可以說是好奇心；然而我竟更進一步，我竟接到手中來看，我爲什麼要看？我此時確實自己沒有錶；但我並沒有落掉，不！即使落掉的，也決不是這只鍍銀的錶，是銀的，最新流行的扁薄形，是美國回來的舅父送給我的，相當漂亮；然而我竟還會手裏拿了這價的錶，暫時凝視着。我只消說：「是的，是我的。」這錶的占有權，就移歸我了。一看這兩個小孩，都像小學一年生，他們以爲這錶

的失主，就是剛剛與他們擦肩而過的我，似乎正期待着我口中說出感謝的話來了。

我想說：「多謝！這是我的。」我其時似乎並沒有要把這錢占下有來的意志；但却有先把這錢占領之後，再由我送往警局去的那種不得要領的忿忿動着，恰巧在我正要從小孩那邊取得那只錢時，從一丈多前面的橫弄中，趕來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我居然像自己做了惡事那麼臉紅了，於是這青年似乎看見了我右手的錢，

「呀！你給我拾了麼？」殷勤低頭，我說「呀！」真很躊躇，在小孩子面前，我不能說拾的；但我沒有拾，怎麼手裏會有錢？我臉上統紅了。

「這孩子們拾到的！」說着，我把錢還給青年，我的立場很可恥，神氣很惡劣，青年輕輕點頭，對着小孩們：

「呀！多謝！」說時，我已無事可爲，便走開了。兩個小孩與青年，一壁說着什麼，向我反對的方向走去，並且似乎三個人常常回頭過來看我，我真窘極。

回家後，我對於自己行動的卑劣，十分驚異，爲什麼小孩子給我那那錢時，我不肯搖搖頭而走開呢？我要這錢麼？我不！我心裏並不要這錢，自己有了銀錢，已很滿足，金錢倒我想過的，錢錢，我怎麼會要呢？那末，我愛錢麼？也並不要錢，我不拿薪水，也可以生活，那末，爲什麼事情，使我立定的？不是別的，是我的本能，是頃刻之間發生的我的本能。人類是愛不當利益的，不付正當代價而得的財物，很可以大大的叫人高興啊！這只要看那發財票或賭博的何等誘惑人心，就可以知道了。人類有奇妙的本能，潛伏在任何人的頭腦中，我是特殊的厲害罷了，這是今天最初發作

的來侵襲我了。

我以爲自己的行爲可恥；但這可恥，還可以忍受，想來想去，可怕的是我的行爲，犯了刑法了。我想到了自己將要犯罪的行爲，擔心得不得了，這天晚上，去訪法科出身的友人K君，便說明了自己的情形，問他是否構成犯罪？於是K君立刻說：「當然是詐欺取財。那孩子雖沒有所有權，倒是有占有權的，他既有占有權，便很清楚的構成詐欺取財了。」

我悄然如把頭上打了一下，並且K君好好留我也不聽，急急回家了。我自己心中不安起來了。那時候萬一那青年遲到三十秒鐘，我一定先說：「是的，這是我的，多謝你們。」

於是青年一出來，我這假冒便拆穿了，我面孔紅着，一句話也說不出，四面的人聚集過來，巡警也來了，將我帶往局中，不！說不定當場會綁起來，於是我的來歷也明白了，一生就此破滅。

真是一瞬間，我念頭一錯，我的一生，就此破滅，這麼一想，我的糊塗，實在太可憐了。我決不是惡人，我幼時何等的怕着惡事啊！我膽子小，所以對於道德，很戰戰兢兢；但見了那廉價的錢錢時，爲什麼會伸手去拿呢？這一剎那，我的思慮，張開着口看着我的行動，那樣膽小的我的思慮，對於那種大的行爲，不會說什麼的。這一瞬間的誘惑，我心的全體，毫無抵抗，竟要入手做惡事了。如此一想，自己也怕起來了，我心裏這麼怕的事，我竟發作的要幹一下了。

機會又是惡劇，如果沒有今天那麼的機會，我就一生正大光明很道德的過日子了。一受那奇妙的機會誘惑，我這膽小而思慮深的人，居然做了惡事了。

越想越怕了。我那能够做惡事的本能，潛伏在一處，像

今天那麼有了誘惑，就實行做惡事了。

忽然見了餌，我的本能，幾乎伸手出去了。我的未成詐欺取財，只因我沒有理性之力，而恰巧錢的失主出現了。

我今日方知我是個什麼時候會做惡事也論不定的人了。照我今日的行爲，只有下這結論。我又想引出一個討好自己的結論來；但我的記憶，對於我的行動，是不答應的。我雖然一點也不愛那廉價的錶；而很想從小孩子手中得到那錶，却是明確的事實。

我的行爲，無論感情的，理想的，都無法反駁，所以我可怕。從此以後，我不知何日會像今天那麼再來一下也未可知。想到這裏，我被劇烈的不安束縛着，我怕道德，更怕法律，何況是無恥之罪，會從社會上把一生葬掉，一想到就可怕了。

不過我要避犯罪，只有儘力的不去接近誘惑，無論何種行爲，不輕舉妄動，十分警戒，十分慎重自己的行動，這是我保身的唯一要諦，我從此當竭力自重。

○月○日

我今天又做了可怕的事了。過後想想，真是荒唐，一點也不合理。上一次想詐欺鍍銀錶時，我的意識很明瞭，我從小孩子手中接受那錶，很清楚的意識着。那種犯罪，十分注意，是可以防備的。今天我的行動是例外，無論如何的想，實在是眞的竊盜，上一次還是未遂，今天不是未遂，竟是眞的犯罪。

我今天有事，去訪龜町區土手三番町的宮松氏，我與宮松氏，並不深交，是同鄉關係，往來過二三次罷了。宮松氏把我引入應接室，到事情完畢而要辭出時，宮松氏還留着我

，作種種雜談，於是談到宮松氏關係着的幸田子爵家中賣古董的話，宮松氏特地到裏面去，拿出那出賣品的照片目錄來：「這一次所賣品的精彩，是啓書記的眞山水，那啓書記的瀟湘八景，既有二十一萬元的市價，這眞山水，恐怕可以近十萬罷？」

說罷，打開目錄，給我看眞山水的照片。

我們又從這賣古董，談到文藝展覽會，宮松氏很懂日本畫，審查員的畫，也相當的搜集着，對於今年出品的畫，批評獨具隻眼，我也很愛畫，因此二人越談越有勁，宮松氏很非難契月的畫；但我反駁着。臨別，還談得很高興，我就拿了自已一包文件等回家。

我回到家中，偶然打開那包來一看；不料很意外的，我的包中，竟有一册幸田家出賣品的照片目錄，我就大驚，我做了不可挽回的事了，實在是混蛋。把人家的所有品，會無意識的拿回來，我自己厭惡自己了，我茫然呆看着這照片目錄；但若置諸不問，我便犯了竊盜之罪，我只好忍着恥辱，立刻去送回，時候還在晚飯以前，走出去乘了車子，急急往宮松家去。

宮松氏正在吃晚飯，聽得我去訪問，便慌忙到門口來，我就像立在豫審判事面前的罪人那麼陳謝自己的行爲。

於是宮松氏大笑，說：「這樣麼？勞駕了！我家裏還有五六册，你不用還我。」

我尷尬了。他既勸了，我就拿了目錄，又做車上之人。

宮松氏笑我的行爲；但是我的行爲，眞像宮松氏付諸一笑那麼不成問題麼？不過是粗心麼？

我在人家家裏，當着主人面前，把他家中的所藏品，帶

回來了。我去送回時，他似乎方始留心到我的行爲；但只隔一只桌子，他怎麼會沒有留心到我的行爲呢？宮松氏是最初就清清楚楚看着我的行爲，到我去送還目錄時，他怕我丟臉，特地裝成他用不着這目錄的態度罷了。幸虧對方是宮松氏，所以雖留心着，也肯寬恕我的竊盜行爲的。這是絕對的，差不多是無價值的目錄，宮松才一笑了事，這若然是重要文件，或者略爲有些價值的東西，便怎樣？想到這裏，我自己也恨自己的行爲了。

萬一這對方不是宮松氏，便怎樣？我爲了公司中的事，帶與初次見面的人談話，若對這些人，做了今天那麼的事情，便怎麼樣？他們一定在我未把此物包入包內之前，一把抓住我右手，來責備我的行爲了，這還算好的呢！若是目不轉睛的看我包好，過後，把這事實，報告我公司中，又怎麼樣呢？我犯了沒廉恥的罪，即使不吃官司，而停職，是當然的命運了。停職，我倒仍舊可以生活的；不過這種不名譽的停職，我在社會上，是把身體葬掉了。

我只管想，覺得一切都恐怖，我爲什麼生成這樣容易做惡事呢？我此後，爲公事，爲私事，不能不常常與人相會，想到其時，我更覺自身可怕了。

○月○日

今天友人S，邀我同赴三越去；但在半途，我心裏恐怖，就別了S回來了。我在近來，已經務求不站在商店的櫃前了。爲什麼呢？什麼時候，我的手會取了商品納入我的袋中也未可知啊！我的意識很靠不住，我意識着，會在麻布區龍土町開始詐欺取財，何況無意識，那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我前幾天，在銀座洋品店中買襪子時，何等的戰戰兢兢自己

監視着自己啊！

但今天S邀我赴三越去，竟會糊糊塗塗答應的。那時要拒絕，却是要傷害二人間的友情，因爲S與我，有事同赴三井物產公司，歸途，S要我陪他到三越買一只領帶上的針，我因爲S突然提議，來不及考慮，就答應了；但一踏進三越，我就何等後悔自己疏忽。五光十色陳列着的商品，只要我無意識的拿一件納入自己袋中，便怎麼樣？想到這裏，我就無論如何不敢近陳列台，只自在陳列台與陳列台的中間，很膽小的走着；但S對於我的思慮，一點也不同情，伸手去摸摸香水瓶，弄弄領結，每一個動作，他必定回轉頭來：

「怎麼樣？N君！」說着，要問我的意見；但我沒有開一句口的勇氣，我希望S早些走出三越才好。因此，想快些買了一只領帶的針就好了。S還是把我拉到樓上的鐘表指環等陳列場去了。

一看，見新式的錶與錶鏈，吸引顧客購買慾似的陳列得很美，六千元的鑽戒，正放着可怕的光，只要有一件東西，誤入我的懷中，就不會像無意識將目錄包入包中那麼輕易了。想到這裏，我如受着大試驗那麼顛顛的也不能把自己怎麼樣？

但是S不管店員不在旁邊，任意把放別針的小匣，一只一只的弄着，我看了，很覺不安，恰巧像看了五六歲孩子弄剃刀一般，我想叫他「別弄」了；但覺得我沒有這權利，除默然觀看外毫無辦法。S從匣內取出一只嵌寶的別針授給我，看：「怎麼樣？N君！這不是很漂亮麼？」說時，我不能忍耐了。

「不！我沒有工夫看，我忘了公司中重要的事情了！」

任意說了一句，向最近的樓梯處下去，慌忙出大門去了；但事前忘了先把左右的袋中探索一下，不要有什麼商品在自己的衣袋內啊！一到門外，我等候心頭的亂跳慢慢鎮靜，於是我責備自己，不應跟着S一同到三越來，同時自己又不能不讚自己能中途在危機中脫出的斷然行動。

但是惡事爲何如此容易呢？公司中專務董事藤澤氏，勸公司中同人，組織一日一善會，叫我們每天實行一善事，我那時真是熱心着一日一善。入會以來，到第九天，每天可得一善。最初的四五天，在電車中讓坐位給老人，總成功的。而第六日，恰巧乘着人多的電車，連自己也坐不到位子，竟沒有行一善的資本，不得已，便去買救世軍的「時之聲」，或者對於貧窮的賣夜報人，不要他找頭，拿來敷衍過去。到第九天，無論怎樣，竟不能行一善，想起了鍛冶橋上有一乞丐，想給這乞丐五分錢，便特地繞路而去，行這些小小的善事，已經很不容易，何況什麼忠孝、義勇、友愛、救人等等，恐怕一世找不到機會也論不定！我雖有堅固的決心，怕今生對於這些善事，一個也做不到罷？

然而惡事（一想到此事我總是毛髮悚然的）何等的容易做啊！無論何等的大惡事，只消自己想做，就可以成功，無論殺人放火，只要自己有志，機會與材料，就會滾到身邊來的，尤其是竊盜，我時時刻刻被這機會侵襲着，我把此事告訴了S，他嘲笑似的臉色說：

「是的，惡事要做就做得成；不過能够止住着不去做，這就是人的貴重的地方。人有理性，是上帝所賜的寶物，可以很清楚的鑑別善惡。」

S對我的說話很淡然，我不覺看輕他。S這人，是道學

的販賣人，當真如S的意見，理性與良心，是可貴的麼？第一，只要看我的情形好了，我的理性與良心，比了他，何等明白何等確實也未可知，我尚且會二次三次的想偷盜呢！

這麼想來，我靠着理性等，不能晏然的過去，我做惡事的機會，這世界上是無限的。潛伏在我心中的作惡的本能，比人家加倍的強，而我的理性，却比人家加倍的薄，而且糊塗。

○月○日

今天我到底做了無法挽回的事了。公司中的專務招我去，表示要把我從營業課調往會計課時，我一些思慮也沒有，貿貿然答應了，這是升級，所以薪水也加五元的；但是我太糊塗了。我怎麼沒有想到會計課各人的桌子上，常有百元千元有時萬元的支票現鈔散亂着啊！

這只消一些，我有什麼機會，無意識的納入袋中，或是有意識而因本能的發作藏入懷中，這怎麼辦？

我因爲自己感到有竊盜也說不定的危機，所以平日在行動坐臥，何等的設法避開這機會與誘惑啊！但是我稍爲一疏忽，從明日起要天天試練了。我賭着我社會的生命，要天天去試練了。我真是個糊塗蟲，我能够打勝這誘惑，打勝這試練麼？我沒有一些自信。

○月○日

到了會計課，今天恰巧一個半月了。這期間內，我被會計課長桌上的支票鈔票，受了很大的威脅。那百元鈔票的淡紫色，有時脅迫我，有時嘲笑我，有時鄙視我。「你雖裝做這樣平靜而瘦小的面孔，總有一天，會屈服在我們的誘惑下的！總有一天，你的手會無意識的伸出來，將我藏入懷中，

於是你就完了。」百元鈔票對我的脅迫中，含有這種意味。我到了公司，一踏進會計課，那百元和十元鈔票的幻影，便開始在我頭腦中活躍了。

我務求不對會計課長桌上看；但看與不看，完全一樣，我雖把面孔旋了過去，那課長桌上的狀態，仍舊浮在我腦中，其中一束一束的鈔票，對我仍有脅迫與誘惑，這也難怪，從我的桌子，到會計課長的桌子，相離不到四尺，立起來，走三步，右手伸出去，這手就可以埋入堆積的鈔票之中，只消一分鐘，我的意識一模糊，就會成無可挽救的事，我這一分鐘，共被那發作的盜心所戰敗，我就完了。

一個半月，我始終與這危險相戰，我又努力不去想這危險；但越是不去想，我腦中對這危險的憂慮與不安，越是充滿。

我頭腦很清楚，理性極明瞭，集中了注意，努力要脫去這危險；那知愈是這樣，我的頭腦愈是疲倦，我回到了家中，也難安靜，到了家中，那鈔票的淡紫色與青風色，畫也似的粘在我腦中，只管留着不安之色。

我也在家中難安靜，到了公司又難安靜，我的頭腦中，被這不安只管侵蝕着，同事們見我顏色蒼白，說我神經衰弱，我的精神，我的神經，全被這不安蹂躪着，我受不住這試練，尤其是課長招我到他旁邊去時，事務完畢而離開他旁邊時，我的不安，更比平時加強的來侵襲我。

在這種情形，我很謹慎的保守着自己的身體，這時候我的精神，我的神經，真不知消耗了多少，我的生活，若只管這樣繼續下去，在我被竊盜之前，先會發狂也未可知？

○月○日

想到我破滅的一天，現在覺得什麼也弄不明白，那一天，我從朝晨起，頭就痛了，到公司中，課長桌上，照常的有許多鈔票堆積着。我的頭腦很不安靜，已經有三天接連着我每夜不能睡眠，又想隨他去罷！我太恐懼那危險，反而不行，我要戰勝這危險，抵抗鈔票的脅迫，我只管這樣想着，所以這一天務求不避開課長的桌子，在午飯的時間，我挑戰的去接近課長的桌子，與課長搭訕。

以後我做些什麼，記不清了，總之我覺得課長捕住我的兩臂，面孔呆着，口中說：「N君！你！」課長一搜查我的衣袋，就有變戲法人很巧妙藏着似的一束百元鈔票五十張出來了。

我預料的事，當真成遂了；但一到成了事實，我倒並不怎樣悲傷，以為應當來的，自然會來，我對於預料的實現，我很想說：「你看！可不是麼？」這也並不是對什麼人說。後悔、失望、落膽、悲痛等紊亂着的感情，後面乃是安堵的感情，我好比在長久的試練中，好容易逃出來了。

○月○日

預審之時，我把自己的心理，詳細陳述；但預審判事不過冷笑而已。

公判之時，律師說：被告的精神異常，要求醫師鑑定；但我判長不許。

而我並不悲痛，我在牢獄中，把二年來失去的精神安靜，完全恢復了。這裏，可以担心我要竊盜的東西，一樣也沒有。

我讀了N的這日記，以為恐怕N最初就想把自己的犯罪神祕化，特地發明這種心理的罷？

原著者·菊池寬



雨清明

呂白華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杜牧詩

以「狂」一個字出名的杜牧之，現在連一分的狂氣味也沒有了。

也許無情的歲月磨老了他，也許人事的流轉使他變成那樣的多愁感，是的，現在的杜牧之，是那樣的愁感。

雖然春天了，但到臨面前的到底是不是春天？在牧之的心底裏有點模糊，這天，他起了床，照例的慢條斯理地踱向靠窗的地方，而站住了，下意識地便推開窗。

「怎麼這樣大的霧啊！」他隨手縮回來不住的用口呵着。牧之並不把推開的窗去關好，只是邊呵着手，邊凝視着，想從屏障似的重霧背後看一樣東西出來，這麼做，也是他歸到故鄉後照例的情形，不連今天多了霧，結果，好像他看不見什麼而垂下了頭，接着，自顧自發出一聲低微的嘆息。

「過往的夢是不可尋的，何況霧一樣的夢呵！」

從窗口回轉身，他傍坐着隔離了長久的書案。自然地，這時的臉上掛了一絲微笑，他撫摩着書案的周圍，在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可以引他覺得親切的東西了，有的那就是書案吧！因為木頭鑲成的書案固然是無知的，可是從小，從極小的時候起，它便伴着他，每夜，每夜，伴着他。現在，什麼東西在牧之

面前變了顏色，或者幻滅了，只有無知的書案還是伴着他，且不因他隔離長久而顯得疏遠，仍然是那樣投給他親切的慰情。

「紅袖添香夜讀書。」他想到了這一句上，但馬上又否定了。不，伴他夜讀書的是書案，不是紅袖。

他撫摩着書案的周圍，忽然案頭紅色的曆本掠進了眼內，心便「怦」的跳了一下，他記起了，今天是清明。

於是又立起身，走到窗口去望屏障似的霧。霧是淡了，淡了。

「清明是多雨的，怎麼起了霧？」他奇怪着，根據以往每個清明，都下雨的多，難道今年的清明，惡作劇的天偏叫他加重多愁感，把霧代替了雨。

「霧一樣的夢呵！」不自禁的他又嘆息了。

然而，這只是牧之一個人自己對自己在作祟。本來，霧已經淡了，他再仰頭看天，陰沉沉的，一絲陽光也沒有，連一絲陽光的預兆也沒有。

「是了，還是要下雨的。」他似乎很怕霧，却喜歡雨。霧，他看不出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都在這之頃遮蔽了，只有雨，他以爲天公代他一掬同情之淚的。從每個清明的經驗告訴他，更規定是雨清明，不會是霧清明。

「霧清明，雨清明，這就是我的人生。」他又自顧自的說

了一句，離開窗，更離開書案，索性重復躺著床上了。

一陣樓梯響，是跟隨他多年的小廝跑了上來，跑得急匆匆地：「先生，那小李太白來了！」

他「啊」了一聲，坐起來，便看見小廝後面閃出一張熟悉的面孔，是李商隱，他納罕着，不知什麼時候他已跑了上來。

「請坐！請坐！」連忙招呼遠來的故人。

「牧之，不客氣，你畢竟閒散了，到現在還躺着呢！」

「商隱，我倒沒有『畢竟閒散』，可是你畢竟文章勝我一籌！」

「這，這麼說？」李商隱愣住了。

「坐下來談，沒有怎麼的，因為你一串客氣話，聽到頭還是罵了我一頓。」

兩個人打了個哈哈，旁邊的小廝也忍不住的裂開着嘴，牧之回頭叱他：「下去備點心！」

邊對李商隱說：「真的，你這般早就出來了，而且這般快，就到了我家。」

「那兒有這般快？」商隱笑了：「因為我昨天住在親戚家裏的，今天清明了，我實在看不慣那些假悲哀，一早就雇了驢車趕進城，在長安城，也沒有去處，當然只有看你了。」又接下去：「但這當兒，計算起來時候並不早，假使太陽天，豈不是日上三竿。」

「噢！」牧之的眼光轉向窗外。

「牧之，原來你也起來過了，窗戶還開着是一個憑證。」

牧之沒有話，商隱過來拍着他的肩：「不必憂了，你要曉得『憂能傷人』的，大概你又在想往事了。」

牧之還是沒有話，商隱也不再同他說了，他知道他的性情

越多說越會觸動他那奔放的愁緒的，商隱輕輕走向他的書案前，翻開一本書，却是他好友牧之的詩集，曾經拜讀過而且讀熟過的那兩首詩又映上眼來：

第一首是：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第二首是：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惜芳姿，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牧之雖然不說話，但他的眼光却隨着商隱的動作轉移着，轉移着，到商隱翻着那本自己的詩集而在兩首纏讀過自己多少淚痕的詩句上，他才收回了視線，可是視線收回了，他的心又「怦」的第二次跳了起來。

顯然地，往事薰上心頭了。

○ ○ ○ ○ ○

做那兩首詩的時候並不會隔長久，但造成那兩首詩的事實的時候至少在十年以前，這在第一首詩有一句「十年一覺揚州夢」，固然很明白地已告訴出來了，但接下去「贏得青樓薄倖名」，不過是他的自謙，也許是他的自悔，薄倖是沒有外人猜想的厲害，不過至少，十年的光陰在夢一樣當中虛擲過去。

他記得，在揚州的那年，十年了，那時候，可以說是他生平史上最豪俊不過的一頁。也因為碰着了好上司，上司是他的知己，本來他沒有一些憂愁，簡直字典上找不出一個「憂」字和一個「愁」字的，他那豪俊的態度，就不自覺地遷移到「酒」上去，他的主張有美的酒，如果沒有了美人的襯托，也不能「盡美」，所以，他喝了酒，不敢告訴上司，一個人悄悄地向「青樓」的地方跑，青樓多的是姑娘，可是他都「走馬看花」般過去，足跡雖一夜也不停的跑着青樓，當意的委實太少了。

然而，「愛美」是他的癖性，他還是一夜不停的向青樓的地方跑，不過絕對不會玩弄過女人，尤其是那可憐的女人。他在不當意而又可憐的女人之前，只是喝酒，一夜夜，他總想，偌大的揚州，完全同故鄉的情景兩樣的，故鄉在荒涼的西邊，冠蓋長安，不過大人先生們的嘴臉多，女人呢？不是庸脂俗粉，便是嘴腔怪樣，真正的美人一個也沒有。他到江南來，就爲了可以盡量賞鑒南邊美麗而溫文的風光，揚州，則該是江南挺美麗的所在，地靈而後人傑，一定寄托有美人的香車。

這理想，他失敗了，一夜夜，他在不當意而又可憐的女人之前喝着酒，喝醉了，踉蹌地歸來，有美酒，沒有美人，既不能盡其美，他決定要離開揚州了，然而，他任怎樣也不會料到他的上司，在錢別他的筵席上送了他一個「狂杜牧」的別號。實際上不過上司的轉送而已。

「牧之，你決意離開此地，我也不堅留你了。這最後的一杯酒，請你喝了，並且告訴你，揚州城的人們已經給你起了個別號叫「狂杜牧」。我很相信你，決不至於玩弄女人，所以一直沒有對你說過，而且每夜，我都派着人暗中在保護你的，保護你的幾個人手裏都每夜帶回了你上那兒的紀錄，我們是知己，所謂「無話不談」，現在，臨別了，希望你到了陌生地方該自檢一些，不然的話，怕弄出事來，對清名多少有妨礙的。」

「好！好！狂杜牧，我得感謝揚州城的人們，這比我自己的別號好。」

他喝了端給他的最後一杯酒，飄零的行蹤，到了湖州。他的意思是這樣，揚州還靠近着江之北，要到江南挺美麗的地方，這所在應該不在揚州，聽人說，西湖一帶是可以留戀的。

「西子的故鄉，自然不錯！」他想着，他打西湖兜了個圈

子，仍然沒有發現，能够盡其美的發現，仍然只有美酒，單獨地醉着他。飄零的，他走着，前面是湖州了，綠黃參差的蓮塘，敵不上西湖，可是風光倒保留着一種天然的色彩，突然，在一處池溇的小船旁，他的眼睛亮了起來。

「在這裏了，這乃是稱「國色」而不愧啊！」

小船旁，一個老嫗，攜了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坐着，那是他尋到了理想的歸宿了。這時他不但記得，他永遠記得，很有興緻地過去和老嫗談話，知道女孩子是她的女兒生的，他的女兒却死去了，當然那麼小的年紀，還沒有許人，且窮得靠兩手做活計維持老小倆的，很順利的，獲得了老嫗的允許，他定了這一門的親。條件是再過三年，他必要很像樣的來娶她，因爲現在自己還是飄零的行蹤，更沒有做官，聘禮呢！不過給她題了一個芳名，叫「麗姝」。老嫗也沒有異議。

天偏作弄着他，一轉眼過去了三年，他在另一個地方，遙遠地懷念着美麗的湖州，美麗的湖州的麗姝。等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算弄到了湖州刺史的職銜，年頭已超過了幾個，他星夜趕往接印，接印以後的第一件事，就差人通知麗姝，他歡喜得忘形地：「麗姝一定長得更美麗了！」

麗姝來了，老嫗也來了，同來還有她的丈夫，她的懷抱中的兒子，這樣，他像現在李商隱來看他時候一樣的說不出話，這過失在於自己，過了預定的佳期，又有什麼惆悵呢？只有借詩來怨恨「風擺花狼藉」之外，又有什麼話可說？因爲他並不是一個不講理的官，何況當時不過一句「空口白話」。

他只有嘆息，這個人世間，誰能瞭解自己的豪俊，誰能瞭解自己一個絕世的詩人？

○ ○ ○ ○ ○

灑灑又淅淅的，從天空飄下了雨絲，飄向窗口，竟有一滴二滴，灑到牧之的衣襟邊，把牧之沉思的心喚回了。

「商隱！你看！」牧之說：「我斷定清明是有雨的，所謂雨清明，不是嗎？方才起了屏障似的霧，我以為要變成霧清明，霧代替了雨哩！」

「霧清明，雨清明，不必提了，這些話恰像詞調兒，我不愛聽，牧之，還是你來一首詩吧！」商隱想趁這雨絲飄灑的當兒打斷他的愁緒。

「但不許愁苦之音。」

「那麼！」牧之答應着哼了起來：「清明時節雨紛紛。」

「以下呢！」

「以下！」牧之接不下去了，實在他的內心又無端被雨牽攪得亂絲一般。

「天，不是爲我在一掬同情之淚嗎？商隱，等回再讀吧！我現在好久不做詩，幾乎遺忘了自己。」

「遺忘了自己是一個詩人嗎？好吧！我們外面走走去。」這句話，倒使牧之又變得豪俊起來。

「兩天出遊，得各自擔着架，我們可以模倣一下墨子之風，商隱，吃了飯，我們就去。」

小廝很知趣，飯已經端上了，每人面前沒有忘記是一壺酒。

「牧之，借酒澆愁，現在再不許你說愁話，要說也得說切乎實際的愁話。」

「這怎樣說法？」牧之有點莫明其妙。

「你真是個落拓人！我知道你，我深切地知道你，湖州一官，爲了情之變，你掛冠歸來了，幾年來，你又不曾多錢，我

們書生本色的，自然不會去聚歡的。你歸來荒涼的邊區，生活方面覺得如何？」

「唉！這還說得，這個年頭兒，什麼都漲得駭人，好在我無所謂拖累，一個跟隨多年的小廝，他也耐苦慣了的。我們生活很簡單，有時賣了幾篇文章出去，就添了幾瓶酒，可是你要我做詩，真是「虐政」，關於「烟司披里純」，我早付於「烏有先生」了。」

「商隱，你呢？」

「我也是一樣，但論起來，我不及你那落拓，落拓就是放達。記得我們倆，人家說是李杜再世，我們的姓上都給人加了一「個」小字，但是牧之，你做了小杜，從前「飯顆山頭一杜甫」，是抱着怎樣憂抑的，你的爲憂傷，只傷於情吧了。而我，太白遺風不再有了，因爲我沒有你那落拓，就是沒有你那麼放達。老實說，今天在親戚家，我並不完全爲了看不慣那些假悲哀而出來的，觸景生情，感覺到自己的祖墳，等於「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我還忍看人家大排着過清明節嗎？只好找你來談談。」

「商隱，這我要勸你了，什麼事都忍一下，忍着過了這年頭，好的日子就會到來的。像我，誠如你說的爲了情之變，雖然對於這一切放達一些，可是無形中消磨了朝氣。」

「誰能還我昔年豪俊的風情！」牧之接着，舉起了杯：「商隱，喝吧！我們遊雨清明去。」

不久，兩個擔藝者，一個被情傷的詩人，一個生活鞭策下的名士，啾啾地談着，沿長安城走去，路上的行人，好像沒有因下雨而減少，兩個人相對着笑了一笑，他們的心中都這樣想。

「今天是清明啊！春光正旖旎，一路的白楊不蕭瑟，鬱鬱佳城中，產生了保持富貴的子孫，死鬼面上也這樣風光了。自家是「長安居大不易」，與難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商隱，我有了續句了。」眼前的景物引起了牧之的詩思：「路上行人欲斷魂。」

「牧之，很好，續得很好，但是，我們這樣走着，上那兒去呢？」

「我還有一點餘錢，藏着也不能派多大用場，在這個錢賤如土的現在，還是再來醉一醉，我們向前再走過去，找一個酒家。」

行行重行行，雨絲的飄灑似乎蒙翳了他倆的目光，已經到了更遠的郊野，酒家，一個也沒有。

「前面有個牧童樣兒的歇着腳，我去問一下路。」商隱眼尖，先跑了過去。

「喏，那盛放着杏花的樹邊不遠，不是酒家嗎？」牧童揚起蒲鞭指着。

牧之隨後跟着朝牧童指的方向走去，商隱笑着說：「酒，有了着落，你的詩思不是也可以成功了嗎？」

「對！」牧之想了一想，隨口地低吟。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他們轉過了杏花樹下，一家青帘高高揭起着，寫着一個龍蛇飛舞般斗大的酒字，他們就跨了進去。橫七豎八的幾條木凳，兩張破舊八仙桌，這齊備了酒家的全部財產。

「這酒家也蕭條得可以，為什麼那個斗大的酒字，却寫成龍蛇飛舞，我今天算倒處遇了知己，這裏主人準也是個抑豪落的人才。」牧之低低對商隱說：

「酒來了。」是一聲銀鈴似的聲音，迎面走來一個女孩子，牧之「怦」的心又第三次跳了起來，幾乎失口喊着「麗姝」的名字，強鎮住了心弦只呆呆望着，呆呆的冥想。

「她不會是麗姝的，麗姝，現在是「綠葉成陰子滿枝」了，然而，她太像麗姝了，難道她就是麗姝當年的化身。」

「怎麼啦！」商隱拖了他一把。

等女孩子回轉身，牧之悄然的說：「商隱，她就太像你剛讀過我詩中所詠的麗姝。」

「讓我來問問她！」商隱招了招手，那女孩子又走回來，看見他們這副模樣，抿了嘴一笑。

「酒家的女孩子，你是那兒人？看來不是本地吧！這店是你什麼人開的？」

出乎意料的，女孩子的臉角掛下了淚珠。

「先生，店是我家祖父開的，我們是南方人，烟塵逼着流浪到這兒，還沒有多少時候，我姓李。」

「那麼，我們是同宗。」商隱覺得怪可愛的，叫她坐下來：「而且，我們都是同命運者，你的故鄉怎麼樣了呢？」

這當兒，裏面一迭聲的喊貞兒，那女孩子說了一句「等歇再出來」就翩然進去了，商隱長呼了一口氣，立起身，一眼看見牧之垂着頭，還是那麼呆呆地。

「牧之，不用愁了，是麗姝也好，不是麗姝也好，請你到窗口望一望，外邊是怎麼個天地？」

「這窗口，不同於你家的窗口，因為外邊不是霧清明，也不是雨清明。」商隱又補充了一句，牧之轟然像受了絕大的感動似的，也站了起來。



苦行的戒壇

唐 萱

自分許身苦行底戒壇，
到頭還是世間底兒女，
廢然拋開期待底空杯，
醉心終有風塵底舊侶。

——小默

遠在天津的慈寫了一封信來，這封信很短，她祇告訴給我一件極平凡的故事，然後在信的尾巴上歪歪斜斜的塗上幾個字：『苦行的戒壇』。

我陡然的憶起了小默的詩句：

『廢然拋開期待底空杯，
醉心終有風塵底舊侶。』

假使讀者們不怪我多此一舉的話，我願意把這極平凡的故事抄在下面：

『……走過金剛橋的時候，看見一個煞白着臉的三十多歲的漢子，手裏捏着幾張宣紙，在橋頭上搖擺了幾下，然後費力的用手支住橋的欄杆，但是沒有成功，終於歪倒在地上，沒有再爬起來。後來有人說那人是一位畫家，大半是因為體質太弱……他的太太在橋頭上跪了三天，積攏了幾千塊錢，才得買棺材安葬……你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你以為這也算小說的題材否？』

材否？』

這種事，在現在這時代是太平凡，太平凡了，如果真的拿一個寫小說的人審定題材的眼光來看，我真疑心她是否可以組成一個故事，慈是一個太多情感的女孩子，顯然她是被眼前的悲劇所迷矇了，以悲劇來入小說原是一個取巧的手法，但我沒有這麼辦，我把她寄來的這封信放在抽屜裏，並沒有把牠寫成一篇文章的意思，因為牠太平凡了，平凡得用不到小說的演繹，別人每一天，每一個時辰都已經很習慣的看到這事。

終於在這一天，一個由天津來的朋友對我唸了幾句小默的詩句，使我驕然的又憶起了舊事，我重新拉開抽屜，把慈的來信取出來，我準備寫幾個字了。

這因為使我想起了永定里對面正興書店的主人許又斌先生，一位熱心紹介文化的好先生，他和我和慈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假使慈並不太健忘的話，她應該記得，在這位許又斌先生的口中曾經唸出過一位畫家常念的詩句：

『自分許身苦行底戒壇，
到頭還是世間底兒女……』

慈平常喜歡拈起蘸着顏色的水筆在紙上畫畫的，我們都稱她為畫家，她也許畫得並沒有我們所稱讚的那樣好，但是……

……但是我回頭朝她看看，她紅着臉低下頭來。

書店主人會含笑的打趣她：「莫許身苦行的戒壇啊！因為還究竟是世間的兒女！」我們相與的拊掌笑了。

我自然不希望慈驟爾許身於苦行的戒壇，誠如許又斌先生所說，我們都是世間的兒女，但是，想不到這纔有多少日子，在接到慈的來信敘說一個畫家的悲劇後，我又聽到一個朋友吟起這句詩句了。

這不能不使我有聯想，因為這事情太湊巧，雖然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到底我也不大喜歡所謂「無巧不成書」的這句俗語。其實也不過是在幾個月以前，那個酷熱的季節，我有機會再到北國去和慈，和那熱情的書店主人共同的度一個夏天，我曾在一個極偶然的機緣下會到過這書店主人口中的畫家。

那天，天太熱，直花花的太陽一直晒到腦門頂上，我由外面回到慈的家裏去，滿頭的汗使我急於要找到一點清涼的飲料，我踱到正與書店的隔壁一家冷飲店去，許又斌先生正由冷飲店裏匆匆的跑出來，拍拍我的肩膀：「等歇到書店裏去坐坐？」我因為雜誌正有我的兩篇作品擬在最近刊載，很想看看排出來的版式——這時常是一個作者的最愚蠢的想法——於是我不匆勿的灌完兩杯冰凍的汽水，便轉到隔壁去。

書店裏除了許先生外，還坐着一個蒼白瘦削的漢子，一件長衫像是掛在他的身上，和慈的來信中所提到的一樣，他的手裏還捏着一捲宣紙。

書店主人含着笑站起來，把手向兩邊張一張：

「我替你們兩位介紹介紹。」於是他把一隻手按在那瘦削的漢子的肩膀上，向我笑笑：「這位是藝術家，就是我和你說

過許身苦行的戒壇的畫家；這位……」

在那蒼白的額骨上泛起兩朵紅暈來，根據我這幾年來在醫院中走動的經驗，我斷定這傢伙在患着進行性的肺結核。

我沒有言語，默默的坐在一旁啣起一隻捲烟來，呆呆的望着那畫家的沒有血色的指甲，我在想：「爲什麼許身於苦行的戒壇呢？難道便不是人間的兒女嗎？」

這樣我們大家便沉默下來，我並沒有感到困苦，畫家彷彿也並沒有感到沉默的難堪，祇是我覺得無言的無聊，隨手拾起一本雜誌來翻弄着。

書店主人這一位擅於交際的好人，大半是以爲這寂寞太怠慢了客人，匆匆的扯起一句話來：

「喔，忘記告訴你，這位還是一位詩人哩！」
指指畫家削瘦的面頰，在他那蒼白的額骨上第二次又泛起了紅雲。

我以爲在畫家的心裏是在想這書店的主人嘲笑了他，不過我們還都安詳的坐在那裏。

這以後，在這鄙俗的地方，我又多認識了一位風雅的朋友，我原不懂畫，但爲了慈的愛好，我也有時候試着去談畫，並且我時常又多麼的羨慕一位畫家，把自己超特的渺想點染成有彩色的形體！

炎熱無聊的午天，我常自己偷偷的踱到畫家的畫室裏去，自然我應該說這是他的家，但是天，這怎麼好稱是家，二間貼在污濁的牆角下的小屋，她的太太時常是擠在小門外面的過道上榻爐子，屋子裏東一捲，西一捲，看不清楚都堆的是些什麼東西，在我的記憶裏祇以爲好像都不是必要堆在屋子中的什物

，既有一張木棹，他調色繪畫的木棹，比較清楚，放在一個比較明亮的地方，並且每次每次他都是在俯在棹上繪畫，所以我稱牠做畫室，其實他祇有這麼一間屋子。

這就是他的苦行的戒壇了。

我不是藝術家，我不大瞭解一個藝術家的心，我有時候以為他們都太偏執，都太……至少我會這樣的想過我的畫家朋友。

他的太太在小門外的過道上擺爐子，一陣一陣的濃烟時常冒進屋子裏來，他仍在那裏畫，彷彿烟便是晴空中的浮雲，也許換來更多的靈感渲染在紙面上，他也不大理會我，時常把我一個人撇在旁邊，像是把一個打坐的和尙拋棄在禪堂裏。

我，一個沒有宗教感的人，對於一個殉道者的心情是太缺少瞭解了。有時候我枯坐得無聊，翻弄翻弄他的作品，他並阻攔我，高興起來還由牆角那邊擲過一團積滿塵垢的敗紙來，這都是他的作品，但是他差不多是把牠們塞在耗子洞裏了。

我不瞭解，我把他列入我所見過的「怪人」的一種裏去。時常時常，我懷着一種受了怠慢的心情由他的家裏走出來，坐在小門口擺爐子的畫家夫人必親切的招呼一聲：

「不坐一歇再去？」

我搖搖頭，無聊的指指煮在爐子上的鍋子：

「煮些什麼呀，嫂子？」

她必倉皇的用手把鍋蓋掩護住，笑着，甚至是打趣着：

「沒有什麼，不好看的！」

我也時常自以為怪風趣的搭上一句：

「煮肉吃哩，不給我看！」

她總是蒼然的苦笑低下頭來。

對於這不調諧的溫暖，和不調諧的怠慢，我雖在忍受着，但每敲出這畫家的弄口，我便在想：

「不再來了，下次不再來了！」

但是在炎熱無聊的午天，我常常又不自覺的把腳蹠到這陰沉的畫室裏去

有一次，我坐在畫室的一隻小木棹上翻閱一張當天的報紙，上面登着一張刺目的廣告：永安飯店有一位名畫家的畫展，爲了討好我這位古怪的朋友——其實我是一個最不愛無故討好別人的人，但這位怪人的冷淡倒常刺戟着我設法去討好他——我把報紙抖一抖。

「永安飯店去吧？」

他祇衝我翻一翻白眼。我祇好再補充一句：

「一位名畫家的畫展！」

他抬起那一對茫然無神的眼珠衝我呆望了許久，許久，突然把嘴一撇：

「呸，屁——」

這種感覺就好像大人把小孩子用手拎起來，拎到半天空，許久許久也不放下來，讓人疑惑自己是被懸在空中，四面都着不得邊。

我想在寫作的這一行業裏有一句通行的口語：「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原諒了他，反倒我有些憐憫的望着他那蒼白沒有血色的臉：一個進行性的肺結核患者！

自從這次，我每從他的家裏出來總是嘆着氣，一個文人和一個畫家的心究竟距離了有多少遠？

自然是在我的神情上有了變異，至少我又患上了一年前的長嘆病，慈開始注意我的行跡，偵視，盤詰，她至少該明白，一個沉鬱在人生悲劇裏的寫小說的人是懷着一種什麼樣的善感的心。

對於加於我的關護我是感謝的，尤其是一個無家的人罕遇到的溫暖，但她竟有些怪到那好心的書店主人許又斌先生，她以為他不應該介紹給我這麼一個怪傢伙：

「苦行的戒壇！」多麼可笑的名詞。

我倒奇怪了，我們的女畫家竟沒有那同樣的古怪的脾氣，她雖然不大喜歡畫展，但她也到畫展的會場裏去走走，她決不肯掃別人的興，撇撇嘴：

「呸，屁——」

祇是爲了我的長嘆氣，她開始討厭了那蒼白削瘦的畫家，於是我便有一個時期躲在一間比較蔭涼的亭子間裏爲上海幾家新出版的雜誌趕寫小說，胳膊的汗水沾濕了稿箋，使字跡模糊起來，然後拿到太陽地方去曬乾再一個字一個字的描清楚，這些苦頭我都嘗到了，就因爲我患了長嘆氣的病。

這倒是一劑對症的藥，漸漸的我有點淡忘了我那被列爲怪人的朋友，和那不調和的親熱的怪人太太。

事情倒底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一天畫家突然在同樣的灸人的午天闖到慈的家裏來，他那貧血的臉上罩着耀人的虹彩，他彷彿很高興，手臂興奮得有些發顫，他扯着我邀我到他的家裏去一踏，據說他完成了一幅得意的畫。

雖然爲了慈，我也曾練習着讀畫，但我對於這究竟還是門外漢，祇是，友人的熱情，我永遠沒有勇氣推却，這次我攜着

慈再度的踏進他的畫室。

畫家的太太捧着一隻碗躲在門坎上咳着，看見我們來，脹紅着臉風一般的躲開去，慈用臂肘撞了我一下，老遠的望去，我張見那是一碗稀黃稀黃的湯子。

畫家好像沒有看見這些，他仍是單着一臉的耀人的虹彩，手興奮的顫抖着，他抖索着由抽屜裏抽出一幅沒有裝裱的畫，上面畫着一個殉道者向天譴拜着，在中國畫裏難得看到這種作風，但這幅畫，確是突出來一種深沉的情感，彷彿是朝拜聖城的信徒半途中得到聖靈的感召，我不懂畫，但我爲這幅中國畫中難得見的畫怔住了。

我的眼角濕潤着一點淚水。

慈睜大了她那大而閃亮的眼睛呆呆的望着畫家失了血色的臉，她自然不單在畫面突出的情感上，並且在一個繪畫人的立場，發現了佈局，色調，和筆觸上的崇讚，彷彿在意想不到之中，她發現了在這孱弱的軀幹裏，會存在着這麼一個精靈的靈魂。

畫家安適的坐在一條木凳上，頭仰望着天，他又沉溺在幻想裏了。

慈呆呆的望着他，突然：

「你爲什麼不開一個畫展呢？」

立刻把我牽扯到剛纔看到的那一碗黃漿漿的粥汁上去了。畫家彷彿受突然受了意外的震擊，怔怔的呆了好半響，期艾艾的撇着嘴：

「呸，屁——」

慈的臉立刻紅脹起來，這要是在別人，我自然不能原諒他

在一個女人面前這樣的失儀，但是在他，這古怪的畫家，我承認我瞭解了他，他是太厭惡，太鄙視畫展這一種行當了。

以一個賣文爲生的寫小說的人，是不能瞭解到這隱藏在厭惡和鄙視後面的隱蔽的心情，我從不曾把我的小說看做一件藝術品，但我以我的作品養活了我自己。

在一個人感情衝動的時候，是頗難以自制的，我直覺的提起筆來，在他那珍貴的畫幅上，塗上他所常吟的那四句詩：

『自分許身苦行底戒壇，

到頭還是世間底兒女，

廢然拋開期待底空杯，

醉心終有風塵底舊侶。』

慈拿眼睛瞪着我，怪我塗污了別人寶貴的畫幅，但他沒有響，呆呆的坐在那裏。

我含笑的向他用手指點着那末兩句詩句：

『廢然拋開期待的空杯，

醉心終有風塵的舊侶。』

他苦笑着向我搖搖頭。

慈也開始有些長嘆氣了，她不再怪我結交了這麼一位怪朋友，但我也再想到他那淋漓的畫室裏去了，在我的腦筋中時常浮動着那朝拜聖城的殉道者的影子，漸漸的我發現這影子變得消瘦，蒼白，我不敢再想。

漸漸，漸漸，夏天的炎熱減退了，我開始整理我的行裝，預備告別慈，和那熱誠的書店主人許又斌先生，重新回轉到上海來，這時候該想像到離人的惆悵了。

太陽快要落山的時候，街上刮着涼風，那怪人，那蒼白削

瘦的畫家第二次闖到慈的家裏來，他的臉上沒有罩着權人的虹彩，反之倒是黯淡，頹傷，他的手裏捏着那幅沒有裝裱的畫——苦行的戒壇。

他把這幅畫塞給我：

「我不要開畫展，這幅畫賣給你，隨你的便，隨……」沒有說完，仰着天嘆起氣來。

慈和我並坐在一條長沙發上，用臂肘拐着我，大眼睛上的長睫毛向着我翻展。

我又想到那不調和的溫情，那畫家太太手中黃漿漿的粥汁；我拒絕了那幅畫，——你應該原諒我，朋友，我不願以一個賣文人的心情，損傷了藝術家的清節——在我籌備好略有餘裕的旅費中，分出來一部份授給他，他的眼中彷彿有什麼東西閃亮着，像是要滴下來。

我沒有撫慰他，對於這樣的一個人，撫慰是沒有用的，我祇向他朗着嗓子吟：

『廢然拋開期待的空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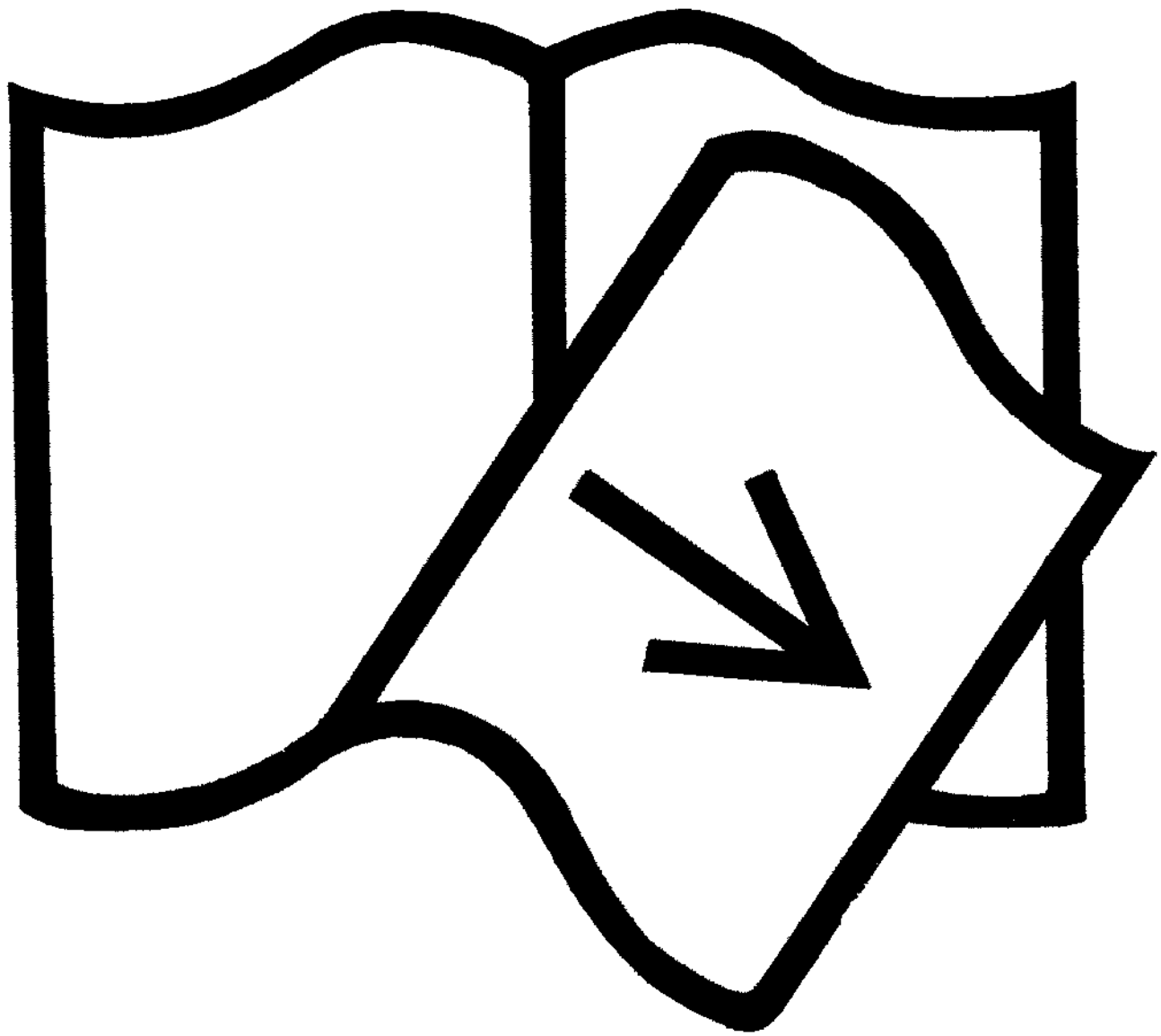
醉心終有風塵的舊侶。』

我不知道詩人寫這兩句詩的時候是什麼樣的心情，但在畫家和我，我們兩個人之間，有着共同的理解，他明白，我也明白。

最後他搖擺着那削瘦的身軀別去了。

以一個喜歡繪畫的人，目睹這莫名的情景，我不知道該有什麼樣的感覺，慈面向着我悵然久之，我們忘了所謂的離情別緒，我望着她那大而閃亮的眸子，讀出了清節藝人的悲哀。

終於，我離開了天津那鄙俗的城市，離別了慈，握別了熱



原件短缺

缺 P49-52

「老是發牢騷，有甚麼用處？實際上，你跑了這半天，難道竟是一些苗頭也沒有？」妻還是存着萬一的希冀。

「沒有，沒有！非但沒有，而且還碰了十七八個釘子！」

「碰釘子，算甚麼！現在這個世界，就是到市場上去買一斤青菜，只要一還價，就得碰着那小販的釘子，我是受慣了，不以爲奇，你，真是一個公子哥兒！」

「錢借不借給我，主權當然操在他們手裏，話說得好聽一點，到底也叫人多多少得到一些安慰！可是，他們全不管到別人，開口就是一頓批評，嘲笑。老實說，我要是早些把良心一橫，拿別人的膏血來供我吃喝，哼，到今天，他們一定又是一副嘴臉來恭維我了！」

「我早已對你說過：『衣食足，然後知禮義』，像我們這樣有一頓沒一頓地度着日子，何況，上有老，下有小，那裏還顧到甚麼良心。有了錢，別人就會見你怕，即使幹一些非法的勾當，也可以用鈔票去把名譽買回來的。你不聽我的話，現在怎麼樣？」妻雖然剛才勸他別發牢騷，她自己却也不自知地發起牢騷來。

「最可惡的，就是三年前天天在我們家裏吃喝打牌的小陸，我不過和他商量，想向他藥房裏除一瓶止咳露，給爸爸暫時試服一下。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這一筆欠賬，甚麼時候來了結呢？老實說，照你的境況，也不必買甚麼高價的西藥了，咳嗽，只要在街口藥鋪子裏買幾塊錢蜜灸橘紅，煎湯服下就行了！……』……哼，哼，這種人！……」竹舟說得上氣不接下氣。

「算了吧，酒肉朋友，我勸你以後少交結幾個吧！」妻很急切地盼待他另換一個方向，報告她些有利的消息，「那麼，

那個陳容甫呢，以前，你曾經化過三千多元，救他全家的性命

的？」

「他，他更不用說起，當我到他家裏的時候，明明看見他那輛大汽車，停在大門口的，問了他的車夫，據說，就要出門了，走進他的客廳，他那頂價值萬元的兔子呢帽子，也還擱在茶几上。可是，我的名片遞進以後，立刻傳出一個答覆：『上某要人的公館去了！如果一定要見他，請再等五個鐘頭！』最後；我又去找方筠青，他却上宴賓樓請他的過房女兒——那個坤角兒吃飯去了！」竹舟說得肚子裏咕嚕嚕地叫起來了，「噯，有沒有吃的東西？就是中午吃剩的豆腐渣也好！」

「呃哼！呃哼！」後房間的老太爺，又是一陣激烈的咳嗽，竹舟的心幾乎被他震碎了。

「喂，少奶奶，你在柵裏找找看，剛才放着兩個大餅，原是預備他回來吃的，不過冷冰冰地，連開水也沒有一滴，怎麼下咽？」老太太顯然也給他們的談話提醒了，她懇切地關照媳婦。

「哦，媽媽，奶奶有大餅，我……也要！」睡在床上四歲的阿明，也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了。

妻把大餅找來，遞給竹舟，同時撕下一小块，給床上的阿明吃。竹舟一口一口地咬着，嘴裏乾燥得真難受，但是，他忍耐着，勉強把一塊餅啃完了，「難道一個人活着，就是爲了這個又冷又硬的大餅？爲甚麼別人可以享受山珍海味，我們一家人常常在半飢半飽中受罪？——」他一邊想，一邊瞋着妻，上了床，陪着阿明睡下了。大約由於白天操作過度的緣故，過不了一刻鐘，她早已鼾聲如雷地睡熟了。剩着竹舟獨個兒，坐在屋角裏的那張藤椅上；他索性把電燈關了，靜靜地思量着：用

甚麼方法把一家人的生命可以延長下去？突然，前面大洋房裏的收音機響起來了；在這靜悄悄的夜裏，他聽清楚是一個男人，故意逼尖了喉嚨，學着女人在唱：

『世上哪，有窮也有富，

窮人到處找得出，

富人也多得無其數。

富人若要變窮人，

抽抽鴉片學標賭；

窮人若要變富人，

只要抹煞良心走邪路！』

『抹煞良心走邪路！』這句話真是金玉良言！只要瞧小陸，他就是第一個抹煞良心走邪路的；否則，他要是規規矩矩地做着西藥生意，即使物價自然在上漲，也決不會積聚起幾千萬的家產來的！至於那陳蓉甫，更不是東西，他的造孽錢，完全是借清職務上的便利，營私舞弊得來的。他和小陸，每天喝着瓊漿玉液，吃着山珍海錯，試問：那一樣不是一般小市民的血汗！——我呢，我何嘗不可以這樣的幹，只是硬不起這條心腸來罷了！——好罷，與其將來終於要硬了心腸，演出一家人同時服毒自盡的慘劇，倒不如暫時硬了心腸，權且從邪路上找出一條活路來——』

他幽幽地思索着，如同一個建築師打一張圖樣似的，把他以後該進行的步驟，在腦膜上畫出了一個輪廓。他預計着將來的成功，他那乾燥瘦削的臉上，不覺也放出一絲希望的光來。他滿腔的抑鬱，也立刻平靜了下去。於是，才安心地縮到床上去睡了。

半夜裏，他又醒了過來，把剛才的計劃重溫了一遍，不知

爲甚麼，竟是興奮得再也睡不着了。他張開一雙眼睛，瞧着牆上的月光，漸漸地移上去，移上去，直到完全消失。窗外的路燈，倏地熄滅了；一片魚肚白色，已經佈滿在天空，他就悄悄地把衣起床，蹣手蹣腳地走下樓梯，從後門溜了出去。他摸摸自己的口袋裏，連一張角票也找不出來，幸虧，身上還穿着一件妻親手給他結的舊絨線馬甲，便決心把牠寄在街口那家小押當裏，暫充了一天的用度。

接下去，自然照着他昨夜打好的底稿，匆匆地趕到輪船碼頭，預備到他岳家去走一踏。

他的岳家，位置在這個縣城和K鎮之間的P村，是一個山明水秀之鄉；三年以前，竹舟還在城裏某大公司當技師，每逢春秋佳日，他是常常和他的妻，僱一艘小船，借着探望岳父母的名義，出城去飽覽一回山光水色。現在，這條小輪船，雖然還在這條路上來往，可是，他的心境却完全和三年前不同了：他再也沒有欣賞山水的興趣，只是希冀着，早一些到達他的岳家，卸下他此來的任務。

他盼望着的那一帶竹林，終於被他發見了，那是他岳家的後園，他曾在這園裏，親自砍下鮮嫩的春筍，和蠶豆一同煮起來，當點心吃。望見這竹林，猶如到了他的岳家了。當這小輪船在數十步以外的碼頭停下時，他早已熟習地一腳跳上了岸，向那唯一的「大夫第」牆門裏奔過去。

『啊，是姑爺嗎？長久不見了，今天真難得，怎麼突然會下鄉來的？』他的岳母第一個迎了出來，接續不斷的只是自說自話，『我們大小姐好嗎？明哥兒聽說很頑皮，這小巴戲，我一直都在憶念他！』

『多謝，多謝！舍間人口，托福都好！』竹舟志志地敷衍

着。

「一會兒，他的岳父也抱着水煙筒出來了，竹舟不得不站起來，再來一次寒暄。」

「聽說，今年鄉下收成不錯？」竹舟從無話中找出話來。

「也不見得！夏天的雨水太多了，反而傷害禾稻，因此，

「唉，這個年頭兒，吃飯難！」他的岳父杜老先生，非常感慨地。

竹舟幾次想把心裏要說的話說出來，却是找不到機會，幸虧不一會，飛過一隻蒼蠅，嗡的一聲，早在他岳父的禿頂上停了下來。「呀，這裏也有蒼蠅，真討厭！不知道可有甚麼傳染病發生？唉，我們城裏，真不得了！」竹舟故意半吞半吐的。

「鄉下，地面空曠，不像城裏那麼人煙稠密，所以雖然有蒼蠅，疾病倒還沒有傳染過來。怎麼，城裏難道發生了瘟疫嗎？」他岳父噙開了嘴，很是吃驚的樣子。

「是的，今年夏天倒平安地過去了，不料，換到秋天，反而盛行起瘟疫來，幾個醫院裏，擠得水洩不通。而且，這種病，只要一經被傳染着，十個中就難得救活一兩個，所以縣政府也有疏散人口的消息，我們爲了自己的生命，當然遲早要離開那兒的。況且，……我們有着這裏一份至親……」竹舟的意思，自然想把妻子送到岳家來住。

「不過，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我們自己的生活，也很……」杜老先生聽出他女婿的來意，大有婉言拒絕的暗示。

「自家的女兒女婿，有甚麼多說的？自然，大家在一起，我也比較放心些；至於他們的吃用，姑爺不會安排？倒要你就心……」岳母畢竟是顧憐女兒女婿的。

「是的，住在這裏，一切的消耗，完全歸我担負！而且，

我自己並不想住在這裏，僅僅把阿明和他的媽，送到這裏來躲避幾天！」竹舟趁勢想把空氣更緩和一下。

「暫時躲避一下，大家是至親，那也不用三三三十一地多計較了，作準，你把大小姐和阿明，送到鄉下來罷！而且，看形勢是不能再延挨了，明天來得及，明天就送來！」岳母殷勤地囑咐，回轉頭來，又問杜先生，「你說是不是？瘟疫既這樣盛行，總是早離開一天好一天！」

「嗯，也好！」岳父老是冷冰冰地吸着他的水煙，「反正是暫時的事！」

岳母硬拉着竹舟吃了午飯，並且還偷偷地掏出她的私蓄二百元，託他帶給她的愛女；然後讓他趁了從K鎮來的輪船，回到城裏去。

傍晚，竹舟已經跨進了自己住着的那間古老的前樓，他泰然地坐下來，預備把打好的稿子。在妻的面前和盤托出來。

「哦，疲倦極了！」竹舟用拳頭捶着大腿。

「今天一早，你就出了門，這整整的一天，你到底在那裏……家裏沒柴沒米的，你全不管！」妻憤憤然。

「不是我不管，我起了一個大清早出門去，就是想去向朋友們通融一些！齊巧，在路上，碰到你家裏派來的那個長工戚阿三……」

「甚麼事？我家裏出了甚麼事？爲甚麼要派阿三進城來？」妻不等他的話說完，急切地要向他探聽一個明白。

「沒有甚麼事，你別急！不過，他們聽到一個謠言，說城裏發生了嚴重的瘟疫，所以想接我們到鄉下去避一避——這雖然是一個謠言，可是，我想，你是已經有兩年不回娘家了，岳父母既然在想念你，不如趁這機會，回去住幾天吧！」竹舟

在妻的面前，又用了另一種說法。

『那也好，趁此可以回家一踰，真的，我也十分紀念兩老啊！不過，這一筆盤川……』妻有些悵悵了。

『這，我倒已經預備好，你先帶着五十塊錢去，以後我再陸續籌劃給你。』他從岳母給他的私蓄中，分出四分之一來。

老太爺還是輪在後房咳嗽着，老太太却站在晒台上，虔心地燒夜香，口裏不絕地念念有詞。竹舟好像胸有成竹一般，趑上晒台，換了一副面目，低聲地向她訴苦：

『媽，你想，家裏窮到這個樣子了，她還是不肯放鬆我，一定要我籌出一筆款子來，讓她回家去過幾天舒服日子。我真苦，今天整整地跑了一天，連一個錢也弄不到！』竹舟要實行那句金玉良言，橫着良心在他母親面前開始挑撥。

『這是甚麼話！有飯吃的時候，待在這裏享福；沒飯吃了，只要向孃家一溜，死活不管，天下有這樣便當的事！我偏不答應！』急性子的老太太立刻停止念佛，從晒台上趕到前樓。

『媽你別動怒，回頭又要發肝氣了！』竹舟假意地勸慰。

『少奶奶，聽說你要回孃家去了，可是真的？』老太太一臉孔的不高興。

『是的，是剛才鄉下帶信來的！』

『那不成功！你瞧，我年紀這麼大了，爸爸又是身體不大好，難道可以把一肩重任，完全推在我身上嗎？』老太太惱怒得嘴唇也有些痙攣了。

『不成功，怎麼樣？』做媳婦的也相當強硬。

『怎麼樣？——總之，你不能走！』

『哼，我難道是賣絕在你們家裏的？據到你們這種破落戶裏來，真倒霉！——不准回孃家，到底是民國法律上的第幾條

？你不准我走，我偏要走！……』媳婦一屁股坐下那張藤椅上，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我想，算了吧！這幾天，我的精神不大好，那裏……那裏經得起……這種風浪？……』老太爺斷斷續續地說不下去，因為又是一陣咳嗽，他的喉嚨被一口濃痰塞住了。

竹舟趁他親手導演的這齣戲暫告一個段落，便一溜煙地跑到他舅父家裏。他的舅父——那個縣公署的老書記俞志賢，剛從衙門裏回來，燒起一筒元奇煙，自得其樂地正在享受這一日中最舒適的一刹那。竹舟的出現在他面前，無疑地，使他有些詫異的。

『咳，竹舟，這麼晚了，你急巴巴地趕來幹麼？』舅父噴出一口旱煙，兩眼直瞪着他。

『唉，這個家庭，真教人一秒鐘也住不下去！』竹舟一開口就嘆氣。

『怎麼你們兩小口兒，又鬧彘扭了？』舅父老氣橫秋地，不免帶着一些幽默味。

『不，是她和媽，又吵嘴了！』

『哦，我早告訴你：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你媽年紀大了，

雖然脾氣急躁一些，但是，做小輩的，應得順從她！』

『是的，我是始終順從她的！』

『就是甥媳方面，也得由你負責，時時開導她，那麼，家庭間就不會發生口舌了！』這是舅父的訓話。

『只是，此刻媽正氣得暴跳如雷，誰也沒法勸慰她。我想，還是請舅父去走一踰，把媽勸到這裏來住幾天，等她老人家漸漸地平了氣，讓我再來接她回去！』竹舟一邊說，一邊從口袋裏掏出從妻那裏截留下來的五張拾元幣，塞到舅父的手裏，

「舅舅，這一點，你先拿去做車錢。以後，媽在這裏住幾天，我一總重重地酬謝，決不要你老人家破費一分錢！」

忠厚的舅父，便這樣的被外甥哄到了他姊姊的家裏。經過這年老人做好做歹地一陣游說，老太太總算才勉強答應，回娘家去暫住幾天。

當夜，舅父又把外甥的話，告訴了舅母，他們爲了想貪得他將來的一筆酬謝，因此，老太太到了兄弟家裏，耳朵裏但聽得你也「姊姊」，我也「姊姊」，她是被奉承得心花怒放，把那發辣的媳婦也忘懷了。

第二天一早，趕着頭班輪船，竹舟替他的妻兒買了船票，親自送進船艙，假意殷勤地囑咐了一番，等他跳上岸頭，船上的汽笛，已經嗚嗚地叫了第三遍了。竹舟看着那艘輪船開出，他的心裏，頓時像落下一塊石頭那麼輕鬆。「我已經在那條邪路上起步了！」他想。

輪船碼頭位置在東門外面，進城來走不了二三百步路，就是他的妹丈龔子固的住宅。在五年以前，他是常常到這裏來的，後來終於因爲看不慣子固那種市儈習氣，便漸漸地和他疏淡了。現在，竹舟的態度，和五年前是完全不同了，他管不了別人的行爲怎樣，只要是對他自己有利益的，他都可以老着脸皮去做。因此，這一天，他又毅然地踏上了龔子固的門檻。

妹妹在前幾天，曾經家來探望過一次父親的病，所以，對於家裏的近況，她知道得很詳細，現在，看見哥哥這樣早的到來，便料到是兇多吉少，一定有甚麼事要要求她了。直到竹舟把送妻兒下鄉，順路來瞧瞧她的話說了出來，她才放了心。可是，接着，却是一個足以使她震驚的晴天霹靂

「妹妹，爸爸咳嗽得很厲害，你是知道的；這幾天，雖然

正在服藥，但是，據那西醫說，必須要找一個空氣清潔，環境較好的地方住下來，靜靜地休養一些時候，才有痊愈的希望，否則，恐怕只有一天加重一天的份兒，這樣遷延下去，是非常危險的。我想，你們這裏，不但靠近郊外，而且還有着一片大園地，空氣自然比較清新得多！妹妹，你可不可以和子固商量一下，讓爸爸到這裏來休養個把月，只要他的咳嗽好一些，我立刻來把他接回去；至於在這裏一切的用途，過幾天，我一定先送一些來就是了！——妹妹，即使是一個不相干的親戚，你也應該做一點功德，何況是自己的爸爸！……」最後的幾句，竹舟是用了哀求的聲調說出來的。

「那也無所謂的，爸爸的事，我當然也應該盡一份責任，只是，子固的意思不知道怎麼樣？」妹妹把這干係全推在她丈夫身上。

「女婿，俗稱「半子」，子固也應該負一半責任的，作準，我明天把爸爸送來就是了！」

妹妹難道還可以過分的拒絕他嗎？關於這個問題，她不便再多說話，竹舟便當她是已經默認了，忽忽地向她告辭，一逕趕回家去。那唯一留在家裏的身體不大健康的老太爺，個性本來是固執而剛愎的，他對於住到女兒家裏去的提議，起先曾表示了極不願意的態度，可是，由於竹舟的善說花言巧語，終於把這個倔強的老父親說服了。

第二天，中午時分，竹舟的一家人，已經像出清存貨般的，完全被他找到了主顧。接着，他便回家來和二房東交涉：聲明願意出屋，可是要他給一筆不小的搬場費；二房東原打算把這幢屋子頂一筆巨款，只要他立刻搬家，羊毛出在羊身上，終於慣了他的心願。本來，這個家庭，早已到了四壁蕭然的地

步，留着的，僅僅是幾件舊木器，也喊了一個舊貨小商人來，把所有的家具，一起都出賣給他，一共收入三千六百四十一元八角正。他帶着這兩筆款子，人不知鬼不覺地，當天晚上就離開了這個縣城。從此，他的一肩重任，便由三家至親去分担。

竹舟是吃過金錢的苦頭的，他對於一張紙幣，看得比自己的父母妻子還親熱，父母妻子可以隨意地拋撒掉，紙幣却不能輕易地離開了他，因此，他決心要設法把身邊所有的幾千元紙幣保存下來，或是更進一步地將牠大量蕃殖。

他早聽人家說過：上海是一個大魔術場，尤其是近幾年來，有多少赤手空拳的人，都在那裏從「少」變出「多」，從「無」變出「有」來，那麼，他這幾千元紙幣，到了那裏，不會變成幾萬，幾百萬……幾萬萬嗎？以前，他所以不屑做這勾當，是爲了一個良心問題，現在，他的良心既被他周圍的人挖了出來，並且，已經踏上了那條「邪路」的第一步，爲甚麼不可以再跨上一步呢？因此，他前進的目標，就是上海。

到了目的地，等他找到了安身之所，距離他出走那天，早過去了三個多月。那三家至親，畢竟同時接到了他的來信：——信的內容，一律是敘述出走的原因，報告現在經營的事業非常得利。並且再三聲明：所有父母妻兒的日常消耗，概由他負責，希望他們能等待他五年，五年以後，一總加一百倍償還他們。

這種甜言蜜語，未始不可以緩和一下親戚們怨憤的空氣，可是，甜言蜜語，猶如一紙永遠不兌現支票，終抵不了米油鹽的高價，在這種環境中，長時期地有人在代爲消耗糧食，免不了仍舊會恢復那種怨憤的空氣的。

這些，竹舟完全沒有想着，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沒有別

人，他不顧一切地只向着那條生財之道邁進。

很快地，一年過去了，有人從上海回到這縣城裏，據說：曾經看見竹舟，坐了自備三輪車，在馬路上馳驅。可是，這三家至親那裏，從來沒有得到他一絲一毫的接濟過……兩年，三年又過去了，竹舟買了木炭汽車，搬進一幢大洋房的消息，陸續又傳到他的家鄉，他的妻，決計打算親自到上海去找他，可是，不明白他的職業，更不知道他的住址，不敢冒昧出發。有一次，她特地趕進城來，想和老太爺商量一下：

「他在外面，財運亨通，我們應該替他高興！我們只要生活能勉強維持下去，就得靜靜地等待他五年的約期，到了期限，他自然會回來的，何必緊緊地去纏着他？你要明白：做生意的人，手裏多一個錢，就可以多做一個錢的事業，你去消耗了他的，勢必少做生意，這種損失，實在太大了，還是別去攪擾他爲是！」這是老太爺一手執如意，一手拿算盤的意見。

「那麼，親戚們一直養活着我們，難道他們是應該受這種損失的？」媳婦這樣反駁他。

「這……這……他不是說，五年以後，加百倍償還人家的嗎？——他們猶如放一筆債，利息也不算不厚啊！」老太爺把親戚們的供養他們，也看做是一注生意經。

媳婦終於無話可說地回到她的娘家。

五年，五年真是一個太長久的時間。竹舟的父母妻兒，不知道看盡了別人的多少白眼，挨受了多少說不出的苦楚，到底他們所盼望着的五年，給他們盼望到了，竹舟居然衣錦榮歸，突然出現在故鄉的輪船碼頭。親戚們把所有五年來的怨憤，立刻都消釋了，朋友們也不像五年前對他那麼冷淡，他們互相約齊了，一同去迎接這位大財翁，連譏諷過他的小陸，避不見

面的陳蓉甫，也都躬身降貴地親自趕到。

當天晚上，親友們聯合起來，在城裏一家最大的酒樓裏，設宴款待他們一家人，慶祝他們的團聚。酒過三巡，陳蓉甫第一個站了起來，拍着手掌，要求大家暫時停止談笑，於是，他開口了：『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得和我們闊別了五年的好朋友，重聚一堂，可是在五年以後的今天，比到五年以前，真令人有滄桑之感！老實說，竹舟兄在那時候，他自己也不會料到會有這麼一天的吧！他能够赤手空拳地奮鬥出這一番大事業來，當然有他生財之道，這種生財之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也一定要想効法的，因此，現在由兄弟提議，想請竹舟兄把他的生財之道，報告一些出來給我們做參考，不知道各位的意見怎麼樣？』

陳蓉甫剛說完，接着就是劈劈拍拍的一片拍掌聲：『贊成，贊成！竹舟兄生財有道，我們應當洗耳恭聽！』

這使竹舟不得不說話了：『承蒙諸位親友招飲，竹舟感激不盡！只是，要我報告一些生財之道，我却非常慚愧，實在沒有甚麼可以貢獻給諸位的！如果一定要我說一說，那僅僅只有四個字，就是：「利人利己」。——利人，甚麼叫做利人？就是能够利用別人；利己，那是看準機會，不論一舉手，一投足，必得有利於己的，才去做！——諸位只要能拿這四個字去應付一切，那自然「生財有道」了！』

宴會完畢，竹舟回到他的臨時寓所——碧梧大飯店裏去；他的父母妻兒，自然也跟着他同走。到了房間裏，他剛坐定，便悄悄地问他的老太爺：

『五年以前，我曾經有信寫給岳父，舅舅和妹丈，聲明在五年中，我們一家人的生活費用，都由我負責，五年以後，照

百倍償還。現在，五年的期限到了，幸虧，我也略微有了點積蓄，這筆費用，應該拿甚麼標準來償還他們呢？』

『慢慢地來吧！』老太爺搖着頭，『你總算是一個精明強幹的青年，怎麼這一點想不通？你如果現在真的償還了他們這筆巨款，你手裏的資本，一定會短少一大段；資本少了，生意也少做了，這於你的生財之道，一定大有影響的。依我，你簡直可以不必和他們提起這件事，反正，他們現在看見你發了財，誰還敢來向你嚼嘴！』

『那麼，爸爸，媽媽和阿明母子倆，總不能老住在人家裏，我們總得從早託人介紹，購買一種精美的屋子，重行建立起一個家庭來才是！』竹舟志得意滿地。

『那也可以不必！有一個時期，那幾家親戚，的確常常是用白眼來款待我們的，可是，自從聽到你發財的消息以後，他們立刻改變了作風，不論吃的，用的，——樣樣都奉承得非常週到，可以說，比自己家裏還要舒服。我們有着這樣的享受，樂得享受下去，何必自己去買屋子？——這也是你剛才說的「利人」的一種法門。至於省下買屋子的錢，你又可以去另做生意。如果預備化一百萬元的，不要幾個月，也許會變成了一千萬，生意越做越大，財產越積越多，那又何必貪圖一時的虛名！』老太爺頓了一頓，然後才下了一個結論：『所以，依我，我們還得在人家裏再住下去！』

『哦，五年不見，爸爸倒也「生財有道」了，哈哈！』竹舟這樣打趣着。

『理他呢，他要是真的「生財有道」，爲甚麼却窮了一輩子呢？』老太太白了老太爺一眼，『別嚼嘴，竹舟路上辛苦了，讓他早些休息吧！』



父子會

楊赫文

江子濟脫下了他的老光眼鏡，細細地將那個孩子端詳了一番。

坐在另一旁的馬經理，笑吟吟地向他說

「這孩子行不行？人倒很是聰明伶俐的，我想讓他到這裏來練習練習！」

「噢！這孩子年紀很小喇，生得倒是挺清秀的。」江子濟的臉上，展開了一絲笑容，不住的點頭。

「這是江先生！」

聽了馬經理的話，那孩子輕輕地嘆了個一聲，又鞠了一個躬。

「馬經理，這孩子你從那兒找來的？」

「他是我家江媽的兒子，江媽早就對我說過好幾回，請我將她的孩子帶到公司裏來試試，前兩年我因為他年紀太小，不懂事。最近江媽又告訴我，他已在小學畢了業，無論如何，要請我給他安插個練習生的位置，我才帶了他來。」

「好極了，好極了！這孩子一定不會錯！」江子濟戴上眼鏡，將孩子的手抓着，拉到自己身邊，又仔細地看了一會。

「老江，你年紀也四十多了，還沒有一個兒子，怪不得你這麼歡喜他！」馬經理向江子濟打趣道。

江子濟沒有回答，他裂開了嘴，像是要將那孩子吞下去，呆了半晌，問道：

「你今年幾歲了？」

「十四歲！」

「你叫什麼名字？」

「江小龍！」

「哦，你也姓江？」

「你們五百年前是一家啊！」馬經理揶揄笑着說。

江子濟跟着笑了，但是他笑得很不自然，似乎有一點微微的感觸，一種極虛渺的暗影襲上他的心頭，他的笑又突然斂止了。

當這個時候，馬經理向那孩子道：

「小龍，你到我那兒去，我有事吩咐你！」

江子濟睜大了眼，望着孩子走出了辦公室，他摸摸頭上那開始花白的頭髮，想起了馬經理的話：「老江，你還沒有兒子！」這是真的，江子濟現在只有兩個女兒，年紀都很小，大的七歲，小的才四歲，看到別人家的男孩子，總覺得怪可愛的，他並不因無後為大而感到人生的寂寞，實在是他的年歲漸漸地大了，生活的担子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需要一個人來分

担他的痛苦，但，能够這樣做的人，除了親生的兒子還有誰呢？看看別人，到了像他四十開外的年紀，兒子都已成家立業幫助父親撐門戶了，然而他非但得不到幫助，還要加倍的勞苦，這是他到最感傷心的。

江子濟並不是沒有兒子的，他曾有過一個兒子，可是這兒子跟着他以前的一個妻子一同被他遺棄了，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在他二十歲的時候，他的父母替他娶了一個非常驍悍的老婆，婚後未滿半年，就吵鬧開的，他雖然處處讓步，可是那女人潑辣成性，爲了一件小事，就跟他胡纏，他是一個老實人，一直忍耐了三千多個日子。十年中，他飽受了氣悶，湊巧，在朋友們的慫恿下，他遇到了一個比較溫和的女人，這女人就是他現在的妻子。

在這個機緣下，他竟毅然和那驍悍的老婆脫離關係。那時，他們已有了一個四五歲的男孩子，那女人以孩子爲要挾，說，是非帶了走不可，江子濟一氣之下，就將孩子交給了她，她又說肚子裏還有幾個月的孕，江子濟也不去管她，給了她幾千塊錢，從此就沒有和她見面。後來聽人說她又養了一個女兒，江子濟毫不放在心上，他有了一個新的家庭，他將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這新的家庭中。

馬經理將江小龍帶來了之後，整整的一個下午，江子濟無心做事，只要那孩子踏進辦公室，就不免看上他幾眼。孩子的臉生得真好，眉目清秀，雙頰紅潤，又非常活潑，同事們都喊他小江，這使江子濟更加上一層感觸，如果這是他的兒子，那多麼好，也能够做點兒事情了。可是他立刻又清醒過來，這決不會是他的兒子，他兒子若是還在他身邊的話，要比小龍大得

多。

回到家裏，他的心裏更不寧靜，看到妻子，就想起了前妻；見了女兒，又想起了大兒子，這是乖戾的命運安排他沒有兒子。他一夜未曾交睫，不住地嘆氣。

過了幾天，他漸漸地安靜了下來，對於小龍，也不再那樣地依戀了。

這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公司裏照例休息，江子濟吃過午飯，將未了的公事收拾一下，正預備回家，忽然江小龍走進了辦公室。

「江先生，我不會珠算，馬經理說請你教教我！」

「好！」江子濟立刻答應了下來。

他抄了一張口訣表叫小龍去唸熟，並且解釋給他聽，小龍真聰明，不一會就懂得了，說是星期一就可以背得出這口訣來的。

江子濟便和小龍一同走出了公司，他隨意地問小龍道：

「你上那兒去？」

「回家去！」

「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就是我媽和哥哥！」

「你的爸爸呢？」

「他……」小龍楞了一會……出遠門去了！」

似乎沒有聽清楚，又問道：

「你哥哥多大了？」

「二十二歲！」

「做了事情嗎？」

「在一家綢緞裏當職員！」

「他叫什麼名字？」

「叫江和盛！」

聽到了江和盛這三個字，江子濟額上的汗，一顆顆地滲了出來，記得二十年前，不是也替自己的兒子取了這個名字嗎？

「你是那兒人？」他急急地問。

「山東濟南人，馬經理說我和你是一家，江先生，你也是濟南人嗎？」

江子濟不知是在點頭還是搖頭，他的神經有些錯亂了，又急急地問小龍道：

「那末你知道你的爸爸，現在在那兒？」

「不知道！」

「你看見過他麼？」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我的爸爸！」

「……………」

孩子張開大眼向他看着，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江先生的臉色非常不好看，還要問長問短的。

江子濟還想問小龍幾句，可是他却沒有勇氣開口了，兩人低着頭，默默地向前走，忽然小龍站了下來：

「江先生，我的家到了，明天會！」

不待江子濟回答他什麼，小龍旋了一個身，就向一條甬道的小弄裏走去，江子濟茫茫然，呆呆地。

他突然大步趕過去，走到了弄堂口，那條弄堂很短，裏面有七八間低矮的破屋，弄內闐寂無人，小龍很快地奔到最後一幢屋子門口，輕輕地敲門。

門開了，裏面走出一個中年婦人，小龍迎上去，很親熱地叫了一聲「媽」！那婦人就攜着他的手，拉了進去，將門關上了！

這動人的一幕映在江子濟的眼裏，他的心便跳了起來，百感交集，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回到自己的家裏，他是住在三層樓上的，可是他却衝進了二樓的亭子間。

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噩夢。

推開了亭子間的門，就看見劉太太，他們是老鄰居了，劉太太認識他的前妻，他和前妻離婚後，生了一個女兒，也是劉太太告訴他的。

「劉太太，你知道我從前那個女人，後來養的是一個男孩，還是女孩？」

劉太太真是吃了一驚，她不明白江子濟是什麼意思。

「哦！江先生……………」

「男的還是女的？」

劉太太楞了半天，見他倉皇失措，還以為他遭了什麼事！「究竟是什麼事？江先生，你說得明白一點！」

江子濟被她一問，才清醒了一點，便將這事的始末告訴了劉太太。

「江先生，自從你跟和盛離婚了婚，我祇碰到過她一次，我問她養了沒有，她起先不肯說，後來我又問她，她才說是養了一個女孩子，還叮囑我不要告訴你，看樣子，她似乎很恨你呢！」

「恨我！唉！這也不必提了，但她為什麼要瞞住我，哦，那時候她的情形怎麼樣？」

「彷彿在人家幫傭的打扮！」

「這就對了！」他想了又想：「是的，這裏面一定有蹊巧，女孩子，男孩子，恐怕是男孩子！」

「你看開門的那個女人，像不像和盛娘呢？」

「不像，不像！」

「那麼那個叫小龍的孩子，面貌像不像你？還是像她？」

江子濟又想了半天，才說：「我看都不像！」

劉太太可沒辦法解決這個啞謎了，江子濟彷彿在等待着什麼，她只得說：

「我以爲你還是不必多疑，天下多的是相同的人……」

她原想安慰這位陷於苦惱中的江先生，可是聽了這話，江子濟反而更痛苦了。

「可是我，我至少有一個大兒子！」

劉太太可窘住了，眼望着江子濟黃豆大的淚珠，一顆顆地往下掉，索性抽噎了起來。劉太太慌了手脚，她不敢上去喊他的妻子，因爲她是不知道江子濟有前妻的。

幸虧在這個時候，劉先生回來了：

「老哥，你這是幹什麼？」

江子濟還是嗚咽着，劉太太將原委說了，劉先生也替他嘆息，他將帽子脫了，便挨着江子濟坐下了：

「老哥，你也不必難過，我知道你的心事，我們慢慢的來商量！」

江子濟向劉先生擡眉，不知說些什麼是好，劉太太想送他上樓去休息一會，可是被劉先生攔住了：

「不必上去，我們還是到外面吃飯去，讓江先生心裏寬暢

一會吧！」

他將江子濟往外就拖，江子濟也就不由自主的跟他走了，劉太太趕緊取了一條毛巾給他，讓他揩乾了眼淚。

路上，江子濟始終是沉默着，沒有說話，劉先生將他帶到了一個小館子裏面，喝了一點酒，便開口道：

「江老哥，一個人到了我們這般的年紀，總是希望有一個兒子的，不過，你太太的年紀還輕，生男孩子也是容易的事，你何苦如此傷心呢？」

江子濟長嘆了一聲：

「你不知道，我並不是急急想兒子，假使本來就沒有，那也罷了。我是有兒子的，可是現在需要兒子的時候，却沒有兒子了！」

「唉！老哥，你不能這樣想，你愈想愈迂了！」

江子濟却搖搖頭，雙目中充滿了黯淡的神情。

「那末，你若是眞希望那個孩子回來，現在既有這末一個機緣，你可以坦白的承認他，告訴他一切的原委，只是，你現在的太太可否也能答應？」

「我想她應該原諒我，我待她不錯，況且我的孩子也就是她的孩子……但是，我眞的可以承認那個孩子嗎？而且，他是否肯承認我是他的父親呢？」

「你覺得他確實是你的孩子嗎？」

江子濟搖搖頭。

接着，他喝了一杯酒，忽又很興奮地說：

「我想一定是的，我不僅有一個大兒子，還有一個小兒子哩！」

「唉，你所說的話全是沒有根據的！」

「是的，一定是的，假使我再看見他們的話，他們一定要叫我爸爸的！」

江子濟的神經錯亂了，他喝醉了，劉先生見他這般的語無倫次，覺得不能再和他談下去，匆匆地吃完了飯，伴他回家。

兩人在微弱的光亮下慢慢地走着，江子濟搖搖晃晃的，幸而劉先生不時的拉他一把，不然，他是會跌倒在路上的。

劉先生看到江子濟這般模樣，很覺得他可憐，想來他受到的刺激，一定太深了，也許那個孩子，僅有幾分相像，而他竟認為是自己的兒子。

轉了一個彎，江子濟突然失聲大喊起來：

「就是他們，就是他們！」

他伸手指着，突然向前奔去，劉先生嚇了一大跳，莫明其妙地追了上去：

「慢走啊，你有什麼事嗎？」

在轉角上，一個年青人和一個小孩也迎了上來，江子濟站定在他們的前面。

「噢，江先生，你還沒有回去？」

那個小的孩子向江子濟很恭敬地招呼着。

劉先生已明瞭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事情太湊巧了，他忽然擔憂這一幕悲劇將如何結束，他忙趕到江子濟的身旁，江子濟却默默地站着，不知用什麼話來回答那個孩子。

小孩子却很伶俐地告訴那個年青人。

「哥哥，這就是我們公司裏的江先生，他和我們還是同鄉哩！」

青年人聽了他弟弟這樣說，慌忙彎下了腰，很恭敬地喊一聲：「江先生！」

這時，江子濟一雙被酒精浸紅了的眼睛，漸漸地睜大了，目光直射在那年青人的身上，眈眈地有些可怕。

「你，你就是……和……盛……」

年青人依然很恭敬地，「是的，我是江和盛！」

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絲淡淡的微笑，目光也轉得柔和了！

「很好，很好，你這樣大了，你還認識我嗎？」

「不，江先生，我還是第一次跟你見面！」

「哦！你不認識……」他支撐不住自己的身子，向後倒退了幾步。

劉先生竟無法來安排這個局面，還是那個小孩子開了口：

「江先生，你喝了酒嗎？你應該回去休息休息了！」

「是的，我要回去了！」他立刻回轉了身，踉踉跄跄地向前就走。

「江先生，明天會。」

「再見，江先生！」兩個孩子又很恭敬地喊着，江子濟却頭也不回地，只顧向前走！

劉先生趕上去拉了他，雇了一輛三輪車，將他扶上車去，

江子濟彷彿很清醒地向他道：

「他們都是我的兒子！」

壽蔣竹莊先生七十聯

沈信卿遺著

論姓共誇今最著，
如公本是古來稀。



神祕的髮網

湯雪華

在四周六七家鄰居中間，最使我注意的，是一個戴黑邊眼鏡鬚鬚很長的老人。

他住在我們園子隔壁一所小小的樓房裏。他的窗口，貼對着我們的洋台。因此每天清晨傍晚，我獨自倚在洋台的木欄杆上玩眺時，能清楚地望到他房間的全部，並看得見他作些什麼事。

他搬來不久，所以我還沒有知道他的姓名來歷。照外表看，他是個非常有錢的老人。房間裏有一張新式的白漆鐵床，床前有綠絲絨沙發，沙發旁邊有雕花紅木桌椅，桌上擺着精細的花瓶羅飾，此外，還有鑲滿玻璃的書櫥，鏡檯，和一套極別致的黑蛋形小茶几。

那老人的衣着也是相當考究的。他老是穿西裝，差不多天天更換着，洗得潔白筆挺的綢質襯衫，又不時更換着胸前的領帶。

不過那老人所以引起我第一次見到他，就留下一個近乎驚奇的印象的，乃是我

見到他竟有着一張極憂鬱痛苦的臉！

當然我不敢說世界上有錢的人就不應該憂鬱痛苦。我也承認自己的好奇心的確特別厲害些。然而我敢相信，即使是一位最鎮靜的老太太，見了那老人一種古怪神祕的舉動後，也會驚訝得目瞪口呆！

一連十多個晚上了，我從自己的洋台上望到他精緻的小房裏，見他閉着眼睛，合着手掌，跪在窗前一張很小的桌子前，嘴裏喃喃的不知說着什麼話。這當然並不足怪，也許那老人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正在對一個小小的佛像唸着佛；也許他是位熱心的基督教徒，正對着一本金邊聖書，在向宇宙間三位一體的大主宰默禱頌讚。但我看看都不是！那老人的桌子上並無佛像，也沒有什麼金邊聖書，却只有一團很小的黑黝黝的東西，高供在一隻紅木盤子裏。他每晚對着那團東西俯跪，低語，有時還低低的哭泣！

幾次三番我湊過頭去，把眼睛睜得不

能再睜，想看看清楚那團東西是什麼，但燈光很弱，又隔着一個園子，實在無法看清楚牠。有一晚，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出一個法子，乘那老人不在的時候，把父親的電筒取來向那窗口一照，果然給我照清楚了，原來那團東西不是別的，竟是一個女人用的髮網！

每晚對着一個女人用的髮網跪拜，低語，甚至哭泣！那老人是有神經病的嗎？一種強烈得不能壓抑的好奇昇起來了！接連着我腦子裏又來了許許多多附帶的疑問：爲什麼那老人孤獨地住在這個小房間裏？……他沒有妻兒家室的嗎？……他沒有職業的嗎？……

有人說青年人的熱情如一股火，青年人的憤怒如一股火，青年人的好奇也如一股火！這的確不錯。當我心中爲那種強烈的好奇燃燒着時，陌生忘記了，顧慮也忘記了，一天下午，請一個熟悉的老鄰居介紹，我終於大胆地到那老人的房間裏去作了拜訪。

那老人的確有些奇怪，他沉默寡言，眉心裏老是露着憂鬱痛苦的皺紋。但我爲好奇心所驅使，不管他歡迎不歡迎，既認識之後，就一連到他地方去玩了好幾次。

經過六七次的探訪，照理應該有些頭

緒了。可是真使人納悶，除了知道那老人姓龍名字叫克成之外，我心中所有的疑問，依然絲毫未得解決。

每次去時，我總存着一個希望，希望

他的桌子上能放着那個我每夜望見的神祕髮網，讓我仔細看看，然後爽快地向他問個清楚。但每夜我都失望了。隔夜明明望見那髮網供在窗口的桌子上，第二天我跑到他房裏去時，每張桌子都收拾得乾乾淨淨，那裏有什麼髮網的影子！

是一個幽靜的黃昏，我照例又看着那老人跪在窗前，向桌子上那個神祕的髮網喃喃低語一會，泣嘆一陣之後，突然一個新鮮的念頭跳入我的心中。

踏着輕悄的步子，我溜出家門，到了他的樓上，我輕輕地在他的房門上叩了二下。

「誰？」

「龍先生，是我！」

不等他拒絕，我開進門去；又不等他攔阻，我已直跨到窗口的桌子前，一手抓起了那個神祕的髮網！

見到他垂在胸前的長鬚突然抖動，我抱歉地紅着臉，向他道：

「龍先生，請你原諒我的魯莽！但我在實在忍不住了！已經那麼許多日子，我望

見你對着這髮網俯跪泣語，心裏希奇，却不敢問你。今夜我再也不能忍了，無論如何請你告訴我！到底你爲什麼要對這髮網跪，對牠哭？……」

我像探險家一樣，鼓着最大的勇氣向那古怪的老人探問，我的心跳得很快，我準備好遭受他的斥責或怒罵。想不到結果完全出我意外，那老人非但毫無責怪我的意思，反伸過一隻皺紋的手來握住了我：「孩子！你一定要告訴我嗎？也好，你坐下吧；……這髮網裏有一個慘痛的故事，那故事發生於四十年前……」

窗外瑟瑟的小風靜止了，他的顫動沉重的聲音，忽然清晰起來。……

○ ○ ○
四十年前，一艘宏偉的大輪船，從浩大的海洋中駛進了吳淞口，許多等候在吳淞口的男女老少，頓時像發狂一樣歡叫起來。在一片喧嚷的歡叫聲中，幾個西裝革履的青年，帶着渾身洋氣踏上了祖國的土地。

那時的留學生真是鳳毛麟角，稀少尊貴。他們一個個露着驕傲得意的微笑跨上碼頭後，立刻前呼後擁地爲接候在碼頭上的父母親友所包圍住。只有一個穿杏黃色西裝的青年是例外，——沒有人在碼頭上

接候他。

那青年才二十五歲，他才從美麗的法蘭西回來。他的回來，並非已經學成歸國，乃是爲了接到母親病重的電報，出於突然，所以並不像別人一樣，有人在吳淞口候他。

帶着些微的孤寂之感，那青年獨自叫了一輛汽車，悄悄的到了一家設備完美的旅館。他預備在旅館裏住宿一宵，第二天乘輪船回他的故鄉寧波去看母親的病。

他是健壯好動的青年人。在海洋中顛簸近一個月光景，他絲毫不感到疲乏，但他感到了沉悶，那一個月單調的海洋生活，使他像坐一個月籠子一樣悶慌了！

也許是旖旎的法蘭西改變了他的性格。雖然他研究的是嚴峻的法律，然而他愛上了法蘭西的春天，法蘭西的月夜，法蘭西的紅酒綠燈，法蘭西的脂色粉香。……

上海是祖國的大都市，他以前曾深深的愛過上海。但今天，他用沉靜的眼光向那些黑黝黝的馬路打量一轉，不覺嘆了口氣。何等落後的祖國啊！這唯一的大都市，竟還及不來巴黎一條最冷落的小街！

雖是設備最完美的大旅館，却不能使他滿足。是的，這裏沒有神祕幽麗的燈光，沒有美麗誘人的音樂，沒有震撼靈魂的

嬌喉，……怎麼能使他滿足呢？

悶！坐在旅館裏一間寬大的臥室中，他感到依然像在海洋裏一樣的沉悶！

燈光亮了。黃澄澄，死板板，更惹起了他的厭和憎恨！

終於他悶得不能耐了，從褲袋裏摸出一枝雪茄，用最新式的打火機點着了火，啣在嘴裏，吸一口，把煙噴在空中，無聊地看着牠徐徐上昇，稀淡，消散。漸漸的，那一縷縷輕細的連續不斷的煙霧，使他疲倦了，他的眼皮不自覺地合了攏來。

但他剛合上眼睛，就爲房門上一陣「篤篤」的叩聲所驚醒。

「什麼人？」

「是我，……啊！怎麼仍不對？」

使他大大地驚訝，進來的是個陌生的年輕女人。很明顯的，她是找錯了房間，說一聲「對不起」後，立刻不好意思地退了回去。

然而他的全部神經，一剎時突然緊張起來了！僅是短短的一瞥，他已看出那女人有一對極明亮美麗的眼珠，他爲那對眸子驚住了！

似乎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力量催着他。

他立刻從椅子裏立起，跨出房門，倚在門口，一眼不閃地凝視住那女人的背影。啊

！是何等豐滿動人的曲線，簡直和巴黎的女人沒有兩樣！

他的心跳了，眼光跟着她的背影一直望過去。……

好像非常焦急匆忙，她沿了一排黑漆欄杆走着走着，又去叩過幾個房間的門，大概都不對，她失望地轉身走回來了。

他第二次接觸到那對明亮美麗的眸子時，雖然血液在身體裏沸騰，但臉上裝得異常冷靜，這是他從法蘭西的紳士中學來的。

「小姐！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他向她恭敬地彎了彎腰，輕輕的問道。

「喔……」她似乎爲「小姐」兩字稱得有些窘，兩朵紅暈飛上臉頰，頓着說不下去。

「在找什麼人嗎？」

「是的，我在找……找人……」她對他望了一眼，露出些感激的微笑，但一剎那仍焦急地皺起了眉，說：「真希奇！電報上明明說住在這旅館裏三百十號房間，但我連一百十號二百十號都找過了，也找不到！」

在她說話的時候，他又注意她的嘴唇，她的牙齒，她的笑容，她的微微顫動的

胸脯，……他越看越覺得她美麗。

「小姐！如果你願意告訴我找的人是誰，我可以爲你去問問這裏的賬房，到底旅館裏有沒有這人，他們一查就可以知道！」他說着，從外套的插袋裏，拉出一塊潔白的手絹擦臉，那手絹上洒着巴黎最上等的香水。

「先生！你能爲我去問嗎？那真感激不盡了！」

從旅館的賬房間問過出來，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傍着她玲瓏的肩胛沿着黑漆欄杆默默地走，在急促地計劃向她進攻的方策。

如果是三年以前，他尙未到過法蘭西，也許會被那片小小的暗雲蓋沒了所有的興致。原來這個可愛女人，已經不是小姐，是一個有夫之婦了。而且今夜她是特地從蘇州趕到上海，來迎接她在北京經商，突然患病回家休養的丈夫的。然而現在，浪漫的法蘭西風氣把他沾染得放浪不羈了。他覺得：小姐，婦人，甚至寡婦，都有什麼分別呢？戀愛不是人生的義務，是人生的享受，像醇酒一樣美味而又帶些刺激性的享受！既然她是可愛的，既然今夜她的丈夫尙未到達上海，而自己又正在那麼沉悶無聊中，還有什麼需要躊躇的呢？

經過一個月枯燥的海洋生活，更使他急切地渴望着刺激，渴望着女人的香艷，紅脣，嬌笑……

他是大膽的，他也是幸運的。試試看，用法蘭西浪漫紳士的手段去對付一個祖國的年輕女人，居然毫無困難，被他勝利了！

戀愛是人生的享受，像醇酒一樣美味而又帶些刺激性的享受！他享受着了！她也享受着了！

爲了上海與寧波間的輪船誤期，又爲了玉珊（她的名字）的丈夫李大雄病勢加重，改拍電報來叫玉珊有便人同行，連即赴北京；他們竟一連在那旅館裏住了一星期！

一星期，昏迷，狂放，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一切，像喝着最濃烈的酒，沉醉！整日夜的沉醉！

然而酒醉到底要醒來。醒來時，有的人笑，有的大哭，也有人揩揩臉上的汗，感到非常厭倦！

也許他有些厭倦了。畢竟是古老的祖國裏帶些古老的女人，雖然美麗，却缺少風趣，變化，和女人最重要的嬌和媚……

他厭倦了！他又想起美麗的法蘭西，那神祕的巴黎之夜！他毫無留戀地整一下

行裝，預備改乘火車到杭州，再由杭州轉往家鄉，看過母親的病，盡了做兒子的本分，立刻回到懷戀着的法蘭西去！

「再會吧！謝謝你這一星期中解掉了我不少寂寞！」他提起行篋，用平淡的微笑握握她的手說。

「什麼？我們就這樣完了？」她的臉轉了灰白，驚訝地拖住了他的衣服。

「嘿！難道我們能結成什麼關係？」他毫無表情地冷笑一聲。

「不能夠！我要和你一同去！我不能離開你，我要永遠跟着你！……」她哭了，是酒醒後的痛哭。她抱住了他，淚水滴在他的衣服上。

「你不想想！我是個研究法律的人，難道我會撈逃一個有夫之婦，明知故犯嗎？」他把她推開了，冷冷地說着：「況且你的丈夫是個很有名望的人，他知道了豈肯放過我們！」

「但我不愛我丈夫！他年紀大了，他又有許多前妻生的兒女看不起我。……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愛你！……」她仍去拖住了他，抱着他的頸項失聲痛哭。

一陣厭惡與微怒從他的心底升起，他的臉色沉了下來：

「玉珊！快讓我走！我對你說，這是

不可能的，這是法律，你爲什麼老是說不明白？」

「法律？……」她的手鬆開了，聲音低弱下來，紅腫的眼睛痛苦地望着他：「那麼，……難道一些辦法沒有？……我是永遠不能嫁給你的嗎？……」

「是的！一些辦法沒有！除非你的丈夫死了，你才可以嫁給我！」他用不在意的聲音回答了這麼一句，不再對她看一眼，就離開了她。

一段短短的旅程中，他見到了幽美的西子湖，雄麗的錢塘江，又見到許多祖國的山和水，他覺那些東西有點可愛，但比起綺麗的法蘭西來，總覺得還是差得很遠哩！

渴念着法蘭西，渴念着巴黎，他極不耐煩地在母親的病榻前守了一個多月，無論如何不可再耐，他要走了。

「外國的大學不比中國，缺課過多，恐怕畢業要有問題！」他對病榻上的母親這樣說。

患病的老母伸出一隻瘦弱的手握住了兒子，忍着依戀的眼淚，低聲道：「學業重要！我的病大致不要緊了，你去吧！」他去了。一艘巍巍的巨輪載着他，又

飄盪在浩大無邊的海洋上面，向着他所渴

念的法蘭西飛駛而去！

永遠是迷人的法蘭西，永遠是迷人的巴黎！到了那裏，祖國的山水忘了，病榻上的老母忘記了，那個在上海旅館裏和他熱戀過一星期的祖國女人，更從他腦子裏消失得不知去向！

享受！他沉醉在文明國家變化無窮的聲色享受！

然而他到底不是文明國家的子孫，三年後，他終於帶着一張金邊白羊皮文憑重新回到祖國。

祖國還是沉悶的祖國，這使他感到一種不能滿足的悲哀和懊怨。但沒有多久，一種新的享受跳進他的生活來了，那是最可驕傲的榮譽和地位享受！

他又發狂地歡笑了，因為他的榮譽一天天增加，他的地位一天天升高；他成了全國聞名的大律師；他每天賺着數不清的錢，買了汽車洋房，用起男女僕役……

在幾十個美麗的年輕女郎中間，他精選出最聰明可愛，有巴黎女郎一樣活潑嬌媚的一個。他娶了她，叫她每天用巴黎出品的香粉胭脂裝飾……

日子像金黃色的朝陽一般燦爛，愉快又輕快地悄悄溜過。他做了社會上的名人，家庭中老爺，六七个活潑可愛的小孩子

的父親。他的嘴角，漸漸有了名人們應有的短鬚，是那神氣又威武的兩撮！

地位越增越大，孩子們越長越高，他嘴角的短鬚，也越留越長，成了長長一蓬，從他豐肥的下巴上垂下來，他是逐漸老了！

他雖然老了，他的享受還是豐富的，報紙上還是每天有他的名字，事務所裏還是每天坐滿了請教他的當事人。他依舊忙碌，愉快，健壯，臉上整天掛着驕傲得意的微笑。

他是幸福的，整整的三十年中，他從未有過憂愁，從未流過眼淚。像一股熊熊的火，儘是烘烘地燃燒，沒有一絲風雨吹襲過牠。

可是五年前，他剛做過六十歲生日的後幾天，一個晚上，他的事務所裏忽然來了個三十多歲臉色蒼白的中年人。

「大律師！我有一件事要請你幫幫忙！」那中年人一見他，就帶着懇求的口氣說。

「你有什麼事？」他叫那中年人坐下後，問着。

「我要請你幫忙一件關於遺產的事，讓我把一切情由向你述一遍：我姓李，我的父親在我出世前就死了，大概死得很快

，所以未曾留下遺囑。我的母親是父親的繼室，她僅生下我一人，另外我有幾個前母生的兄弟。小時候我的母親極疼愛我，但很不幸，在我六歲那年，我的母親突然瘋了。她一天到晚捧住父親的照片哭嚷，說是她殺死了父親，叫人家控她到監牢裏去。她又非常古怪地忽然憎恨起我來，一見我，就要趕過來打我罵我，說我不是父親的兒子，是野種，是壞蛋的子孫，有一次甚至抓起一把菜刀來要殺我。見她瘋得沒有辦法，我的兄弟把她鎖了起來，一鎖竟鎖了二十多年。

直到最近兩月，我們看她的腦子似乎清楚些了，不大哭嚷了，好像於心不忍，昨天我們就試試看放了她。那知一放她就闖禍了。今天早晨，我們發現她自己用菜刀割破了喉嚨，死在廚房的地上。更可笑的是，她竟用一張破舊的紙，歪歪斜斜留下幾句遺囑；說我的的確確不是父親的兒子，是她年輕時上了一個壞人的當，留下孽種。又說就是爲了想嫁給那壞人，她乘着父親病重，用毒藥害死了父親，因此悔恨痛苦了一世。最後她說無論如何，不能給我承受父親的遺產，因我不是父親的兒子……見了那遺囑，那前母的兄弟當然很高興。但大律師，一個瘋子的遺囑，

在法律上總可以不承認的吧？……我想請你幫幫忙……幫幫忙！……」

那中年人用急促的聲音述說完後，懇切地望着他，靜候着他的話。

「你的父親叫什麼名字？你的母親叫什麼名字？共留下多少遺產？」大概那類事件很普通，一聽，他就不加思索地問。

「我的父親叫李大雄，我的母親叫李玉珊，遺產有……」

「啊！玉珊！……」
不等那人說出以下的話，他的臉色猛地像死人一樣轉了灰白，失聲叫了起來！

那中年人以為大名鼎鼎的老律師突然害病，驚惶失措地想跑出去去喊人，但被他一把拉住了：

「你不要走！你告訴我，你的母親有沒有入殮？」

「沒有！……」那中年人茫然地搖著頭。

「好！」他瘋狂地狂喊一聲，向那中年人人道：「你快領我到你家裏去，我要去看看你的母親！」

當一個滿身血污的老婦人的屍體出現在他的眼前時，像一把尖刀猛刺進他的心，一陣不能忍受的痛楚使他全身發着抖。

沒有說一句話，他默默地從那屍體頭髮上扯下一個破舊的髮網。也沒有說一句話，他帶着那髮網，拋下三十年中獲得的榮譽，地位，和幸福，孤獨地隱居到許多無人認識他的小城小鎮。從此每個寂靜的黃昏，他用沉痛的眼淚，跪在那小小的髮網前低頭懺悔。……

那老人述說到這裏，微微地嘆了口氣，向我道：「孩子，這故事已經完了！」

「龍先生，你已這樣孤獨地懺悔過五年了嗎？」我問。

「是的。」他輕輕地點了點頭。

「那你又何苦呢？」我望着他痛苦慘白的臉，感到非常難受，就這樣說：「到底你並未親手殺人，也沒有別人知道這件事，你又何苦如此呢？」

「是的，就因為我並未親手殺人，所以我瞞過了嚴明法律，瞞過了世人的耳目。然而孩子，……我不能瞞過自己的良心！……」說到「良心」兩字，他的兩手緊按住胸口，一串粗大的淚珠滾落了下來。

△蝴蝶有生皆是幻，
△鴛鴦無處不成雙。

場歌袖領 • 袖領場歌

場 歌 樂 高

五 五 九 五 九 話 電 址 原 樓 三 界 世 新
劇 平 稽 滑 表 日 五 三 星 每 童 神 小 社 聲 新

(起 半 時 七 晚 每 場 夜)

候 伴 點 歡 堅 陣 歌 基
教 座 唱 迎 強 容 星 本



農人們

契科甫原著
楊絢霄譯

那些姑娘用法語對那學生談着，然後地咆哮着。

就遞給薩沙二十個科比。當年老的奧薩柏見了這，他的臉龐也就因了希望而顯出光采來。

(註三) 村佐 (Starosta)，輔助村長辦理村務者。

第六章 小屋

「謝謝上帝，沒有一些兒風，」他一面說，一面把臉轉向那個學生。「否則在一個鐘頭之內我們這裏所有的房子都會給火燒掉，先生，慈善的先生，」他羞赧地添着說，「是一個寒冷的早上，我們正急於要暖一下身子……謝謝你的好意，給我半瓶酒喝……。」

奧薩柏的暗示證明是徒然的；於是他就咕噥着，蹣跚地走回家去。奧爾伽站在村子的盡頭，望着那輛車子渡過河去，望着那兩個賊過地向着那輛等在另一盡頭的車子走去底俏麗姑娘。她滿腔高興地回到小屋。

「那樣善良的人！這樣美麗！那些年青的小姐，真象小天使哩！」

「願他們毀滅！」貪睡的斐喀拉恨恨

瑪亞覺得不很高興，並且說她願意死去。不過她體驗到的那種生活却像適合斐喀拉的脾胃：她愛貧窮愛醜陋，而且還愛那種無間斷的下流話。給她什末，她就吃什末，並不挑選，並且能够睡在無論什末地方而不會覺得不舒適；她把污水倒在步驟的前面，事實上，她是從門檻內就把牠潑出去的，而且雖然裸着雙足，她也會踏過那些水潭。所以從頭第一天起，她便討厭奧爾伽和尼古拉，這除了是因爲他們嫌惡這種生活而外，是並沒其他的緣故的。

「我倒要瞧瞧你們在這裏預備吃些什末東西，我那從莫斯科來的貴人們！」她帶着惡意地說道。「我們且看！」

在九月裏的某天早上，斐喀拉，臉兒凍得紅紅的，顯出一副壯健而美麗的樣子

，手裏提着滿桶水；當她走進小屋，瑪爾亞和奧爾伽正坐在桌傍喝茶。

「茶……和糖！」斐喀拉諷刺地說道。「你們是上流的女子！」她添上了一句，放下水桶。「你們每天喝茶，這真時髦！看你們會不會給茶脹死！」她一面繼續說，一面憤懣地對着奧爾伽。「你在莫斯科吃得真好，你這肥牛！」

她轉動着鏈條，於是就對着奧爾伽的肩膀打去。這兩個女人拍着她的手，嚷道「呀，聖徒啊！」

之後，斐喀拉就回到河邊去洗衣服，她一路高聲地罵着，連小屋裏的她們都聽見了。

白天過去了，跟着來的乃是漫長的秋夜。除了斐喀拉而外——她到河邊去了——所有的人都在捲絲。這絲是從一個鄰近的廠家派出來的；而在這種工作上，整個的家庭在一個星期內還得不到二十個盧布。「我們比較奴隸總要強些，」老頭兒

一面說，一面就匆忙地捲着。「在那些年頭兒，你得做，吃，睡。……每樣都得按着它們的順序。在午餐時，你有菜湯和稀飯，而晚餐時又是菜湯和稀飯。你要多少小胡瓜和椰菜就是多少；你得痛快地吃，你要多少就是多少。還有條規哩。每個人都知道他的地位。」

小屋裏的一盞燈兒黯淡地發着光，冒着煙。當無論那個工作者站起身子而走過燈前的時候，便有一個黑影落在窗子上，於是那輝明的月光便照了進來。年老的奧薩柏慢吞吞地談着解放以前的農夫是怎樣地過活，就在這些村子裏——現今住在這些村子裏的人們依然過着窮苦的生活——怎樣有着許多游獵團隊以及在那些日子裏農夫們又是怎樣無限止地用麥酒款待他們；一輛輛車子怎樣載着年青地主享用的野味趕到莫斯科去；那些壞人是怎樣給鞭笞並怎樣給放逐到德佛爾地方去以及好人是怎樣地受獎賞。婆婆也講述着。她還記得一切的事情。她談起她那年老的主婦，她是一位良善的敬虔的女子，不過她却嫁給一個頑劣而淫蕩的丈夫；而她所有的女兒底婚事也都非常地可笑：一個似乎是嫁給一個酒棍；另一個是嫁給一個低微的生意人；而第三個却偷偷地逃走了（她這位婆

婆，那時還不會嫁人，對於這件事情也會出過力）；但是不久以後她們就統統象她們母親這樣地因了憂他而死去。因為婆婆想起了這些事情，她也開始慟哭起來。當聽到一陣叩門聲的時候，大家就都害怕起來。

「奧薩柏伯伯，讓我在這裏過夜吧！」

走進小屋來的乃是一位矮小的，禿頭的老頭兒，蘇荷甫將軍的廚子——他的帽子已經給火燒了。他坐下來，傾聽着，而且，象他的居停似的，也談着許多奇奇怪怪的遭遇。尼古拉，他坐在坑上，雙腿懸垂着，也傾聽着，而且還探問他在地主邸宅裏吃些什末東西。他們談着炸肉片，各樣的羹湯和蜜果；至於那廚子，他也具有良好的記憶力，談起許多現在沒有人吃的食品；譬如有一種食品，是用牛眼睛調製的，牠是被稱做「早晨醒來的」的。

「你可曾做過那炸馬肉片？」尼古拉問。

「不。」

尼古拉帶着一種非難的神氣轉着他的腦袋說道：

「那末，你該是一個奇妙的廚子了。」

小姑娘們有些坐在坑上，有些躺在坑上，她們都睜大眼睛向下望着；那裏像有

無數的小姑娘在走動——正如天空中的小天使一般。這些故事使她們覺得高興；她們歎息着，抖擻着，一會兒因狂喜而失色，一會兒却因恐怖而改容，而且還喘息着，連動都不敢動一下；她們諦聽着她們婆婆所講的故事——牠是所有故事當中之最最有興趣的。

他們都靜悄悄地安睡了；至於那些老頭兒，因為他們的故事所激動，想起青年時代是如何的快樂——他們在青年時代縱使是貧窘的，但留下來的却盡是一些快樂的，活潑的動人的回憶——以及死是如何的殘酷；因為他們都快死了。還是不想牠倒要來得好些！燈火熄了。於是那黑暗，那兩扇被月光照得亮亮的窗子，那寂靜，那搖籃所發出來的喀啦聲；都使他們想起了生命已經過去，牠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他們打起瞌睡來，喪失了知覺；但是驀然有人碰着他們的肩膀或者是朝着他們的臉兒呼吸幾下——那就不能真正地入睡了。死的念頭潛進他們的腦子裏，他們轉過了身子，忘却了那死的恐怖；但他們的腦子裏却又充滿着隨舊的，卑賤的，冗長而討厭的念頭——窮困，食糧，物價上漲的念頭。於是他們又重復想起生命已經過去，牠是永遠不會回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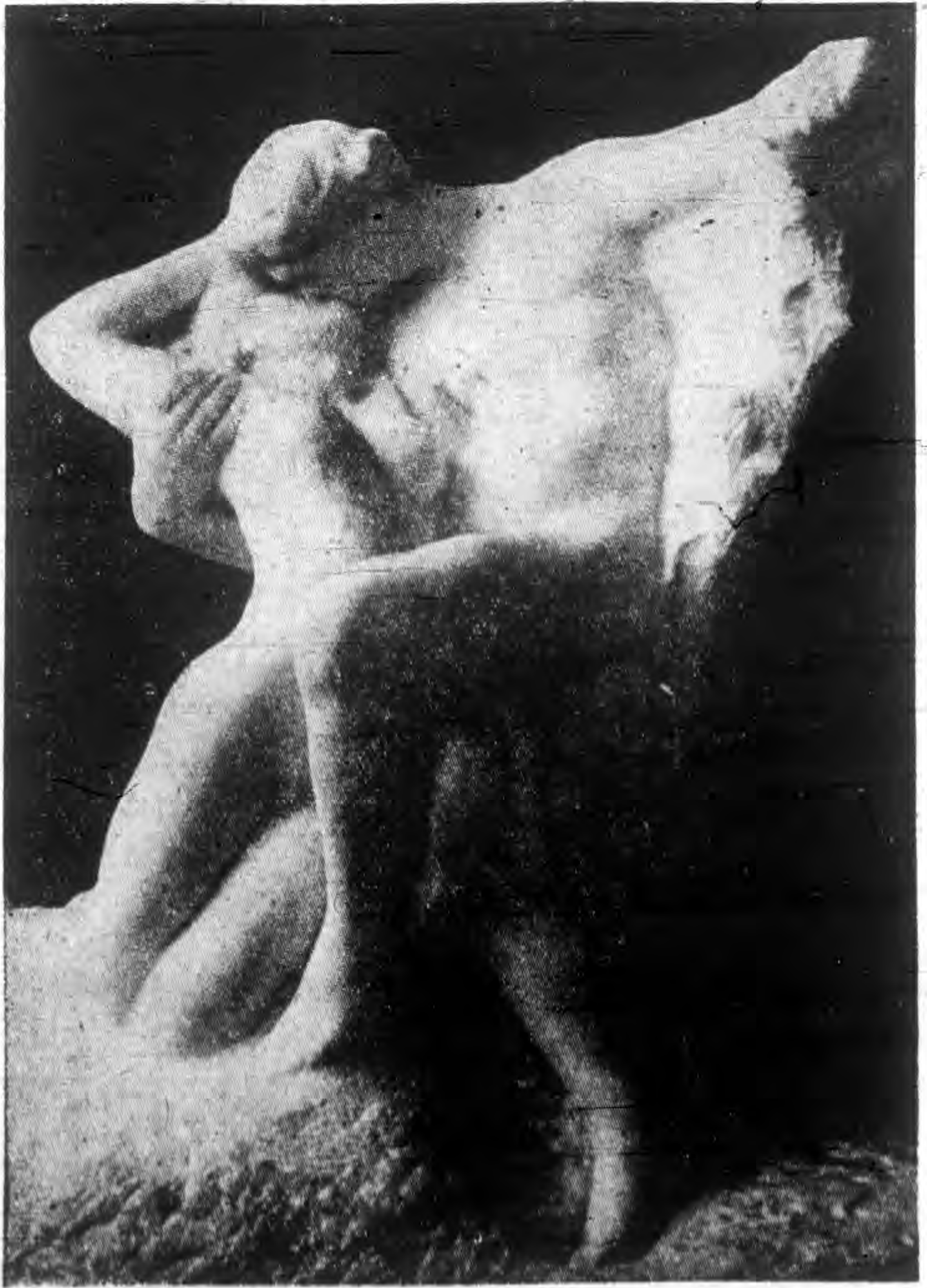
（待續）

▷歌氣正祥天文書生先翁龔鄧◁

龔翁先生書法，直追鍾王，旁及漢魏。世所宗仰！客臘歲闌得其所書文天祥正氣歌一幀，彌足珍貴，亟製版以餉吾讀者，因有草書，特錄原文一通，以作釋文。「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星辰，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星辰，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

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吳字係筆誤衍文。）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脊，如此再寒暑，百沴不辟易，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以遠，典型在夙昔，風檣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按：本刊封面題眉，即龔翁先生所書，因簽名用草書，故屢承讀者來函詢問，附答於此。）



春

此像在陸唐作品中，為帶有架空，傾向者。配以兩個人物，姿勢毫不勉強。一方舉起左足，足下有影，調子更強。又周圍界綫柔軟，肌肉豐滿，全體有優麗之綫，乃一八九四年世界名作。



憶

哇德孟，一八七七年生於法國，一九二七年因自開汽車，肇禍而逝世。

彼在日本，歡迎者衆：在本國亦有相當地位，乃一彩色畫家，此作品，現陳列於劉克桑美術館。其作品，色彩鮮明，眩耀人目，頗有魔力。

胡亞光造像序

映厂夏敬觀

明清以來，傳神寫照，約分二派；師曾波臣者，有謝文侯，沈爾調，徐象九，張子遠，子遠子德思，顧仲書，郭無疆，徐瑤圃，顧雲程諸人，此以古爲今，自成家數，與禹慎齋白描，兩顧微暈脂赭，雖非相師，同一源也。師焦秉貞者，則冷吉臣，崔象州，莽卓然，金介玉等，自攝影術東來，繪像



映亮遺像七十歲遺像

者大率焦派，古法蕩然無存矣。

胡君亞光，得外家戴文節之傳，雅擅丹青，遂兼習西畫，研討寫貌之法，於曾焦二派，取長舍短，駸駸乎欲別樹一幟。昔朱竹垞述曾派門徒之語曰：方其未得，若有所膠於中而不釋，及其既得於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胡君蓋有會於斯言矣！

孝經講義

唐文治

孝經翼(論語論孝)

△其爲人也孝弟章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此言和氣之可以消戾氣也，人性皆善，何以人之犯上作亂有出于所好者，蓋有二等；一由於性情之桀傲，一由於氣習之浮囂，能孝弟則居家庭鄉黨，自無此二弊，此節當與孝經五孝章參讀。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著於地謂之本，離地即槁，人子依於父母，不可稍離，亦猶是也。本之道生，根本固則枝葉自然暢茂，孝弟爲仁之本，親親而後能仁民，仁民而後能愛物也。當與中庸大本達道參讀，後漢書延篤仁孝論曰：仁人之於孝，猶四體之有腹心，枝葉之有根本也。手足痿，腹心豈有不痛者，枝葉摧，根本豈有不傷者，春秋之世，兼愛之說漸萌，人倫淺廢，故大學亦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司馬遷屈原傳曰：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嗚呼！人而忘本，尙得爲人乎？故初學記引鄭君本爲仁作爲人。

△孟武伯問孝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朱注謂人子當守身慎疾，而以父母之心爲心，義極精確，試思人子當疾病時，父母之憂慮急迫爲何如？我而不知慎疾，致使父母有限之精神，消磨于生我助勞之後，良知尙在，何以自安？或曰：子憂父母之疾，孝經所謂病則致其憂是也。或曰：此疾兼言身心之疾，猶言弊病，如孟子所言惰其四支等五者，固疾也。曾子所言居處不莊五者，亦疾也。身心之疾，非藥石可療，故夫子於問孝時示之，二說皆足補朱注所未備。

△子夏問孝章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古註謂承望父母之顏色爲難，此指父母之色而言。朱注引禮記祭義篇：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

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指人子之色而言。愚謂色難，當兼父母之色與人子之色而言，太和之氣，周浹于家庭，是乃天地間生理生機之所發見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必父母之色與人子之色，斷合無間，其和氣發于無形之中，是乃所謂生理生機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是不獨父母與人子之色，即父與母之色，亦或有未能一致者，孝子當巧變以安之，則尤難矣。言念及此，人子體察本心，培養愛情，當復何如？若僅僅周旋膝下，承望顏色，不過偏端而已，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蓋就聖門賢者而言，禮云：中孝用勞。又云：其下能養。孝經言：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古人有聞其父叱噎而泣下者，若能盡己之力，代勞善養，亦未始非孝，聖人斯語，蓋爲賢者發爾。

△事父母幾諫章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有七層意義。幾諫一層，見志一層，不從又一層，敬一層，不違又一層，勞一層，不怨又一層。僅十七字，包七層意義，惟論語有此精密文法。朱注：幾，微也。或云：相幾而諫，亦通。見志者，以人子之心理，默察父母之心理，曲禮所謂視無形，聽無聲也。其尤要者，尤在不違二字。不違者，非以從親之令爲孝也，蓋父母有過，而使子行之，則於不違之中，必當彌縫其闕，匡其失，而使其過消弭於無形，是以愛勞籌畫也。（勞兼服勞愛勞之義。）大戴禮會子事父母篇：曾子曰：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甯，由己爲賢人則亂。又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案行之如由己者，父母之行即己之所行也，巧變在其中，則父母處於無過之地，故無咎，由己爲賢人，自矜其賢，而揚父母之過，故亂爭辨者，爭是非也，兄弟爭是非，猶不可，況對於父母乎？

△父母在不遠遊章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人子能不離膝下，春暉永駐，其福最大，而有不得不遊者，或求學也；或就業也；或從政也；此在父母，若係獨子，或最鍾愛之子，於離別時有牽衣隕涕者，即不然，以大義相勉，而其凄然之意，常在無形之中，夢魂之隨其子，醒時有涕泣者矣，而人子之夢魂，依依於几杖，戀戀於庭闈，思之能毋惘乎？戰國策齊策：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夫父母之情若是，人子之心，其何以堪！聖人立遠遊之戒，蓋不得已之言也。若至於涕泣辭墓之日，終天抱恨，其何及矣！余昔年作此章制義云：行遠靡靡，中心如醉，得我父慰勞之語，不

覺悲從中來！冬日烈烈，豈曰無衣，念我母縫紉之艱，曷禁愴焉欲悌。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蔡邕琴操，載：曾子遊學聖門，一日早起，作思親歌曰：歔歔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兮欽盜。孝親者，宜譜是歌以傳之。唐狄仁傑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登太行山，仁傑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恨久之，雲移乃去。可謂孝思不墮矣。

△三年無改章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前見學而篇，汪容甫述學曰：三年無改，爲其合於道也。何以言三年也，蓋至於三年而無改，則可概以終身也，是以可謂之孝。若非道而猶不改，則是成父之過矣。先儒謂改父之道，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恐未是。余向主其說，後又得一說云，三年居喪時也，以絲之方命地族，禹尙能消弭其過，故禮記祭法篇曰：禹能修絲之功。楚詞天問篇贊之曰：纂修前緒，遂成考功。若於居喪未滿之時，即大改厥考所爲，以揚親之惡，於心安乎？此說尤善。

△父母之年章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生凡事，皆可追補，如求學辦事之時皆然。惟父母之年，則一往而不可復得，故聖人不曰父母之年當知，而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蓋喚醒萬世爲人子者之良知也。人子而不知父母之年，其良知安在乎？喜懼二字，未可拘說，以常理言之，父母在五十以前，則喜時多而懼時少，在五十以後，則喜時少而懼時多。然當父母健強，則往往而喜，當父母疾病，則往往而懼，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常往來於胸中，所謂喜懼交併也。然更有在無形中，人子不可不知者，大抵父母年齡之修短，係於心境之鬱舒，心境而愉快也，則年齡自然久長，心境而抑鬱也，則年齡自然迫促，故父母之壽與不壽？實視乎人子之孝與不孝？由是思之，其爲喜乎？其爲懼乎？當兢兢業業，求所以永父母之天年矣。

△人未有自致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子之身體髮膚，皆父母所賜，身從何來？親喪則已亦似斬矣，可不自致乎？且愚嘗謂人子當親之始喪，已非疾病祈禱之時矣，泊乎殯斂，非復始喪之時矣，泊乎送葬，非復殯斂之時矣，往如墓，反如疑，吾親之音容，永無復見之期矣！其可不自致乎？此章當與禮記檀弓篇喪禮哀戚之至一章並讀，讀之而徬徨涕泣也，曷若于吾親未喪之前，汲汲焉服勞奉養而自致其力乎？

中庸新解

胡樸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求，責也，我所求於子臣弟友者，皆不能以之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是不能盡已，并不能推已也，五倫不言夫婦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前已言之也，禮，是所修之道以為教，五倫，是教所實施之處，丘未能一者，非自謙之辭，警人當勉之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庸德庸言，即中庸之道，見之於言行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者，即不為愚不肖之不及也，有餘不敢盡者，即不為賢知之過也，君子胡不慥慥爾者，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慥慥，言蹙也，急急也。廣雅：蹙，急也，近也，慥慥者，勉勉不敢緩之意，猶言汲汲爾。言君子胡不汲汲自勉乎？廣韻：慥，言行急也。正指此篇言行慥慥而言，蓋出盧植王肅諸家所注，較鄭義為長，按王說可從，言顧行，行顧言，正勉不敢緩之意也。

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管子水地篇：素也者，五色之質也，引伸為樸。白虎通：其事素而不飾。注：素，樸也。又引伸為本。廣雅釋詁：素，本也。素其位而行者，安其本然所居之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無出位之思想，而慕乎其外，樸者之事也，素位之素含兩義，於文字言是本義，於意旨言是樸義。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大，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國家與社會之亂，以民不樸質，多慕外之思想，而不肯安其本位也。行中庸之道，只須各安其本位，再就本位上努力，素富貴而行富貴之道。如禹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不僅不驕不淫已也，素貧賤而

行貧賤之道，如顏子單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原憲三旬九食，歌聲着出金石，不僅不詔不移已也，素夷狄而行夷狄之道，如文王爲西伯，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不僅隨其俗，守道不改已也，素患難而行乎患難之道，如子路正纓而死，不僅臨危不傾，守死不長已也。無論環堵若何，無入而不優游自得，有禹禘之行爲，視民如傷，在上位自然不陵下，有顏原之節操，以道自樂，在下位自然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而非，此行乎夷狄之道也，不怨天，不尤人，守死盡道，此行乎患難之道也，凡此皆是君子素位而行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

易：平易，坦易也。居易者，以坦易之心，處平易之地，所以能素位而行也。天之所付予曰命，引伸非己所能自主者，一如天之付予，亦曰命。易，是己所能自主者，故居之，命，是己所不能自主者，故俟之，居自己能主之常，以俟自己不能主之變，君子所以坦蕩蕩也。險；易之反，徵求也。幸，謂不當得而得，小人不能素位而行，時時顯乎其外，以陰險之心，行危險之地，求不當得而得之事，小人所以常戚戚也，此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實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小爾雅，張布謂之候，候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鵠，射之的也。禮記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諸正己，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之言，與射義相同，子思引之，重在反求諸其身一句，第二章言中庸之道，難知難能，第三章言必知仁勇俱備，而又持之以禮，不爲素隱行怪之事，以顯中庸之道難知難能，然而不難，只要素其位而行已矣。素位而行，不必他求，只要反求諸其身而已矣。

右第四章，言修道爲教之理，並略及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事，朱子二十三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上言誠意，正心，修身，是修道之教之盡於在己者，此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修道之教之盡於在人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爲人倫之本，總言之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夫婦爲家庭之本，別言之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引詩小雅棠棣篇，以明和好之家庭，自夫婦始。又引孔子言父母其順矣乎，以見家庭和好之極致，此禮教之初步，易咸恆及家人之卦，詩周南召南之篇，皆是以禮教組織家庭之事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道，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此由家庭擴充為宗族也，由家庭擴充為宗族，在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之所自起也，尊祖而有之祭祖禮，鬼神之德者，言所祭之祖也。其盛矣乎者。贊歎之辭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言祖宗之形不見聲不聞也。體物而不可遺者，言祖之神靈無不在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言祭時之形式莊嚴也。如在其止，如在其左右者，言祭者之精神，與祖宗之精神，遙相接也。宗法社會之祭禮如是。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引詩大雅抑篇，以歎致祭之誠也。格，格之借字。格，至也。矧，况也。射，與敦通，敦，厭也。言祖宗來享，其神靈不可測度，祭者豈可厭怠而不敬，恭敬存之於心，而莊嚴即見之於貌，存於心雖微，見於貌則顯矣，未有微而不顯者，此誠之所以不可揜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所饗之，子孫保之。

言舜之治國平天下，由於舜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也。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此舜之所以為大孝也。德為聖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治國，平天下也。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垂名於無窮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此言修道為教，易物質之欲望，為精神之欲望，能操必得之權，因舜之大孝而暢言之，大德者，精神之修養也。必得者，毫無疑義也。必得其位，上文尊為天子也。必得其祿，上文富有四海之內也，必得其名，上文宗廟饗之也。必得其壽，上文子孫保之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不以武力得之，而以大孝得之，不僅得位祿，且得名壽。不僅曰得，而曰必得，人之欲位祿名壽者，可不自勉於修道之教乎。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因材而篤，天生物之常理也，栽者培之，非私恩也，以其本固也。傾者覆之，非私仇也，以其本不固也。積善之家，必有所餘慶。必有，即必得之意。以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證大德必得之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引詩大雅假樂篇，再證必得之理也。嘉樂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憲即顯。）宜乎人民，必然受祿於天。受祿於天之後，天必然保佑之，且必然申命而保佑之，本修道之教，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能必得，故曰大德者必受命。不僅是贊美舜之辭，所以為後人言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上言處家庭之變，而能齊家如舜，此言處家庭之常，而能齊家如文王，以見修道爲教效力之宏，周之業，太王倡之，王季承之，武王成之。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雖未有必得之事，而已有必得之理，故曰：無憂，無憂者，道之得於心者，周遍而充滿也。

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必得也，續，繼也。壹，即壹。鄭玄云：衣讀如殷，擊之誤也。爾雅釋詁：戎，大也。壹戎衣者，用兵伐大殷而殲之也。司馬光中庸廣義曰：壹戎衣者，蓋言武王之取天下之易耳。朱熹中庸章句，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但此無關大義，不過考據家之爭執耳。要之是言武王伐殷而有天下，而不失天下之顯名也，武王雖以武力取天下，而繼志述事，仍不出於孝之行爲，雖不言有大德，而不失天下之顯名，則修道之教必有得於心也，而況繼太王王季之緒乎，此所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一如舜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述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玄曰：末，猶老也。閔若據四書釋地，據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且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有七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據閔氏所考，未受命，言老年受命也。禮至周大備，多出於周公之制作，而亦有因夏殷之習慣，追述太王以下，言葬祭之禮也，此即是修道爲教之禮文，宗法時代葬祭之禮，極爲重要，在制禮之初，原有深意，後遂流爲縟禮繁文，而卽於僞，故墨家非之，禮意千古不變，禮文隨時而變，故凡關於禮文之處，皆不解，以其不適用於今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繼志述事爲達孝，所謂天下之達道也，達孝，在於能繼志，尤在於能述事，毛奇齡曰：志，事之未行者。事，志之已行者。下文所言之禮，皆所修之道，禮非一時可以完備，必繼之述之，然後粲然具備也。周自太王以來，至於武王，而有天下，至周公而制作禮樂，其澤長，其流遠矣。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此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也。

鄉諺證古

張壽鐘編次

過飯 齊民要術：鯉魚脯過飯下酒，極是

酒為喫酒，亦是典。

谷外集。

珍美。

發酵 玉篇：酵，古孝切，酒酵。齊書：

臙頭 蜀語：豕項間肉曰臙頭。臙，音曹

下飯 過庭錄：惟飢可下飯耳。敬止錄：

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

滋味 見禮月令。

殺饌曰下飯。

：以酒母起麵曰：發酵。

開葦 表異錄：東昏侯喪潘妃女，闍豎營

迴殘 直語補證：物之賸餘曰迴殘。唐天

中飯 魏志王修傳注，引魏略云：未嘗不

肴羞曰：為天子解菜，猶今云開葦也

寶間，修造紫陽觀敕牒，有迴殘饒若

長夜起坐，中飯釋餐。

量洪 南史：梁元帝徐妃，性嗜酒，多洪

千貫，迴殘銀若干兩之文，見元劉大

點心 野客叢書：世俗例以早晨小食曰點

醉，（案：吾鄉謂酒量大曰量洪，本

彬茅山志。

心。案：俗呼小錄：午前午後小食，

此。）

湯酒 山海經華山首說祠祀禮云：湯其酒

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唐鄭僂為江

水皮襖 小說補遺：瑛酒一名水棉襖。（

百壺。郭注：湯或作溫。翟灝通俗編

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則唐時

案吾鄉呼酒水曰皮襖，本此。）

曰：湯，讀去聲，與禮月令如以熱湯

已然。

蜜林檎 事物紺珠：酒名蜜林檎，言味如

之湯同音。湯酒，即溫酒也。宋人加

茶食 大金國志：金人舊俗，婿納幣，戚

蜜，色如林檎。

皿。擬老饕賦：有盪三杯之卯酒，其

屬偕行，以酒饌往，次進蜜糕，人各

一盤，曰茶食。

實為贅。（案：古今韻會：湯，他浪

一盤，曰茶食。

缸面酒 張彥遠法書要錄引何延之蘭亭記

切，熱水灼也。）

授頭 見廣韻授字注。

云：蕭翼過辨才院，就前禮拜，寒溫

滾湯 說文：滾，澆也。段玉裁曰：春秋

壽桃 正字通：麵食之長曰繭；斜曰桃。

既畢，延入房內，談說文史，意甚相

繁露，潘以滄湯。俗呼滾湯，一聲之

施于生辰，故曰壽桃。

得，便留夜宿，設壩面藥酒茶果等。

轉。

餛飩 見廣韻餛字注。

江東云壩面，猶河北稱壩頭，初熟酒

喫酒 漢上遺聞：喫酒，吾鄉土語也。乃

餛飩 見廣韻餛字注。

也。（案俗謂初熟酒曰缸面清。）

少陵送李校書詩：對酒不能喫。以飲

包子 直語補證：包子俗稱授頭，見黃山

眼中釘 五代史雜傳：趙在禮在宋州，人不中用 見禮王制。

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不相干 論衡：男女不相干。

：眼中拔釘，豈不樂哉：古人風語：不耐煩 南史庾炳之傳：為人強急而不耐

宋真宗時，丁謂用事，童謠云：欲得

天下富，須拔眼中釘。

厚面皮 南史文苑傳：高爽從縣閣下取筆

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

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千里眼 北史：楊逸為兗州刺史，廣設耳

目，善惡畢聞。或曰：楊使君有千里

眼，那可欺之。

不能發 漢書匈奴傳：平城之下，亦誠苦

，七日不食，不能發弩。唐書張巡傳

：士才千餘人，皆糧劣不能發。

殺風景 李義山雜俎，品目數十。其一曰

：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裊，

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

下喝道也。

開口笑 莊子盜跖篇：其中開口而笑者，

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太子細 北魏史源恆語人曰：為政當舉大

綱，何必太子細。

侵早起 傳錄錄：古寺行者云：五更侵早

起，更有夜行人。

窮到骨 杜甫詩：已訴徵求窮到骨。

不敢當 見儀禮士相見禮。

四通八達 見子華子問黨篇。

造言生事 孟子集注：好事，謂喜造言生

事之人也。

腳踏實地 聞見錄：康節曰：司馬君實，

腳踏實地人也。

無邊無尋 譚苑醍醐云：佛經無邊無尋。

尋與礙同。字書不載，僅見此爾。

七菱八落 直語補證云：萬光泰鴛鴦湖采

菱曲注引諺，七菱八落，言菱過七日

則落云。

黑白分明 春秋繁露：黑白分明，然後民

知所去就。

大而無當 莊子逍遙遊：吾聞言于接輿，

大而無當。

酒有別腸 五代史：閩主贛謂周維岳曰：

岳身甚小，何能飲之多？左右曰：酒

有別腸。

酒逢知己 五鏡會元：文準有酒逢知己飲

，詩向會人吟語。

生吞活剝 唐詩紀事：活剝王昌齡，生吞

郭正一。

非錢不行 三國志夏侯元傳注：蔣濟曰：

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朝野僉

載：當今赴選，非錢不行。

言過其實 管子：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

名。論衡：儒者之言，溢美過實。

好時好節 陳造雪夜次韻詩注：六一謂聖

俞曰：山婦云：好時好節，送詩攪人

家。不念吾輩所樂在此。

朝三暮四 見列子黃帝篇。

壁角落頭 見蘇軾大慧真贊。

福至心靈 史炤通鑑疏引諺語云云。

積少成多 中庸鄭康成注：言天地山川，

皆合少成多，積小致大。

生意活動 圖繪寶鑑：吳道子畫人物，生

意活動。

撐門拄戶 見王褒僮約。

債多不愁 李流芳詩：人言債多能不愁。

千變萬花 見列子湯問篇。

書學淺論

葉百豐

姜堯章亦謂：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又曰：不宜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故言結字，而以展促爲法，乃所謂平直相似，狀如算子，字中真趣，泯然無存矣。孫虔禮曰：初學分布，但永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要知虔禮所言平正者，謂不當狂怪，亦非整齊排比之意，終之平正，乃燭爛之極，歸於平淡，故傅青主亦曰：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也。愚以爲結字雖當有法度，但如歐陽李氏之三十六法八十四法，皆不必墨守者。夫結字之法，本不在多言，使肆習精勤，於米老堯章諸家之言，有所悟入，則信手行去，體勢飛動，超妙出塵矣。

九、章法

蔣醉峯曰：書法有三布白，字中之布白，逐字之布白，行間之布白，夫蔣氏所謂字中之布白者，結字是也，逐字行間之布白者，篇章之法是也。布白亦曰分布，分布者，宣君宣曰：黑之量度爲分，白之虛淨爲度也。

夫結體在字內，章法在字外，古人作書，豈僅精研筆法，雖字外之篇章，無不覃心於布置，是以神氣貫注，錯綜超妙，所謂十三行之妙，在三布白也。張雲門曰：古人寫字，政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藝之

能爲一筆書，蓋謂禩序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蔣赤霄曰：篇幅以章法爲先，運實爲虛，實處作靈，以虛爲實，斷處仍續。觀古人書，字外有筆，有意，有勢，有力，此章法之妙也。然則章法布置應如何，張敬玄曰：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解大紳曰：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疏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張敦復曰：一行之間，自相顧盼，如樹木之枝葉扶疏，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雜見，而先後相承也。

蓋前列諸家之言。無非謂氣勢當籠蓋全篇，自相貫注照應，然須知此必由於功力深穩，隨筆所至，出諸自然，所謂如絳雲在空，隨意舒卷，不得有意擺列造作，否則其大小錯綜者，皆成匠氣矣。篇章之妙，首推篆籀，次之則晉賢獨勝，唐人尙法過嚴，故稍遜，五代時唯楊少師擅此妙詣，蘇米遠邁唐賢，上勝魏晉，山谷君謨，愧不能比並，趙文敏乃包安吳所請，如市人入隘巷，不能上下左右空白有字者，董文敏似出於松雪之上，明季傅青主，獨悟此指，王覺斯未免有造作之跡，清代劉石菴，則駕趙董而得晉人風規，張叔未題跋小行楷書，有樸拙之趣，惜不能如石菴之超逸渾成，至館閣體盛行，則平直排比，有如木刻米字，而章法亡矣。近今書人，或狂怪無法，或徒事妍媚，多妄意塗抹，並用筆結字之法，亦蕩然無存矣。



怎樣研究外國語

何子恆

△從英文說起▽

中國讀英文的人數是很多的，但是真正讀成功的，可說是佔極少數。同時所謂成功者，大抵祇是對於英具有相當的閱讀能力，至於『聽』和『說』，便談不到了；至於『寫』，那更談不到。因此我們中國研究英文的人雖多，其中最大多數的人，還是失敗者。他們雖然在英文方面費了十多年的功夫，除了極淺近的東西之外，多數是看不懂的；除了極有限的幾句職業上的應用語之外，多數是聽不懂，說不來的；至於寫，除了極尋常而難免於錯誤的東西之外，可說很少人能盡情發揮，暢所欲言的。

中國人研究英文而失敗的人，為什麼有這樣的多？這豈是我們中國人智力上有所不如人的地方嗎？我敢說絕對的不是。這是學習英文時的方法上的錯誤，和智力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學習英文多年而不能

成功的人，大可不必自餒，因為他們的不成功，是由於學習方法的錯誤，而非智力上的缺陷。他祇要修正一下自己學習的方法，那他的成功不僅可以保證，同時根本不須費冗長的歲月。所以研究英文失敗者的當前問題，並不是灰心，失望，乃在檢討自己的研究方法究竟錯在那裏，隨時加以切實的糾正。

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便是這個問題。換句話說，中國人研究英文的方法究竟錯在那裏？我以為中國多數研究英文者的錯誤，就在將英文當作一種死的文字去研究，而不把牠當作一種活的語言去研究。他們研究英文的方法，多數是祇用視覺而不用聽覺的。因此他們即使看懂了英文報或英文書，但對於活的英文談話，演說，演講等等，往往瞠目詰舌而不知所云。殊不知閱讀英文的能力，固然是重要，但是聽英文的能力，則更其重要。並且一個人假使對於英文演說或演講，具有充分的理解

力，或者在他人誦讀一篇英文，復述一篇英文故事的時候，能够完全聽懂的話，那末他對於英文的閱讀能力，必然比那僅有閱讀英文能力而無聽取英文能力的人要高得多。換句話說：他閱讀英文的速度和理解力，一定要比沒有聽取英文能力的人高得多。所以單有閱讀能力是不夠的。因為閱讀的能力當中並不包含聽的能力，但在聽的能力當中則往往兼該閱讀的能力。再則有聽的能力的人，不難更有說或寫的能力，因為在聽的過程當中，英文的結構自會在我們的腦袋中逐漸形成深刻固定的路線，因此能說能寫是不成問題的。並且小孩子學話，本來是從聽入手的。假使一個小孩子的聽覺有缺陷，那末在他長大之後，必然成爲一個啞巴的。我們多數中國人學英文，既然祇恃視覺而不恃聽覺，那自唯有在談話的方面，成爲啞巴；在聽講的方面，成爲聾子。所以英文聽覺的發展，是萬分的重要，而不容稍有忽略的。

但是說到聽，當然不是說任何人的英文都可聽的。我們應該聽那標準的英文，每個字發音準確，每一句讀法都準確的英文。否則，一切不正確的讀音和讀法都會傳染給我們，成爲我們終身難以根除的惡習。關於字的讀音，許多字典上果然標着種種符號。但是這些符號的自身，是不會發音給你聽的，所以事實上究竟怎樣發音，單看字典上所標的符號，依然是個悶葫蘆。雖然這些符號的旁邊，還附有作說明的字例，可是假使學者對於這些字例的讀音，本來是讀誤的話，那末這種字例不獨『有等於無』，並且更將『以誤傳誤』的使你對於其他的字一概讀誤。這是何等的危險？所以初學英文的人，除了多聽正確的讀音和讀法之外，要樹立一個正確的英文基礎，實在是不可能的。

讀者讀到這裏，或許要問一聲：那末究竟怎麼樣的英文，纔是正確的呢？是不是英美人的英文纔是正確的英文呢？假使英美人的英文是正確的，那末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怎能獲得英美的教師呢？我的回答是：並不是任何英美人的英文都正確，也不是任何英美人都能做教師，正和我們中國人一樣，並不個個都是理想的語文教師。所以我們大可不必爲了這一點而懊喪

。並且除了英美教師之外，我們還有更好的方法，那便是用英美權威語文教授，學者的發音片來做我們學習的張本。用這種方法來學習，還有一種優點，那便是：我們可以從容不迫的諦聽正確的英文，一次不懂，再聽二次，三次，儘量的聽，直到完全聽懂爲止，不像尋常的教師將功課讀過一二遍，便不肯再讀了。因此用這種方法來學習英文，則學者的聽覺便能獲得循序漸進的充分訓練。這種語文的發音片，從前英國的歌林公司和倫敦的語言學會 The Linguaphane Institute 出得很多，可是現在上海可買不到。我在十餘年前，一時曾定買過許多這類片子，現在上海方面這類語文片子的人，恐怕不多。所以我爲了公之同好計，特別辦一個『英文研究社』，將發音片中的內容，編印講義，以便有志英文的青年，作爲聽習正確英文的楷模，我深信這許多英國教授和名流的發音片，無疑是我們學習英文的一條康莊大道。

在讀音和讀法的方面，有了具體而正確的標準和楷模之後，熟讀是另一個要件。因爲惟有熟讀之後，我們對於英文中最困難的動詞，介詞，熟語以及其他種種細微曲折的變化，纔有深刻的印象，不致像

過眼雲烟一樣的易於遺忘。不過，沒有正確的讀音和讀法做我們的楷模，而照着自已過去的錯誤的習慣，一味盲讀，則不獨一切的努力不會發生效果，同時更將加深語言上的惡習。這一點，是初學英文者所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所以熟讀是不可缺的，但必須學會了正確的讀音和讀法之後，纔能發生熟讀的效力，不致將寶貴的精神時間，擲之於牝虛。

許多人以爲要會講英語，祇要學些會話便够了。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因爲談話這件事情，祇要繼續到相當長的時間，便會節外生枝的又到期外去，隨而超越自己所預備的範圍；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們根本不能爲我們的英語預設一種範圍的，除非我們對於範圍以外的話，準備做雙子和啞吧。並且普通會話書上所開列的幾句話，即使全部記牢了，也去『足夠應用』的程度極遠極遠呢！還有些人以爲：假使單讀會話不夠的話，那末再加讀相當的讀本，總該能補會話的不足了，其實還是不夠的。因爲死記的方法祇是略取他人的現成句語，以供自己的應用。但所記的東西，總有限度，並且未必便適用於任何的『時地』，任何的場合，又未必能表達任何的情意，未必能敘寫任何的事態。換句

話說，所記的句語，總有窮於應付的時候，總有令我們徬徨而不知所答的時候。要補救這種窮乏，唯有能隨時隨地隨機應變的自己去創造句子，創造既合文法又合習慣的句子，纔能盡表達情意的能事。假使單靠死記幾句會話，死記幾篇英文，那末在死記範圍以外的句語，當然瞠目詰舌而不知所云了。這種情形，正和國家對外戰爭時候自己不能製造軍火武器同樣的危險。

但是，要能自由造作種種式式的英文句子，應該怎樣辦？我的回答便是研究文法。不過研究的方法既不能像走馬看花一樣的路路看過，也不能呆呆板板的死記定義和規則。用前一種方法研究文法，則文法在我們的腦中不會有深刻的印象；用後一種方法研究文法，對於我們談話和作文的時候，同樣的沒有補助，因為在我們和人家會談的時候或者趕速要寫些東西的時節，我們無論如何是沒有思考文法規則或習慣用法的餘暇的；即使我們勉強要去思考這些文法的規則，結果祇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使自己成爲囁嚅猶豫無話可說的啞吧。就是寫作的時候，去思索文法上的規則，也會影響作文的速度。所以研究文法的正途，乃在充分練習文法或習慣上各式各種的用法，使之成爲自己個人的習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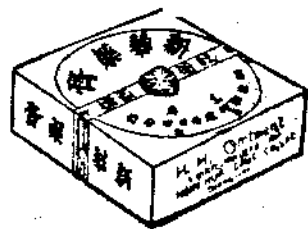
。習慣一成，則出言吐語，造句作文自然會合乎合法的。如是，則文法的規則，也就不記憶而自記憶了。我爲了使中國學生在這方面獲得充分的練習，現在正從事於編著『英作文的系統的訓練』一書，期於一年內完成，並將編成的部份作爲『英文研究社』的作文講義，我深信學若將這種講義，依照我所開的方法，加以充分的練習，使之達到談話時的速度，則在談話的方面，自然能夠應對如流，暢所欲言；在作文的時候，自然對於種種式式的英文句子，也能很迅速的加以造作。一句話，我們若能將文法上的種種用法和習慣上的種種用法，變成了自己的習慣，則不獨談話的時候，可以左右逢源的隨機應付，就是在作文的時候，也必能頃刻千言迅筆疾書。（編者按：有志英文的青年，欲求英文的深造，可至華山路（即海格路）二八一弄三五號英文研究社，即何先生主辦也。）

壽孫壽成君六十 趙宗朴

六十星霜多閱歷，一枝妙筆自縱橫，青衿拾芥會磨盾，白首裁書若點兵，浙水種桃宏教育，滬江采藥主齊盟，階前玉樹方葱鬱，會慶含飴再舉觥。

新華藥膏

H. H. Ointment



△注 治▽
瘡癤，丹毒，
化膿瘡，急慢
性濕疹，疔瘡
，面疱痔瘡，
化膿性膿疱瘡
，各種皮膚潰
瘍等症。

外科專家 姚瑟若醫師經驗處方
醫藥專家 劉步青醫師指導配製

上海新華藥行發行
問世四載 到處有售

病廢閉門記

胡樸安

尤善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凶者可變爲吉，厲者可變爲无咎，惟成兩既濟，本卦既不能升降，他卦亦不能旁通矣，蓋人者，天地之動物也，內部思慮不動，外部手足不動，即爲廢人，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寂然不動者，非不動也，不亂動也。二五先行，初四三上從之，即不亂動，焦氏謂之當位，初四三上先二五行，即是亂動，焦氏謂之失道，惟不亂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人手足不行，外部不動也，思慮不用，內部不動也，遂成兩既濟點矣，焦之精意如此，似未有人爲之明白表而出之耳。紀慎齋之易，不過河圖·洛書·先天·後天，貫串說之而已。端木鶴田之易，雜卦·錯卦·正卦·反卦·命卦·繫卦·聲韻卦，其例極密，其意轉晦，竊謂不當如是說也，計余藏有易經四百餘種，涉獵者三百餘種，細讀者五十三種，皆加朱點，撰有提要，于是喟然歎曰：古今說易之書，約計二千餘家，我所有者，不過五之一，曾經涉獵者不過七之一，以意度之，能將一部周易，說明究竟是件甚麼東西者？必無有也。即焦氏之書，於人生哲學，不過一大輪廓而已，豈周易真是一部神祕不可知之書乎。於是更放開大膽，本序卦之說，於古史立場而解說之，屯卦，是神農時代，建立酋長之事。蒙卦，是酋長領導民衆，而教誨之事。需卦，是教導民衆耕種之事。訟卦，是民衆爭奪飲食而訟之事。師卦，是行師解決兩團體互相爭鬥之事。比卦，是開國之初，建萬國親諸侯之事。小畜卦，是開國之初，會獵之事。履卦，是以履虎決定覆帝位之事。泰卦，是履帝位以後，巡狩朝覲之事。否卦，是天子失德諸侯不朝之事。同人卦，是民衆聚會，謀覆共主之事。大有卦，是推一人爲之長，組織民衆之事。謙卦，是會合民衆，教以稼穡之事。豫卦，是建侯行師，檢閱軍隊之事。隨卦，是大有之民衆，隨豫之侯，以行征伐之事。蠱卦，是征伐歸來，教民衆以孝之事。臨卦，是君主登位臨民之事。觀卦，是以神道設教之事。噬嗑卦，是用獄治民之事。賁卦，是男女會聚結爲夫婦之事。剝卦，是洪水爲災，廬舍剝毀之事。復卦，是因水災遷徙，復其故業之事，无妄卦，是新居始定，未甚安寧之事。大畜卦，是以田獵濟耕種之窮之事。頤卦，是以耕種自養之事。小過卦，是改土穴爲房屋，建築房屋之事。坎卦，是因建築房屋，掘土所成之坎，蓄水設險以守之事。離卦，是坎上置離，以鞏固防禦之事。咸卦，是男女正式婚姻之事。恆卦，是夫婦正居之事。遯卦，是擇鄰遷徙之事。大壯卦，是努力生活之事。晉卦，是擴充國力之事。明夷卦，是文王蒙難之事。家人卦，是組織家人之事。睽卦，是一夫多妻之家庭，乖睽之事。蹇卦，是諸侯皆來決平之事。解卦，是文王決平諸侯訟獄之事。損卦，是文王節儉自損之事。益卦，是損己益人，文王得民心之事。

夫卦，是文王分決一切之事。姤卦，是婚媾往來之事。萃卦，是會聚衆家庭立祖廟之事。升卦，是萃功告成，民衆上升爲國盡力之事。困卦，是南征受困之事。井卦，是推行井田之事。革卦，是周革殷命之事。鼎卦，是周革殷命以後，正位之事。震卦，是正位以後，自治以治民之事。艮卦，是遷徙殷頑，使之各安其土之事。漸卦，是殷頑遷徙以後，教以組織家庭之事。歸妹卦，是殷貴族之女，歸於男家之事。豐卦，擴大殷頑組織家族之事。旅卦，是殷頑不安其居，散而羈旅於外之事。巽卦，是羈旅於外之殷頑，順時而入之事。兌卦，是殷頑來歸，說以勸之之事。渙卦，是教殷頑立祖廟之事。節卦，是立祖廟以後，教以禮文有節制之事。中孚卦，是會聚殷頑田獵示信之事。小過卦，是頑民自獵之事。乾坤兩卦是緒論。既濟未濟兩卦是餘論。自屯卦至離卦，爲艸昧時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過卦，爲周初文武成時代之史。本卦辭，爻辭，彖辭，象辭，字解而句說之，確然知其不可易也。訓詁一本文字學，除與訓詁有關係外，不採用漢宋易學家一字，即有採用者，皆是借其說以就我義，六十四卦之記事，銜接而下，毫無前後凌亂之處，且每卦爻辭，皆秩然有序，而已日乃孚，先申三日，先庚三日，皆與尙書之益稷與武成合，斷非偶然之事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利西南不利東化，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皆以西南爲周，東北爲殷，亦斷非偶然之事也。我雖不敢過於自誇，但以古史說易，爲自來說易家所未有，自我啓之，我個人之成功，可斷言也。知我罪我，皆聽世人。民國三十一年胡樸安自序。

我著周易古史觀，言二千年來言易者所未言，誠不免有駭人聽聞之舉，我雖自信甚力，而亦頗欲徵朋輩之意見，作切磋琢磨之助，先將自序一篇印出，分寄諸友，翼日得沈曉民先生函，知沈竹初先生，已有周易古史之說，見於鍾欽所輯之周易餘說，又得馬夷初先生函，知章太炎先生，亦有周易古史之說，見于制言五十五期，樸安所藏之周易易解，則缺少周易餘說，而制言則無其書，閱旬日，二書皆得之張氏古歡室，竹初先生，根據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一語，其所云史者，是紂與文王之史，與樸安所云上經是艸昧時代至殷末之史，下經是周初文武成時代之史不同。太炎先生根據序卦，與樸安之根據相同，乃僅說至否卦而止，亦不過言其大略而已。要之沈章二先生，其所根據雖不同，皆不能六十四卦具說，且不能合六十四卦之卦辭，辭象辭象辭，字解而句說之，蓋竹初先生易學極深，其周易解十卷，無漢宋門戶之見，兼象數理而不穿鑿附會，明先天後天同位之義，而能有此古史之觀，其思想之不束縛，爲何如耶！太炎先生，素不研究易，其序周易易解云：「余少嘗偏治諸經，獨不言易。」又云：「余嘗取八卦方位觀之，知古之布卦者，以是略識中國疆理而已。」此序作於民國二十年，尙不以古史說易也，二十二年，在無錫師範學校演講歷史之重要，始有周易實歷史之結晶云云，是太炎先生並未研究周易，不過根據序卦，證明歷史之重要而已。馬夷初先生云：往時曾聞宋平子先生論易，於首七卦，一以社會進化之義爲說

，往為太炎先生道平子意，是太炎先生歷史重要之演講，不知不覺中，感觸宋平子之言歟？夷初先生言，平子亦未成書也。古來以史證易者，以樸安所知，除楊誠齋外，為清章世臣之周易人事疏證，查彬之湘蕪漫錄，易順豫之易釋，然皆不以易之本身即史也。樸安於六十四卦之卦辭爻辭象辭，除乾坤兩卦為緒論，既濟未濟兩卦為餘論外，皆是歷史紀事之文，無一字不解，無一句不說，並非模糊影響之言，亦無牽附會之語，自謂可以發周易千古未發之秘也。

我根據文字學，考古史，做過幾篇文章，已記之于病發閉門記第三周年矣，而茲之周易古史，觀其文字之解說，每合於文字學之初義，如屯卦女之貞不字之字，（字，愛也。）訟卦之訟，（以手曰爭，以言曰訟，訟之初，當是兩造相爭之言，古文從谷者，兩造相爭之山谷之間。）師卦之師，（師从自，从巾，衆意也，師之初起，不必二千五百人，从巾，周巾也。从自，小阜也，字亦作堆。言衆圍繞為小阜而一堆）比卦之比，（二人為从，反以為比，遊牧生活，隨人而行，故曰二人為从，耕種生活，各安其事，則不隨人而行矣，故曰反从為比。）小畜卦之畜，（畜，田畜也。田有所獲而畜之也。）同人卦三歲不興之興，（興，起也。从鼻，从同，同用力也。三歲不興之興，是興之本義。）謙卦卑以自牧之牧，（牧，養牛人也。謙是教民稼穡之卦，牧牛之事，亦自為之，此後世所以有並耕之說也）豫卦大有得之得，（得，行不得也。言大有之衆，得之而行。）隨卦之隨，（隨，從也。言大有之衆，隨豫之侯以行也。）臨卦之臨，（臨監也。从臥，品聲，臥，伏也。品，衆庶也。衆庶伏於一人之下，一人監視而臨之。）噬嗑卦之噬，（噬，嗑也，見游牧時代之言語，齧禽獸之肉曰噬，因之禽獸搏鬥，亦曰噬，單詞不成語，加一嗑字，形容噬之狀，用獄謂之噬嗑者，人搏鬥曰噬，治人搏鬥亦曰噬。）賁卦之賁，（賁食也。从貝，从卉，貝卉二物，夫婦配合用為品禮，此賁之所以名也。）剝卦魚貫以宮人寵之寵，（寵，尊居也。宮人是同室之人，剝是水災之卦，言同室之人，魚貫而避于君主之尊居也。）復序窮上反下之窮反，（窮，从穴躬聲，言身在穴中經營也。反从厂，从又，言手厂下經營也。）天妄卦之妄，（妄，亂也。从女亡聲。亡，逃也。復卦遷徙新居，各安其所，女無逃亡者，故曰復則不妄矣。）離卦明兩作離之兩，（古者兩人並耕為耦。說文：麗，兩耦也。明兩耦為麗之事，麗之信字，組織並耕之人，以為守禦也。）咸卦君子以虛受人之虛，（虛，大丘也，受，親也。言在山上之澤，親男女之恩也。）大壯君子用罔之罔，（罔，伏羲所結繩以田以魚者，言君子用罔，以防備盜竊也。）晉卦之晉，（晉，進也，日出萬物大進言，養銳積力，如日之初出，可以上晉也。）睽卦之睽，（睽，目不相視也。人之乖睽，先見于目，目不相視，乖睽之初步也。）損卦之損，（損，減也。从手員聲，員，物數也。減其物數，損卦辭二蓋可用享是也。）艮卦之艮，（艮，很也。从目从匕，目比不相下也。很，不聽从也。艮，目之匕，很，行之匕，目相匕不相下，行相匕不能行，皆有止意。故曰艮者，止也。）歸妹卦之歸，（歸，嫁女也，言女歸于男家也，歸妹卦是殷貴族之女歸也。）豐卦之豐，（豐，豆之豐滿者，从豆象形，豆

祭器，豐以祭禮擴充家族之卦也。(渙卦之渙，(渙，流散也。言水流散而成文章，字亦作煥，論語煥乎其有文章，渙卦所記，立廟行禮，文章煥然可觀也。)其他不意舉，詳于周易古史觀中，大概上經合於文字之初義，多於下經，蓋周初文化，存于今日者，尚多有之，其文字之義，人所習用，而不以初義目之也，其尤可研究者，竊字，从穴从采，竊字雖不見於周易，需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入於穴者，藏米於穴也，不速之客，不召而至之客來行竊也，則竊字从米从穴，其形其義，皆瞭然矣。樸安嘗根據文字學考古代之社會，茲著周易古史，觀凡與文字學有關者，皆得其初義，又嘗根據周南召南，考見古時之家庭，而皆與周易咸恆家人睽等卦合，六經皆史，章實尚是一句空言，必如是實實在在證佐出來，與人共見，始得與人共信也。

樸安往年思欲編輯中國文化史一書，取才於甲文金文，以及說文解字以下之字書辭書，至近代之中華大字典辭海等，將每箇時代之字書辭書，分類記出某字發見於某時代之字書中，某辭發見於某時代之辭書中，即定為某時代之事物與言語，成立一歷代文化骨幹，然後整理經史子集中之記載，相輔成一部比較可信之文化史，惟事業大巨，個人斷難為力，僅在說文解字記出一部分，已記之病廢閉門第三周年中，茲周易古史觀著成，則由經部中又整理出一分部，如精力尚能為繼，則將繼此而著毛詩古史觀也。周易古史觀脫稿，用淵明與殷晉安別韻書之。

嗟我雖病廢，著書亦已勤，義經說古史，嘗與古人親，秉筆神獨往，萬載若比鄰，終朝不自逸，兀兀忘昏晨，偶爾興所極，往往至夜分，古事時發見，如回萬古春，漢宋易家注，掃之如浮雲，字解而句說，一一皆有因，解說過十萬，多文不為貧，此意古未有，持以問世人。

周易古史觀，誠為放開大膽，目無古人，空前之著作，我雖過於自信，然亦頗欲得對於此書之意見，乃分寄各友，以求批評，先後得有數函，略記於下；皆尚未能得真正切實之批評也。

唐蔚芝先函云：(上略)伏讀尊著周易古史觀，河漢无極，穎首傾佩！六經皆史之說，章實齋先生言之，實則王陽明先生亦已先言之，但弟意易冒天下之道，無所不該，而注重於洗心寡過，讀宣聖無大過一語可見。若僅作歷史觀，不過得繫辭傳應犧氏一章，與序卦雜傳大義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能盡其涯矣，若謂飛鳥以凶，係今飛機，曳輪滯尾，係今輪船，均無不可。(下略)

張菊生先生函云：(上略)承賜近著周易古史觀，獨闢町畦，發前人之所未發，奇書快讀，欣感交深。(下略)

沈信卿先生函云：(上略)弟於周易，僅悟得中正二字，其他苦無心得，公乃於養病之中，成此巨著，卓然成一家言，心佩而已！何敢贊一辭乎？弟年來得講易之忘年友楊中一，一博一精，均登峯造極。(下略)

壽言

錢名山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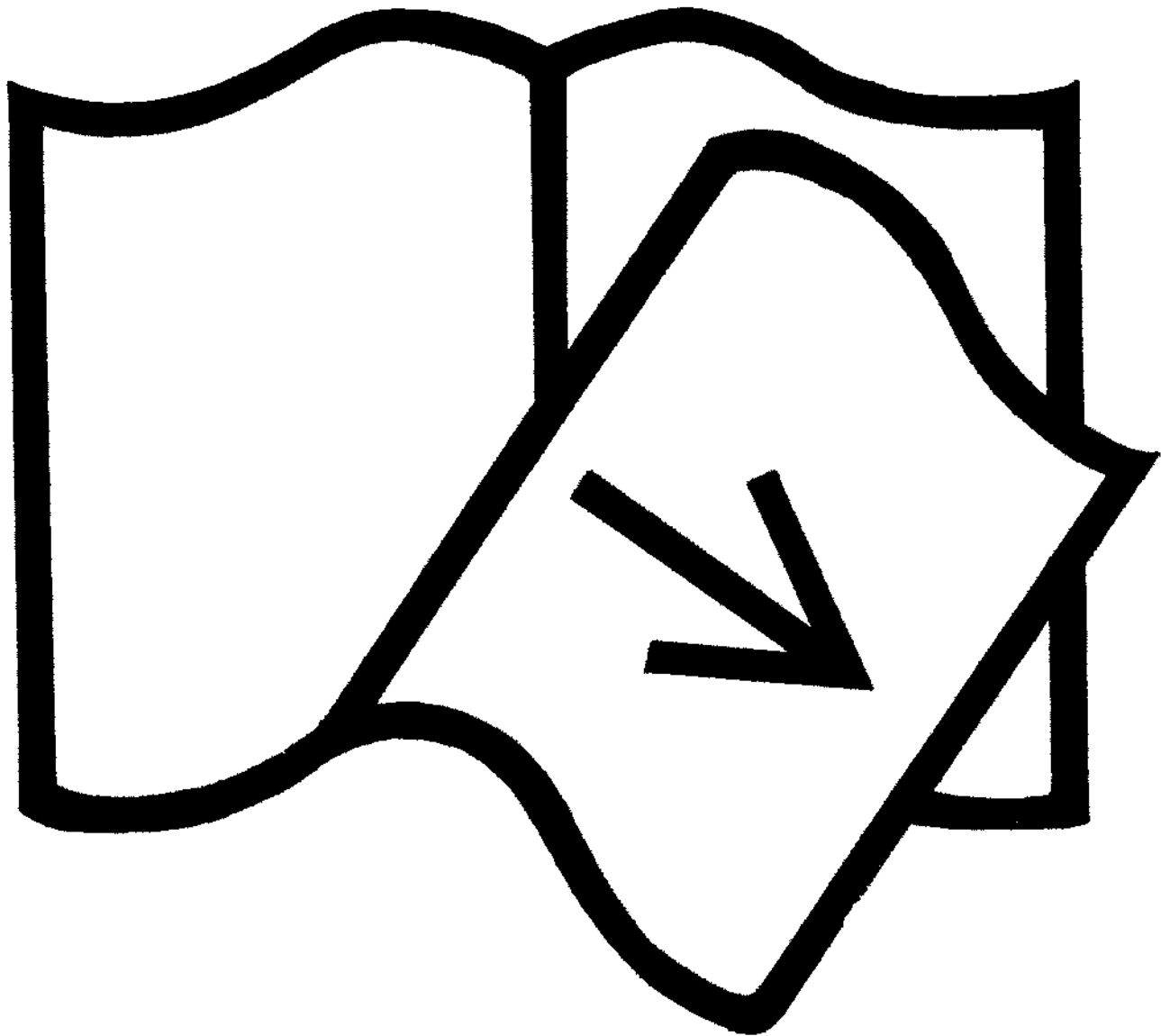
△壽武進許季康先生七壽

易中孚之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爵，酒器也。靡，盡也。父子對酒相和，孚之至也。雖天上神仙之樂，不能及此，而俗乃以爵爲官爵，又通靡於糜，夫官爵而至於糜，困矣，又何和之有？何孚之有？吾嘗讀書見古之賢父子相和，輒爲之起舞，陳眉公養親不仕，或尤之，其父廉石翁曰：我起坐間，兒子形影婆娑里社，雖啜菽飲水，樂莫大焉，何敢避人間性鼎味。陳忠裕公父，名所聞，家居養病，見忠裕文，輒擊節曰：兒爲我七發。夏九皋之父，名時正，視牀頭贏數錢，持去分丐子，痛民無錢，則取諸兒文誦之，曰：天下無富於我者。是三家父子，誠如鶴鳴子和合於大易中孚之象矣。吾觀同邑許氏父子，庶幾近之。季康先生，蕙然慈仁君子也。凡益人之事，靡弗爲之，友於兄弟，教子女甚嚴肅，而秉性高澹，蒔花種竹，至老不衰，令子冠羣，冠林，冠英，皆才，而冠羣尤奇。吾常，詩國也。故有苔岑詩社，歲必有社刻，冠羣翹楚其間，世方多事，冠羣出其緒餘，推明本草金石之學，雖西洋奇藥祕方不宜者，皆爲精研而得之，精製而出之，其效大著於江海之間，昔者陸忠宣公處閒散之地，則集藥方。陸象山家，世設有藥肆。冠羣之功，猶將過之。而又將建設圖書館以惠學者，凡奇書祕籍，付印無資，冠羣力助之，而先生顧而樂之，此非眉公與陳夏父子之流乎？雖然，眉公陳夏二子，皆以救水養親者也，而先生諸子，則顏子而多財。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富非洪範之所辭也，故又曰：凡正人既富方穀，先生諸子之養親，過於眉公及陳夏二子遠矣！先生德配夏夫人，儒家女也。凡先生爲善，必力贊助之，戚黨有以婚嫁就商者，必助之以財與力，未嫁事母，嫁而奉姑，皆極孝敬，妯娌無間言。其訓子女也，但樂聞有琴書之聲，不許有奢靡之習，吾觀古之賢人，必有良妻以相之，而人子之賢者，必其父賢母亦賢，而後能致家門之慶，雖夫人未獲與先生同登大耋，然而澤在子孫，固已遠矣！甲申七月先生七十壽辰，同人以文壽先生，商之於不佞，不佞冠羣同社友也，齒雖先於冠羣，猶能鼓文字之興，以一道德門之盛事，文既成，自視乃與世俗壽文大異，非冠羣不足以知之。

金縷曲 油燈繼晷

胡樸安

一點秋螢小，望遙天。玄深如墨，簷前星少。老幼團圓相環坐，惟有暗中微笑，薰地裏放聲一叫，彼此驚疑神莫定，四周圍，鬼魅爭來擾，這黑暗，真堪惱。追思往事心情好，碧沈沈，幽靜清寂，異書在抱，伴我孤懷滄涼意，不厭百回探討，一轉瞬。羲皇已杳，今日未知名日事？卜燈花，禍福殊難料，問永夜，幾時曉。



原件短缺

缺 P91-94

以評判矣。

當時革命風潮，日見磅礴，雖滿族政府，防制嚴密，然民心之謳歌革命，如大旱之望雲雨，余思徐錫麟之刺死恩銘，為何等事，徐之犧牲精神，與革命偉業，真是可歌可泣，余到館後，即約同事數人，搜集報上資料，並拮拾軼事，出版徐錫麟一書，用志紀念，果然，是書出版，海內風行，惟京津與浙皖等處，禁令甚嚴，無法銷售。自此而後，苟有一事發生，即有專書出版，自徐錫麟書始，前此未之見也。同時與徐錫麟圖謀起事者，則為女俠秋瑾，錫麟圖起事於皖，秋瑾圖響應於浙，故二人同時殉難，此真革命史上一大事件也。

申報地址，時已遷在望平街矣。原為又一郵番菜館舊址，徐姓住宅對面也，同事為孫君東吳，嚴君貽庭，鍾君樸臣，項君臣葵，未幾東吳辭去，而家兄蘊和亦重入申報矣。申報斜對面即中外日報館，該報為汪君頌閣所創辦，汪君重聽，而辦事認真，殫心竭慮，以圖業務之發展，先是報紙中無專電者，報紙之有專電，實自汪君之中外日報始。汪君非但不惜電費，凡各地訪員之拍發一專電者，重復獎勵之，其時專電之名貴有如此。嗣後各報亦多仿行，然電文簡略，必須修正詞句，方可發表，而現代報紙，幾為電訊之報紙，此亦汪君始料所不及者也。時滬上各報無論消極積極，主張排滿甚力，滿政府頗為焦慮，而租界又為政府權力所不及，於是不得不用收買政策，汪君年事既高，精神經濟，兩感困難，而中外日報四字，遂為歷史上之陳跡矣。

時滬上報業，日漸發達，如新聞報蘇報時報民報神州日報新申報時事新報之類，多應運而起，其報紙旋興旋廢，旋創旋廢者，不可勝數，惟斯時之報紙，其內部之組織，均未十分健全，即申報亦未能例外，編輯部之組織，極其簡單，新聞僅分要聞地方與本埠而已。譯報之外，專電則偶或有之，校對非特無特設之部，亦無專司校對之人，故有時一人而身兼數職，如撰論編輯校對是也。斯時余對編輯事務之負責與興奮，自入申報以來，斯時為最。

斯時報界雖尚乏聯絡之組織，如日報公會然。然曾有一度各報館在張氏味莼園開一個報界懇親會，並請馬相伯先生演說，名伶小連生演劇，劇名潘烈士投海，小連生化裝一出洋留學生，作慷慨激昂之演說，在演說中充滿著排滿思想，與反對政府之論調，聞者莫不鼓掌，馬相伯先生登臺演說時之姿態，一手向後，一手遙指東北而言曰：余遠遠見一片烏雲。此烏雲即譬滿政府而言，余今僅能記憶其第一語，與其登臺時從容安詳之姿勢，然其指滿滿政府政治之腐敗，即於其態度與第一語閉目一思，已昭然若揭矣。故當時有小連生做戲似演說，馬相伯演說似做戲之語。此是三十年前事，一種深刻熱烈之印象，迄今尚留於腦海中。

武陵公寓四樓失火，雖未殃及，損失頗重，爰賦五律，以誌紀念。

胥山樵漫稿

破曉人聲沸，危樓烈焰騰，奪梯紛亂走，比屋喊成聲，有客跳窗下，拋兒擁被興，主人逃責任，社務冷如冰。



雉尾集

屈彈山

由孟子所見之方言

△龍斷▽龍或作壘，或作隴，或作隆，斷如字。或作斷割之斷，列子湯問篇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要之龍斷二字，爲古之方言，即高坡之義，先有其語，而後有其音，故其字不必拘，但以同音之字填寫之可矣。蓋古人日中爲市，四方小商，彙集於一地，今各縣市鄉，多有社集，北方尤盛，猶沿古法，大都多財善賈之商，先於高坡眺望，見有客商捆載而來者，必先購入，然後售之於市，冀得倍利，此爲今牙行之始，故政府對此，特有征稅之舉，而龍斷二字，遂爲罔利之專稱矣。

△驩虞▽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由來以驩虞爲歡娛之借，竊思霸者好用武力，其民輒効命於疆場，何歡娛之有？驩虞二字，蓋是古語。驩虞，本皆獸名，假借而爲歡娛，茲當從其本義，借爲奔突之意，霸者之民，好以武力壓迫他族，猖狂奔突，有如奔馬，動而不能靜，正有哥薩克日耳曼民族之風，故曰驩虞如也。而王者之民，則光明磊落，能容弱小，宜有驩虞之概矣。

△今茲▽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今茲即今年，與來年對文，古語也。左傳：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史記蘇秦

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十九首：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皆以茲爲年。按說文：草木多益，一年草又滋生一番，與禾熟一稔相同耳。

△治任▽門人治任將歸。趙注：任，擔也。按即整頓行裝之意，古語也。詩小雅：我任我輩。大雅：是任是負。國語齊語：負任擔何。淮南子：寧越任車以商於齊。舉凡擔於肩載於車者，皆謂之任。任字從壬，壬，說文象人擔孕之形，恐是後起之義，初正象人擔荷器物，而名之曰任。故篆文任字在擔何化之後，而齊語所謂負任擔何，如作動字用，意皆相似也。漢以後，不恆用治任，而用治裝矣。

干支之始

古者紀日之法，甲乙丙丁，乃先於一二三四，甲字原作十，爲魚之鱗，乙爲魚腸，丙爲魚尾，丁爲魚枕，均見爾雅。其他戊己庚辛壬癸，則皆一時習見之器物，將此器物，作爲紀日之代表符號，實早於初一一初二初三初四等名號，故太甲帝乙中丁太戊外丙仲壬南庚帝辛之名，皆緣日而生，至十二動物之地支，亦皆習見之物，以爲紀年之用，今蒙古所謂鼠兒年，牛兒年，正復如此，人之生肖，隨年而定，北周宇文護留齊，其母

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鳳凰，小者鴈兔，汝身屬蛇，則在明朝已有此俗，或即起於北土，而浸及南地也。又爾雅稱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及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等，此種專門名詞，全無意義，殆屬古時方言，先有其音，而後世以字譯填之歟？又近年發見龜甲文，有紀十三月者，此在宋人金石書中，所記古器銘已有之，蓋殷周之際，尚無閏月之名，因而知堯典有閏字，必係後代之作，然先民已知四季之有閏，則觀月體之盈虧，而明曆法之消息，其知識之開，已甚早矣。今用太陽曆，行政爲便，然濱海之民，乘潮汐之進退，仍不能不用陰曆爲歌訣矣。

辨蠡載西施事

越王贈美女西施於吳王，後越滅吳，而西施無下落，至唐代乃始有兩說；一謂隨范蠡下五湖。一謂吳亡後沉於水中。五湖之說，見之陸廣徵吳地記，引越絕書曰：西施亡吳，後復歸，范蠡同泛五湖。杜牧詩亦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鸚夷。」水葬之說，一見於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再見於李義山詩，「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明代小說家撰浣紗記傳奇，遂搬演同泛五湖事，按今本越絕書，並無吳地記所引之語，余謂此事恐未必有之，范蠡事越王句踐，前後二十餘載，蠡本楚人，初入越時，度已必弱冠以上，返至引身而退，年殆四五十歲矣，率其妻孥，倉皇出走，越王尙欲追之，斷無從容泛湖，如後世所言有情眷屬之事，況蠡身爲宰相，而西施又爲亡吳主要人物，果爲越國迎回，越王必

厚待之，蠡豈能據爲已有？竊謂水葬之說，於理爲近，蓋越人吳人以西施爲內應，故投之於水，使宛轉死於君王之前，未可知？五湖相傳在嘉興，有范蠡湖，又有范祠，而勞望西子之像，此與閩巷兒女說唐伯虎點秋香，同爲厚誣前賢者矣。

三國志戲劇

自三國志演義出，史事真偽，幾不可辨。清代未入關時，已愛讀此書，曾見有滿洲文譯本，既主中國，尤重視之。乾隆間，命莊怡親王撰三國戲劇，演於宮中，名曰鼎峙春秋，凡二十八齣之多，列於大戲，所師劉關張諸人，二百年來，雖婦孺亦能識之，惟劉先生主係一美丈夫，喜衣服，殆一翩翩公子也。曾在劉璋坐中嘲張裕之多鬚，謂爲諸毛繞涿州，裕亦以潞潞君反嘲先主「固一無鬚者也。」（見蜀書周羣傳）。關公美髯，孔明以髯稱之，見於國志本傳，特赤面不知何據？張飛雄壯威猛，史不言其鬚髯若何，惟李義山驕兒詩云：「或謂張飛胡。綠目魏晉以來，西域胡人來華者素衆，其貌率深目多鬚，迨至唐代，偏於多鬚之意，以故後人名鬚爲鬚，是張飛之多鬚唐人已有此傳說矣。諸葛公著作二十四篇，闕其目，殆法家兵家者流，羽扇縮巾，見於坡詞，亦不知何據？至八卦之衣，尤覺無理，非丞相身分之所宜，然則優孟衣冠，似未見其得當也。

鬼用人人用鬼

自園法行，以金屬鑄錢而爲貿易之媒介，人間世實之矣。人死而爲鬼，猶復不能捨棄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若生於是漢

世有瘞錢，蓋以真物殉葬，與其他珠玉相似也。後有智者，以紙代之，起於晉而盛於唐，紙錢冥錠，寔成風俗，生為黔敖，死作猗頓，在讀書明理之士，固應一笑置之，然里巷貧得之徒，生而孽孽為利，及其為鬼結習未忘，其魂魄猶依戀於阿堵，故必象物而用，乃不為厲，以紙寓錢所值幾何？弭鬼之術，無逾於此，是人類之智，畢竟能高出於鬼矣。然其法未嘗不可用於人世，宋之交子會子，明之寶鈔，已近於是，顧猶以假面具掩飾之，遂至失敗，今則堂堂正正而來，運用益見其神妙，原泉滾滾，不舍晝夜，抑亦有史以來所未有者也。

沈寐叟絕筆楹聯

吾郡沈寐叟先生，自復辟未成，息影滬濱，旋歸道山，時壬戌十月初三日也。易簧之前數小時，猶據案大書楹聯，其一云：石竇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蹟編千文。又一云：半榻能銘入甄選，金砂繡段助裁絀，精氣充溢，絕不類啓手啓足之際，乃閉筆未久，俄而奄化，四大已空，而腕下靈氣，猶活躍紙上，其子慈護丈珍重裝池，求觀者甚衆，而名流題語亦夥，茲撮錄其二，南海康長素云：「寐叟尙書與余交，垂四十年，無事不共，無學不談，文史儒玄，冠冕海內。其經國之謀，思君之忠，了徹之慧，近世所少見，若其行草書，高妙奇變與顏平原楊少師爭道，超軼於蘇黃，何況餘子，此聯為壬戌十月二日所書，是夕即逝，遂為絕筆之作。意態雄傑，如見塵尾捧喝之神，其神明不衰元定如此，足證往來人天無礙也。」歸安朱彊村云：「先生書法，天設神授，雖托體安吳，晚年一變而為森

聳，與倪鴻寶黃石齋合爐而冶，此易簧前一日作，而意氣蕭遠，不殊平時政如皇象奇峯怪石，骨力有餘也，往右京師，與固始秦右衡同年謁先生，叩書訣，先生謂右衡乏書才，而無書學，此語忽忽三十餘年矣，窮老盡氣，迄無所成悲夫！」錢唐吳子修云：「乙亥雖亡，其精神意量，獨有千古，書特其餘事耳。然余嘗論其書，誠貫金石，思通鬼神，當求之筆墨之外，非凡夫所能索解，此告終前一日書，蕭散駿逸，有雲鶴海鷗之態，倘所謂神明湛然，胸中無絲頭許牽掛者耶？」海寧王靜安云：「彌天四海之量，撥亂反正之志，四通六闢之識，極深研幾之學，邁往不屑之韻，沈博絕麗之文，雖千載後，猶奔奔有生氣，矧在形神先離之傾耶，此書作於易簧前數小時，而氣象神采，煒煌如是先生之視軀體，直傳舍耳，乘雲馭氣，無乎不在，箕尾星耶？兜率天耶？肅觀遺墨，誰謂先生不在人間也。世有執神滅論者，請以此難之。」

飲酒篇

俞 遺

萬物未形陰陽孕，酒星已與乾坤並，戲皇獨見道體全，日共其民一醕酏，唐俗淳樸得遺意，醴醪之外寧有政，史官迂曲好隱諱，不然幾當以飲聖，舜禹而下酒德漓，逮至文武道更微，周公制禮伎倆拙，仲尼憫世空栖栖，楚國靈均又隘窄，獨醒歌哭湘江側，潔好修能本不祥，徒有文章寫窮厄，真人終古酒鄉藏，我故法之無愁傷，三觴五觴芥蒂盡，十觴廿觴神初王，百觴長嘯抱明月，醉倒與天相迴翔，元亮來招不下床，劉伶拍肩我驚狂，此際形骸復何有？此時消息誰能詳？窮通得失一笑忘，杞憂唯在稷田荒。



上海名人論

斐爾

王彥常

(一) 章草的聖手

大眾上寫的上海名人論，多是偏向政治方面，我不是政治家，不敢批論政治人物，所以我突然想到十年前，我在某大學念書的時候，許多教授中，影像最深刻的，要算國文系的王彥常。他的特點，不僅是形態的，形爲的，尤其是寫作的古怪。我是學教育的，但是把國文爲輔系，我注意他的開始是在某一天，因爲教育上一個問題，要想搜集些中國史上的材料，寫一封信去問他，回信，封面上全是草體，一兩個最特別的，旁邊加了小注，大約怕郵差不認識，方纔如此罷。信內草得特別厲害，竟有一大半不知所云，好容易跟別的同學共同研究的結果，纔算曉得一個大概，他的草法，跟十七帖書讀大不相同，後來問他，據說是章草，因此引起吾學草書的興趣，因此，就常跟他來往，讀到他的詩和文無一不使我感到特別和趣味；我的

外貌，好像是這般嚴然的，但是詩中很有風情，他不大認識同學，常常三四面還要問拿姓大名。但是他讀書，記憶力相好。他作文老是詰風養牙的，但是講書，新名詞特別多。他跟人閒談，眼睛睜得挺大的，但是講書，老是合着眼。他跟熟人談話，是滔滔汨汨的，但是碰着生客，就噤若寒蟬了，他平時挺和氣，一上講臺就威嚴得可怕了。這些這些，全是矛盾，我私底下不喊他矛盾先生，我聽他的課，大約一年半，對他的印像，一天深似一天，一月深似一月，後來他發表的作品，和別人批評他作品，我一篇一篇的收藏，有相當的可觀，我現在就拿矛盾先生做對象，作一篇人物論罷。

(二) 名人年鑑和申報記載

他在教育界相當有一點兒名氣也許界外的人不知道，我就把楊家駱「民國名人圖鑑」第一冊第三卷關於他的一段，引在下面算做開場白：

王彥常，嘉興人，一九〇〇年生，受業

於鄉人沈寐叟曾植，又受經於太倉唐蔚芝文治，二十歲後專研古史，發願造爲三代史，其他著有諸子學派要詮，字林補佚，朱子著述考，曾文正論學類鈔，沈寐叟年譜，嚴幾道年譜，明兩廬詩文集等。（日本出版的中國紳士圖鑑，誤作王彥常。）

他的形態和行爲，有人筆名木木的，做了『我所知道的王彥仲』一文，登在民二十五年申報春秋欄內，講得很詳細，彥仲是他的別號，現在引在下面：

王彥仲是現任上海大夏大學院的教授，兼高等師範科國文系的主任。我在三年前，曾經受他兩年課，這兩年中，他從來沒有缺席一點鐘，亦沒有早退和遲到，是大學教授的摩登病，但他是不够摩登的，講書時候，老是閉着眼，口中滔滔不絕的說着，口音是準國語，却非常宏亮，堂裏一百多人可說沒有一點兒聲音，備是一有了聲息，他馬上睜大了眼睛望着，有人問他爲什麼閉着眼？他說平時看書太勞的緣故，並且說左宗棠也

常常閉着眼的。所講的課程，就是最枯燥的好像經學，也能引起興趣，因為他的典故特別多，常常引用着，尤其是熟於歷史，他上課寫筆記，從不帶本子，就是十把多字，也是靠記憶力的，有一天有一個同學問他秦代三十六郡名，他便絕不遲疑地寫出來。他的衣服很樸素，舉動很隨便，不大善於交際似的，但有人說，他也穿過西裝，跳過舞的，我却很不相信，他還有一件特別皮氣，他從來沒有寫過一句白話文，也沒有寫過一個簡體字，但他自己說，喜歡看近代人的小說，尤其是魯迅郭沫若他的文章，特別古奧，有一次他替人做一篇傳，中間有『往寧』……『著製』等幾句，我們看了，大家莫名其妙，後來方始曉得是以前的願望和穿雨衣的意思，至今我還記着，字也多寫古體，充滿着復古色彩，但他老是對人說，文字要通俗，這不是太矛盾了嗎？也許是替我們青年人說法，不得不如此罷，我近來所見的人物也不能算少，但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他了。

還有民廿六年四月五日申報春秋欄內，有『王奇唐怪』一文，記載他與他的好友唐蘭在無錫惠山『狂歌過市路人側目』的故

事，也很够味。他的同鄉人某君說：他在家裏的時候，皮氣還要古怪，有人去看他，話不投機，就呼呼的睡熟了，弄得客人進退兩難。有一次內戰發生，敗兵到處搶掠鎗聲四起，火光燭天，他老人家學得孟老夫子的不動心，連頭帶尾，在一個禮拜中，寫成篆文尚書二十多篇。家裏人罵他書嘍頭，他滿不在乎，說不讀書寫字，那末怎樣呢，可以退掉敗兵嗎？但我對他並不感覺到怎樣怪，怎樣不近人情，也許是他人世漸深的緣故。他不善交際，那是事實，他在某大學教授三年，還沒有認識教務長和校長，這是某大學的辦事員親口對我說的，他到校就上課，上課了就走，不見他了，不曉得現在能够近情些嗎？這是很牽記他老人家的。

(二) 博學輕財

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敘的，一是他讀書是相當豐富的，我把親歷的寫在下面；好像是某一年春天下雨的早上，接到Y城S老同學的一封信，實在是告急文書，他說近來在校裏高中部擔任國文，教本用姚黛編的古文辭類纂，前一天學生的家長號稱前清秀才，面貌好像以前校中表演莎

翁名劇肉券裏的猶太人，他來請教，大有挑戰的意味，他的問題，是歸有光思子亭記『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行萬里，甦後自述，倚尼渠餘，白璧可質。』一節，他並且說翻完兩漢書，沒有找到，您們大學學士，新派頭銜，必能够滿意得覆我，我們看了，大家面面相覷，只得說豈敢豈敢，我們後進，怎能及老先生，待我們來攷查一下，幾天裏奉答你，他臨走，對我們笑了一下，我們內心，很有一些難受，同事N君輕輕的向我說：我有枕中鴻寶，我稍稍放心，後來N君鄭重地拿出所謂鴻寶，原來就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古文辭類纂評注，他熱烈地翻出，不覺倒抽一口冷氣，原來注解下大書未詳，一切希望，都成泡影，又翻辭源辭海毫無影蹤，我為我們全體國文教員面子計，本校聲譽計，不得不母校老師請救兵，十萬火急，委曲您做申包胥，我見了哈哈大笑，我想教授中比較博學的還是矛盾先生，但是太早他不來，直等到一點半，在兩絲風片裏，看見他包車の後影，急忙跟隨到教授休息室裏，很忐忑地請問他，只怕他冷冷地說一聲『不知道』，等到他看完，很思索地說，好像在書裏，但是太空洞，如何答覆呢？不得不恭恭敬敬地說：請老師詳細寫一點給

我，他說『漢』，記得五胡亂華的劉聰倚尼渠餘是外國國名，你要詳細，還是到圖書館翻晉書載記，我既然得了娘家，滿心歡喜地到圖書館，得着下邊的一段；

聰子約死，道遇一國，曰倚尼渠餘，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及蘇，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倚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車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

我非常高興去謝他，恭維他十分博學，他笑笑說：這是偶然碰巧，那裏够得上博學兩字，有時來問，老是瞠目不能對答的啊。

。二是他不大看重錢財的，他講哲學史的時候，老是說孔子的偉大，在能够超越經濟勢力之上，不受他的束縛，故所以他說富貴於我如浮雲，我們要學他，就要在此着眼。我們聽了，背後說他要學孔子遠着裏！他住着小洋房，坐着包車，抽着雪茄，天天喝着黃湯，那裏一樣超越經濟。想不到前幾年，有一天，在虹廟弄口，碰着同學老江，亂世重逢，閒談着一切，老江忽然說：你知道矛盾先生嗎？他近來很羞，住亭子間，坐兩腳車，吃着水手的黑板煙，但是意興還是悠閒地，近來賣文爲活，價錢定得非常高，聽說要五萬元一篇，請教的並不多，多少還有點兒進賬，前天

聽見老羅說，他皮氣更古怪了，有一個貴人發了財，要替他黃臉婆做壽，鋪張鋪張，擺擺闊人副作用是打抽豐，開宗明義要做一篇壽序，歌頌他的三從四德，不知如何，忽然想到他，就送了一筆豐盛的潤金，以爲必無問題，那知道他老人家皺皺眉頭說：我胃氣痛已經三個月，不能用心，另請高明罷！拿去的人，弄得老大沒趣，出來向人說，書馱子無辦法，擺着花花綠綠的鈔票不要，情願啃窮骨頭，活該活該，我聽了笑道：這是要實行超越經濟的一貫政策啊。

(四) 詩文的各家評判

現在我想討論一下他的學問，他在課堂上老是說，他的略知學問，得於曾國藩的影響最大。——這種口氣，也是模倣曾國藩的。——但是聽見人家說，最專門的，要算古代史，在校刊上，亦常見這一類論文，但是這個，我不感興趣，並且是門外漢，什麼寧定期啊，仰韶期啊，烏龜殼啊，青銅器，新的舊的石器啊，弄得頭昏腦脹，還有年譜做得也相當多，這是翻死人骨頭，我也覺得無聊，並且有人已批評過，不再嚼囉了。現在我想討論的是他的詩文跟書法，比較有興趣些，並且是我略

有研究的，他是我的老師，或者有點兒感情作用，免不了偏見和主觀，我現在打算站在另一個地位批評他，那末比較忠實些，所以不願標出真名跟慣用的筆名，可以省去不少顧忌，或者他見了，也能原諒我罷。『哈哈』

(甲) 詩

他的詩發表過的有明兩廬詩，是和他的老友錢仲聯聯合刊的，所以合稱江南二仲詩，是他早期的作品，大約起於民八九，訖於民十五六。1919—1927。以前有許多人批評過，好像陳衍的石遺室詩話續編，陳柱的四十年來吾國之文學略誌，（交通大學四十週紀念刊）。朱奇的鸞鳴詩話（金剛鑽報）。錢夢孫的近代詩話，（天津商報）。十五年來江浙詩派論（無錫國專十五週紀念冊）。姚繼德江南二仲詩評，（無錫國專年刊）。現在把他摘要敘述一個大概，姚氏敘他的詩學淵源，很能詳盡，他說：「王君爲嘉興沈寐叟弟子，其曾大父補樓先生有玉樹堂詩集，張叔未推爲逼似大蘇，尊人部酌先生，以詩人爲循吏，寐叟稱其詩品在梅村上，所著二欣室詩集，卓然名家，彩雲一曲，尤負時名，論者謂非樊山所及。君淵源所自，不同凡手

，少於其鄉有神童之目，十五始學詩，十八窺叟自海上回籍，君私以二載投之，託曰阿龍，叟暗嘆曰：是近玉溪。遍問鄉人無識者，是年夏，君謁之於海上，叟謔稱曰阿龍先生。旋大咲曰：好爲之，昔者我個疑吾子之爲之也。自後君益致力於詩，由唐宋以上溯于建康樂及漢郊歌錄歌十八曲，均有抄本，二十，君來錫山，執經吾師唐荏經尚書之門，治經之暇，時復旁及，一日見寐叟於海上，談詩，既知君治經，曰：在在皆詩境，即經亦可發詩，吾鄉竹垞，固以經發詩者也，而能結唐宋分馳之。軌君大寐，詩境由此益高，未幾余亦來錫山，從君爲五七言，有囑于集唱和之作，粗解聲詩，實由君啓之。自後君遊海上，主各大學講席，吟興不復似前，自序所云「皆爲事纏，低首十丈紅塵中，意氣都非曠昔矣。」云云，道實也。近歲君喜言攷據，奮志造三代史，詩幾絕筆，大似孫淵如壯歲以後。今古才人，固無獨必有偶也。錢氏在近代詩話中敘他詩的主張說：

乙丑春，始與爰仲訂交於錫山，商榷詩文，益我者良多，是夏，在家有作必寄君，往返信札頗夥，有一札，批導利病，精極不刊。書云：『拿作仗爽有奇氣，

漸脫清人氣味，如能於豪放中求深沉，空中求密緻，則更加人一等，古人未有不從密緻中下工夫也。自此以後，尤須精研訓詁，細窺物理，求句句錘鍊，句句沈着，無空響，無捐義，如此方能亘古如新，覺有一種光氣，常動盪於字裏行間，不可捉摸，不可遏抑，不襲古人聲音笑貌，而自有聲音笑貌，可與古人頡頏……。

姚氏評他的近體說：

所作陳言務云，自鑄雄詞，律句如『風餓鑿帆腹，雲濃斷塔身。』『靜魚忘水春和風詔花』。『夕陽制花影，水氣逗秋陰』。『月定天初大，愁空夢易長』。『雨氣欲浮山足動，日光苦熨浪頭齊』。『斜陽沒水兩相搏，峯影脫雲孤欲飛』。『寒氣結成魂一片，目光細鑄樹千身』。絕句如『熱淚與冷風，獨鑄心頭鐵』。『春聲如酒味，中我百愁圓』。『網得詩心不經意，無端暖入夕陽邊』。『滿地鳴蛙人獨立，碧天如海一燈驕』。等句，皆憂憂獨造，極搜肝鑄腎之能事，足以援奇於古人之外也。……然徒言矜鍊，不足以盡其長，明兩廬詩之可貴處，尤在胸襟之高大，浩然元氣，獨往獨來，如出候潮門云：『候潮門外

看潮來，引劍高歌亦壯哉，百嶺截江回地力，萬濤奔海放天才。渾疑身欲凌風去，忽漫心從反照開，雲樹兩行秋一髮，隨風和雨作空哀』。歲暮歸車過東橋云：『北風吹盡浪花肥，湖海沈沈歲事非，萬戶立煙春欲動，一燈飄夢客初歸，無邊日月摧蓬鬢，如此江山著布衣，入眼鄉關竄一笑，滿林煙月望中飛』。七月六日徹夜大風雨晨起霧重城郭廬舍失所在感賦云：『秋來處處斷人腸，又聽西風下八荒。一夜亂雲扶海立，萬山癡霧挾天狂，幾疑地到洪荒化，漸覺心從混沌忘，冥冥長空餘病日，猶能伴我看支黃』。揚州道中云：『臥吹簫管到維揚，月漸分明水漸長，山過大江俱跋扈，春來北地亦蒼涼，隱然敵國誰相濟，（友人三四人，好弈，十數局不休）偶爾逢場亦不祥，我早忘情成局外，年年只慣看支黃』墮地云：無墮端地百憂謀，風雨縱橫看九州。傲骨三年成百折，狂奴雙淚亦千秋。眼前日月從頭去，身外文章與命仇，十二萬春曾一瞥，要攜春草入扁舟』。望湖雜感句云：『久思買夏千山頂，大澤高天定我魂』。雙十節大世界觀提燈句云：『男兒何必凌霄住，歷歷星辰在下頭』皆有高瞻遠

囑凌跨萬象之概。

陳石遺氏，也說他喜鍛鍊字句，然而能够
同儕委婉，他說：

爰仲祈禱乙菴喜鍛鍊字句，然乙菴詩雖
多詰風贅耳，而俊爽邁往處，正復不少

，今有明兩廬詩，特舉似其偶儻者，
：（他舉的詩，大多數姚氏已舉了）。皆
不靠一二字以求出色，雨後云：『醉裏

吾喪我，閒中形容神』。習用典一支對
，便覺有味。登城望南湖云：『樹病強

吞日，湖狂欲侮天』。稍生硬矣。而立
尸詩來云：行將歸，約予迎煙雨樓下，

報之云：『駕湖柳正多，柳絮纔將睡，
點點欲成萍，閒煞駕湖翠』又何婉也。

陳柱氏則說他能大，他說：

七月八日一首，揚州道中一首，可謂能
大矣。石遺室詩話稱爰仲詩喜鍛鍊字句

，若以上所舉之類亦不少，皆鍛鍊之至
，渾然自然不見鍛鍊之迹者矣。

以上各家批評，多注意他的近體，姚氏捧
得太過份，陳石遺氏能够『持平』，我却

愛他的古體，現在舉一兩首在下面；
夕陽搖吟魂，悄悄從風去，天空百徘徊

，粘上牆頭絮，（明兩廬雜語。）歡心
深如蕪，不見心偷變，袖盡連理絲，飛

去不相念（心如蕪。）門前長塘路，一

日千萬渡，中有故鄉音，欲聽淚先墮，
南望水復山，立盡斜陽暮。（郊居語）
夜半蛙聲怒，燈影淡如鷺，四海著一身

，猶虞無安處，忽憶去年時，風雨董家
渡。（同上。）

覺得他雖用白描，却能够『古意盎然』，
很够味的。這是我的偏嗜。他三十以後，

很少發表，近來纔見到油印的明兩廬詩未
刊稿，起已已，終癸未，1929—1943，前

後十五個年頭，不到一百首，外邊傳播不
多，很有一評的價值，我覺得和初期有不

同的四點。
（一）初期沒有長篇，此有五七古長篇。

（二）初期豪爽駿邁，但免不了虛僞之氣，
此期駿邁遠不如前，但組織比較嚴密

，氣體比較沈着。
（三）初期多吟風弄月，此期多憂生念亂，

但歌詠時事，喜歡用近體，不够暢發
，是一個大缺點。
（四）初期很有一些風情艷體，此期常說到

師母太太，大約思想言論受了束縛，
不容他心猿意馬了。

至於詳細批評，因為種種關係，留待後來
罷。
關於他的風情詩，別人多不注意，只有姚

氏略略說過，但他說『以玉溪頌之筆，

寫致幾悱惻之思，極變眩迷惑之能事。』
我以為他真被他迷惑住了，根本就沒有致
尋那麼一回事，我的觀察覺得很有些羅曼

斯的氣味，好像做樊川云：
人自無言月自斜，碧闌干外即天涯，垂

垂一樹相思子，隔着銀河自放花。
無題云：

柳不成絲花已瘦，拚將雙淚門珠圓，憑
君灑問西江去，點滴多成連理圈。

從此云：
春光寂寂我將病，眉眼盈盈夢幾經，從

此江山明月裏，不愁風露只愁醒。
珍重云：

珍重天涯寄遠詩，萬千種語一燈知，無
端鈞我十年恨，立盡風殘月墮時。

相望云：
花癡柳眼畫微晴，笛裏相望歲幾更，萬

里夢魂通一息，十年湖海照雙清，銀波
灑灑春無定，玉漏沈沈夜有情，寂寂不

聞靈鷲語，冷看星月到天明。
分明多有一個她在。（一）好像是過程中

的初戀。（二）白熱化，（三）初別，（
四）遠別，（五）好像是好事多磨，他詩

中好幾處說到荷花，詠白荷中說：『一世
萬花應下拜，十年雙眼只憐渠，不羣終恐

人同少，絕色原難地上居。』荷花生日又

說：『誰憐瘦影泥中老，自放孤香物外存，我欲相隨完一世，淪蓬十里養靈根。』我想多少有一點兒關係？根據『相思子』，好像是南國佳人，『絕色原難地上居』，好像是生長海洋中的，這些這些，他老人家看了，或者要不樂意，或者要說評議小子無禮，實則我『在詩言詩』萬萬沒有一點兒惡意，假使果然是『致堯悱惻之思』，則小子錯了，倘使有呢，那末他貴同鄉鼎鼎大名朱彝尊先生，也有風懷二百韻，何礙他經學大師的尊嚴呢？

(乙) 文

他的古文，陳柱氏四十年吾國之文學略談，說他『治漢魏』，我的意見好像他用力西漢最深，跟東漢不同，無論魏晉三十三年新聞報茶話欄署名瑞吳的，有批論他文字一段，比較詳細，他說：

先生執教上座垂十數年，文章道德，照映士林，近閉戶食貧，賣文為活，其為文辭理察密，而警控縱送，足以窮事理之奧，極文心之變，自來學人之筆，或質而不文，文士之作，恆華而少實，而先生之文，華實相宣，文質並茂，而尤善於化俗為雅，凡古無代有事，靡不可融鑄以文入，而備盡雅潔。……

我前在申報春秋欄，(民二十一年)新聞報茶話欄，(民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和各種雜誌裏面，剪存他的作品不少，近來又得到前兩年他在交通大學油印的文稿講義，大約也有數十篇，我會今用歸納的方法研究過，覺得他的特點有六：

- (一) 善於治化。
- (二) 善於描寫。
- (三) 善於敘述。
- (四) 善於附會。
- (五) 攻擊社會罪惡。
- (六) 表揚忠義節孝。

(1) 善於治化的，可分為兩種；(一) 化俗

為雅，例如行政院參議陸君墓誌銘說：

辛亥，應工部局試，以拳擲跋距雄其曹，給事會審公廨。五年，遷刑事處，主者以為有殊才，拔任偵探。七年，領探事，頃又擢巡官，既即正，又二年，總領探事，名由此起，六年，假督察長事，四年真除，時二十有六年也。

從前工部局許多職員名稱，很粗俗的，但一經他點染，就成極雅馴的古文了，而且不失事實，這是值得稱道的。

還有倪海鶴墓表裏說：

習木什器業，……主號張萬和者最久，於業無所不究，舉凡材木之美惡，質理

之疏槓，法式之新陳，規為之巧拙，交易之通塞，市賈之升沉，與夫製作撓摩，雕幾漆藻飾之屬，罔不研覈，渾極理致，嘗曰海上五方雜廁，風尚各殊，不知其好惡，則無以別趣舍，且什器豈惟好美樸屬而已。工之成事，實繫國計，言其材，則始培林，西歐樹藝，雖贊葉插枝之微，動合律度，其飭材，均藉機械，索曲面勢，必均必直，故能生養而質美，工省而直廉，國土所生，往往器窳暴，不能中程，鮮足與爭短長者，常此不競，漏卮將無抵塞之望，其言之切至明達如此。

又——

高風善為通俗文，往往摺據古今忠孝義烈之行，與夫可驚可愕可喜怒悲慨，足以風世而嫉俗者，一納於韻語，播之絃筦，海上婦孺無不知倪高風其人者，蓋庶幾有孫臏子成相之遺意云。

一個做木器，一個做開篇，說得多麼文雅啊。(二) 是化今為古，例如代人作的張巖芬墓誌說：

吾聞西士魯拉士金曰：有誠而後有政教，是政教乃緣誠而生，不誠未有能行之者，吾儒言道德禮義，不假神道設教，然亦歸本於誠，而以為天之道，董子亦

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與西士景教之奉天主教，若合符節，於以知此心此理，固有推東西海而無不準者。

又說：

時外務日迫，士狃閉塞，疾景教之挾外力，斷斷於夷夏之防，邪正之辨，憚為洪水猛獸，而西士宣福，種德不憚，亦積憾於我，構為民教不和，引蔓至不可爬梳，禍延數國，先生憫焉。

傳教是古代沒有的，但敘述也很古雅。

(2) 善於描寫的，例如陳忠愍公化成別傳

說：

公哇吳淞，……夷初警（鴉片戰爭），一夕大風雨，潮侵岸，高數尺，總督裕謙使人視之，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然，竟達旦，部下數千人無譁者。

金得海傳說：

三月一日，吾軍左次，羣起束裝，君獨踰大壕中，不肯去，槍砲聲且近，趣之，泣曰：予胸腹已受彈，即去亦無生理，幸若在未死前，一併命乎？遂解同伍大爆彈數枚佩之，並從容實槍，揮手高歌送軍行，退里許，猶聞餘聲激楚焉，聞者皆為之流涕，而君竟不歸。

吳子學教授傳說：

初至，誇布衣，負巨篋，踉蹌行大雨中

，直入橫舍上坐，即發書讀，與人不款曲，舍中人皆目笑，君自若也。

風神很有司馬遷的意味，又行政院參議陸君墓誌銘說：

上海為天下郊，五方雜糅，劇盜黠賊，牙孽於其間，薄莫塵起，往往狙伺探丸越貨，俾倪金吾，不可爬梳，及君總彈事，鷹擊毛鷲，數年大刮洗，嘗率屬捕劇虜，門焉多死，君獨身掩入，禽其渠，渠舉火器，竟不得發，若有天焉，其它險如夷多類此。君益自奮勵，乙丙丁戊之際，持質規財之盜毛起，中有魁率為發縱，詭變百出，莫由蹤跡，初致殷富，寔及於巨宦，偵騎四出，而無誰何，當路者大懼，一以付君，君陰部署，外示暇豫，盜不可測，卒連獲其窟穴，禽必滿品，不二年，盜風大戢。海上

戴君如神明，雖婦孺罔不知，盜賊每謂遇君必無幸，至以相祝詛，某歲，南都某公為盜傷，大索不得，君立致之，自此名傾天下矣。

又宛然漢書，我最喜歡讀他這一類文字。

(3) 善於敘述的，例如國務總理杭縣孫公墓誌銘說：

公蚤承考文祭公教，既慨然有經世之志

，時方務於奇說危行，以屢契弋高譽，

公獨闒然不自表襮，言動一衷於義而後安。以任子為郎，蓋五遷而巡撫山東，其間兩領學校事，五使外國，又迭權太常寺少卿，順天府府尹，其治術壹以融

合古今中外為一治，而務歸於試信，著聲海內外，先幾之燭，往往在十年或數十年之後，及乎事變之際，當幾電發，天下動色相詫，使人莫由測其端倪，迨乎事定，察其當事之難，應變之迅，則又未嘗不歎其處心之苦，雖古賢哲亦無以易此也。

孫公就是孫寶琦，他是清末的山東巡撫，搖身一變而為民國都督，當時一班頑固遺老，說他投機，經他虛虛的一總敘，他的苦衷可以大白了。又代人作海寧蔣鏗又秀才墓誌銘說：

我秀水沈，與海寧蔣，夙連姻好，至鏗又娶我兒子旬次女，其子娶於林，則我兄之外孫女也，其女又歸我從孫誠，其從弟從子又娶我兒女若孫，蓋自我本生王母蔣太夫人以來凡五世矣。蔣太夫人於鏗又為曾祖母王姑，而先妣唐太夫人又於鏗又為祖姨母，先三姊為世母，其昏構鑿牙，幾不能縷析而指數。

在錯綜複雜的中間，敘述得有條有理。

(4) 善於附會的，例如代人作嵩山草堂記

說：

昔陸渭南居斗室，命曰煙艇，謂渺然有江湖大澤之思，……馮子超然居海上嵩山路，顏其堂曰嵩山草堂，……請予爲之記，人或以爲怪，予曰：此夫亦陸子煙艇之意與？然陸子詩人之意耳！馮子以高隱爲賢師，其淡蕩翛然之意，或有出於陸子外者，則闔閭之間，未嘗無奇情壯態，爲陸子紙墨之助者，推此意也，廣舊可以爲大川，曾樓可以爲山岳，人馬可以爲魚鳥，高峯可以爲浮圖，則謂嵩山之堂，猶之在嵩高可也，謂三十六峯，環峙於堂之左右亦可也；謂巖壑泉林，千態萬狀，獻曲然獻技於堂之前後，亦無不可也；故有高世絕俗之心，則海上爭利之藪，可以爲大隱，否則終南嵩山，適爲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者矣。

又孫太夫人壽序說：

孫哲生院長母夫人，盧太夫人，嘗佐吾先總理成革命，覆數千年帝王之局，且進而謀世界之大同，……竊嘗推革命之義，發於商場，而商易初興，夷，坤也，故歸藏有鄭母齊母諸經，則女德之尊，亦肇自商，湯妃有整終贊革命，有天下，自周以後，信乾而誦坤，不復及國事，女德日衰，陵夷耗亡，幾不復齒於

男子之列，於是國力亦日耗，吾總理始倡平權之議，而數十年間，女子之蹈湯火，冒白刃，與男子共策革命者，遂如雲龍之起，而太夫人實爲之先，卒以克成鴻業，豈有得於歸藏首坤之說乎？

真可以說『文心狡獪』到極點了。

(5) 攻擊社會罪惡，例如王彥修家傳說：……夫以君之德行才智，終詘於商賈，而世之士宦將率，獨唯商賈之是效，假居官爲駢儉，施教爲積居，勢能爲奇貨，而權位利祿爲子母，則君之才德，固有相背而不相及者，此其終詘於商賈，且并商賈而亦不能一用其材也，則尤可悲夫！

又余孺人家傳說：

……孺人未嘗學問，而能通知大義，而世之黨黨徒知務女學，而婦德日下者何也？世言女學盛，則可齊男子，爲國家用，然驕侈無行，無益於家國，反陷其夫於不義者，比比皆是也。則孺人之可傳，不特於其家，雖式諸鄉與國可也。他的攻擊，雖沒有具體，也可以知道他內心的忿激了！

(6) 表揚忠義節孝，他這一類文字最多，好像『孫銓傳』，『朱鐵槍傳』，『李中介傳』，『李世鴻傳』，『寧陵趙君

傳』，『忠巧傳』，『六十七名烈士傳』，『滕祺之傳』，『李榮熙傳』，『金得海傳』，『蕭上尉傳』，『陳忠愍公化城別傳』，『張蒼水先生事狀』，『胡孝子傳』，『胡節母傳』，『張烈女傳』，可惜大部分因搬家遺失，不能詳細評論了，我最喜歡讀他的傳後『論曰』，舉一個例在下面：

夫當國家危難之際，慷慨赴敵，犧牲所適而已，固不必計器械之利，強弱之殊，成敗之數，惟知義，故趙君隻弓可殲強寇，不知義，則百萬甲兵，曾不足以守寸土，世之較強弱器械而計成敗者，皆握顧忘義庸懦大也，安有握顧忘義庸懦夫而可謀國也，而世惟握顧忘義庸懦夫之與謀，此趙君之所以死也，悲夫悲夫！(寧陵趙君傳)

句句沉痛，說話雖然過份，更可見他的急不擇言了！

有人說他極像梅伯言(曾亮)，又說他學曾濬生(國藩)，其實都是『皮相之論』，他自有一個自己在，但是文字總覺得太古奧，好像王光遠家傳裏的『負圓罔養』，『臧君墓誌銘裏的『驅掩』，『晉俗』，『沈田莘生墳記裏的『太冲莫朕第靡波流』，『建威將軍何公墓誌銘裏的『尉薦士卒』

「不免太不通俗了，還有壽文太多，他是服膺曾國藩的，曾氏曾經譏諷過歸有光，他何以『明知故犯』呢？這不能不說是缺點。」

最後講一件關於他賣文的故事，在前幾年，米價還不過一兩百元一担的時候，他潤格碑文傳狀已定了一千元一篇，有一個暴發戶，請他做城隍老的傳文，附有條件說，一、我老子曾經做肉店的夥計，他老娘做過人家奶媽，但是後來是老太爺老太太了，必定要說到，方覺得現在的可貴，這兩件事是不大體面的，最好說得體面些。

二、我老子是沒有事實可說的，但是要鋪張得好看，他說：可是可以的，但第一個問題，要照潤格點計算，加一倍，第二個問題，要好看，必定要鋪張，那末又非加倍不可，既然要鋪張，文字不能不長，超過五百字，加一倍，超得一千字，加兩倍。暴發戶有點兒躊躇，他笑笑說：唐朝有一個皇甫先生，替當朝的宰相裴大人做一篇碑文，每一字要一匹絹，我還是賤賣哩，後來總算成交，他寫到上面的問題，他說：

××先生徵時，雅慕陳曲逆之為人，分社肉。未嘗不均，慨然曰：宰制天下，不啻如是耶？太夫人與同甘苦，嘗為人

食母以持家。

暴發戶看了，莫明其土地堂，後來解釋他聽，很得意的說：原來宰相也做過殺豬的，幾千塊錢，值得值得，過後他對人說，我從來不計較潤筆的，但是這種人，非計較不可，現在照米價做比例，他的潤格，也許要超過十萬罷。

(五) 書法逼似寐叟又能自成一家

他的書法，批評的很多，好像陳柱氏吾國四十年來之文學略談，（見上）草書考，（交通大學油印講義）古今雜誌等還有唐蔚芝撰文潤例，附他的合作書例，（我前年在箋扇莊見過。）後面唐氏介紹說：及門王××教授，為先師沈寐叟先生晚年入室弟子，書法尤得真髓，由北碑上探兩漢，旁及漆書行簡，石經石室之墜文，先生嘗謂不落唐以後一筆，年來都講上岸，所造益深。

但是多說他學寐叟，他題寐叟絕筆墨跡詩，也說『昔年筆法傳坤良，置我三王二爨間。』其實寐叟用偏鋒，他是用中鋒的，寐叟用指力，他是用腕力的，也有不同罷。他的用力經過，在書法答問自述篇（光

華簡報半月刊）裏說得很詳細，他說：

今年秋，以校長命為諸生指授書法，愧不敢辭，乃撮其大要，為書法答問若干篇，予幼承先大夫之教，童禪即好紙筆，三十年來，深知此中甘苦，敢先為諸生陳其一二，或亦小有助焉。余初學二王，少長效歐陽率更，若醴泉銘，若化度寺碑，皆臨摹至數百通，嘗作楹聯榜書，頗要譽於鄉黨間，然吾兄瘦削獨笑為干祿書，年十九，見沈寐叟先師於海上，先師以為骨格已樹，可改肄北碑，求縱恣，瀕行舉鄭文公敬使君兩舊拓見賜，並指授用筆用墨之法，則大喜，如航大海之得南鍼，自此向明即起，每晨盡墨一盂，先大夫又賜舊磚一，縱衡者二尺，遂作壁窠書，如此者一年，吾兄從政歸，見而大許之，先師掃墓還里，過訪先大夫，見所習鄭義與乙瑛，謂猶拘局格禁，不能盡古人之勢，且二碑不易躋拔，盍廣攬以博趣，去員而就方乎，即背臨鄭義若干字賜之。乃改肄張遷衡方張清頌諸碑，及龍門諸造象，業更加勤，往往手為之顫，臂為之僵，不顧也，如此者又幾二年，一日，為先大夫代書吾鄉白苧橋碑文，為金甸丞丈作，丈見之，過此先大夫，許為劉諸城，

乃益自意，後又改摹兩鬚，以圓勢運方

筆，時方從太倉唐蔚芝師受經學，道出

海上，以所習上，寐師心頗志志，懼不

中程，師乃嘆曰：若此，曷再去方而

就圓乎？乃復從鄭蕤入，繼又習敬使君

，不及一年，而師謝賓客矣。自後握管

，輒惘惘不自聊，廿五歲後，罷精考據

，常窮日夜，前所自課，乃漸中輟，偶

見一二舊拓，猶踴躍欲一試，而自律不

能持久，近歲以來，奔走衣食，舊業久

廢，偶偷閒學草，初放月儀及出師頌

，後得松江本急就章，日必一二紙，然

卒卒不能致力，覺腕下有鬼，無以發其

奇蘊，每自訟曰：負吾師矣！負吾師

矣！

他談『學書之要』，在書法答問綜言篇裏

說：

(一)在專一；

徐季海云：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

，永禪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史稱鍾

繇少與胡昭並師劉德昇，十六年未嘗闕

戶，嘗謂其子會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

，坐與人語，以指就坐邊數步之地書之

，臥則書於寢具，具為之穿，其勤奮專

一如此，吾人雖不能絕百事而為之，然

不可不有其精神，蓋非精熟，不能盡美

，俗云書無百日工，真悠悠之談也。

(二)在敏速；

姜白石曰：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

能速，然後能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

遲，則無神氣，即以實用言之，亦應求

速，元康里巉巉善真行草，嘗問客，一

日能作幾許字，客曰：聞趙學士一日能

寫萬字，巉巉曰：余一日作三萬字，亦

未嘗因力倦輟筆，近世曾文正公教其子

紀澤學字，亦曰：既要求好，又要求快

，余生平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

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然求

速非潦草之謂，趙宦光云：書法云，作

字不可急促，王介甫書，一似大忙中作

，不知此公有如許忙，嗟乎可憐，忙忙

作字，豈惟字醜，人品亦從此分矣。然

介甫書雖有橫風疾雨之勢，（見張邦基

漫錄。）而筆筆送到鋒尖，必非躁急老

草所能致，學者固不宜妄非介甫，亦不

得妄以介甫為藉口也。文正謂既要求好

，又要求快，斯得之矣。

(三)在誠正；

吳孟起云：程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

非欲字好，卽此是學。（見字學憶參。

）陳白沙先生云：予書每於動上求靜，

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

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

乎靜也，法而不圍，肆而不流，拙而愈

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

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

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由是言之，書

學亦修辭立誠進德修業之事，豈可目為

末技而忽之。傅青主嘗曰：弱冠學晉唐

人之楷法，皆不能效，及得松雪香光之

墨迹臨之，則遂亂真，已惟自媿。蓋學

君子，每難近，與小人遊，忽易親於雪

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心術壞，

手亦隨之，於是始復學顏平原，故諸生

學書，必自正心誠意始，所謂心正則筆

正也。

(四)在虛心；

趙宦光云：學者須虛心自考功過，著意

力為去就，即自己不辨，須馮賞識家彈

射受病要害，一不得，先具成心，使嘉

言不入於耳，古今法書，是其功過二案

，古今法帖，是其功過佐證，兩造具備

，無可逃辟，然後逐筆考驗，以對症方

，起其膏肓，骨弱者強之，筋緩者固之

，肉浮者法之，節解者收之，纖巧者以

韻易取，流盪者以逸煨煉，雅俗對照，

厭欣自生。

(五)在博取；

揚子有言，能觀千劍，而後能劍，能讀千賦，而後能賦，吾人雖不能摹千碑，亦當百碑，或數十碑，方能熟體變取師資也。古人無論矣，清人鄧石如學篆，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石刻，漢開母石闕，熾煌太守碑，蘇建，國山，及皇象，天發神讖，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每種臨摹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畢。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五年篆書成，其學漢分，則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校官，孔羨，受禪，大饗，各五十本，三年分成。何子貞習書，則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朝，皆心摹手追，徧臨諸碑，得其菁華，其取精用宏皆如此，宜其能大成矣。

(六) 在窮源委；

趙宦光云：學後人帖，須見其原委，然後可以從事，如祝希哲真楷學鍾元常，即須討釋帖，便見其學由彼而得，於是求二人合處以取法，晉古今變化以窺妙，始可兼其二益，所得多矣，其行書出於章草，稿草出於芝素，可類推也，文待詔真楷之於黃庭帖，行書之於太宗帖

，大草之於山谷書亦類也，又若王文學真楷之於虞學士，行書之於右軍父子，亦類也。又若宋仲溫學王氏之章草，文休承學懷素之千文，亦類也。苟不究其根本，皮相大能僨事，此由流以及源之說也。又云學一名家書竟，旋取他人之學彼者參定得失，如學鍾司徒，必以右軍，衛夫人，宋儋，羊欣諸家為學徒而考究之，學王右軍，以大令，智永，孫過庭，虞世南，趙孟頫，鮮于樞，宋仲溫，文徵仲，諸人為學徒，以及顏真卿

臨東方朔象贊而參究之，學大令，以虞世南，王履吉，黃淳甫，為學徒而參究之，學率更以小歐陽以及蜀本石經之似歐諸家而參究之，大抵前人書法不可多得，故借後人學力，以輔吾之不及，此因源以及流之說也，凡此諸端，皆予素所心維而口誦者，敢以識塗為先驅。

上邊所說，雖都採取古人的舊話，但也可以推見他的所以成功了。

現在寫一兩件關於他書法的故事，有些是在他導師會茶話席上講笑話時說的；有些是同學告訴我的；

一、他寫字，非常古怪，『不名一格，』有一天有人請他寫×區×辦事處的招牌，他寫區作匚，寫事作事，請寫的

人見了，哈哈大笑說：先生不要打糊，他板了臉說，我從不打糊的，上面的字出在北碑上，下面的字，鍾繇是這樣寫的啊。

二、他喜歡用淡墨寫，有人請他寫對聯，上聯化成一兩個墨團，但是寫得很飛舞，他很得意，人家看了，非常不滿，說出了潤筆，得了幾個墨團，他知道了，立刻要回還他的錢，賠他的紙，笑着說：俗人那裏能知道雅事，那裏能欣賞藝術，鼎鼎大名的包世臣，不是常常成墨團團呢？

三、一個朋友請他寫扇子，中間拉了幾個字，朋友說：拉了字了，他瞪着眼說：你要我寫扇子呢？還是替你鈔書呢？

四、有一天校工阿火，歇歇恻恻的說：先生能不能替我寫一副對，我的兒子要結婚了，他笑道：可以可以，上款寫着阿火校友文郎合登之喜，大家看了，笑痛肚子。

五、聽說有人請他寫對，掛在中堂，後來家裏失火，只有中堂沒有燬壞，有人說，他八字全是火命，所以把火神壓住了。他聽見笑道：那末我是張瑞圖第二了，然而張瑞圖何足道哉？（相傳張氏是水星，他寫的字可以辟火，但是他失節

流寇，所以他如此說。）

六、他練字很勤，但是請他寫字，非常的懶，一兩年扇能得到一把扇子，是稀鬆平常，假使向他要，他老是說抱歉得很，一兩天內，一定交卷，但是過了一百個一兩天，還是不來，他有一個老友，竟因此要和他絕交，憤憤的說：這一點面子，這一點交情，還够不上寫幾個字，做什麼老朋友？他潤格上說：『疏慵成性，不勝文字之誅求，往往失歡明好，常用疚心！』確是實話啊。

七、有人問他為什麼不肯寫，他說不是不肯寫，實是不感興趣，你知道孫孫過庭所說的五不合嗎，有一於此，便不能提起興趣。

八、有一次他開導師茶話會，我們事先約定，把他包圍，他沒奈何，只得答應，想不到越寫越起勁，一共寫了三十多副，我們一致恭維他，『揮毫落紙如雲煙，』這般神速。他說這又何足道，何子貞晚年，一天尙能寫七十副呢，大約請他寫字，除了紙票式的請求外，是不容易奏效的罷，然而也有例外，好像阿火，現在他賣字了，不曉得怎樣？

九、他練習篆隸，非常勤奮，從前到他家裏，常常見他寫在報紙上，堆積如山，

但是請他寫，老是不肯，笑笑說：我的寫篆隸，意思並不在篆隸啊，我們不懂。他又說：意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隸的筆法，運用在這上面啊。

十、他對古人的書法，最不喜歡趙孟頫，說他是書中的蕩婦，一股狐媚子勁兒，最容易壞人骨氣，有人問董其昌怎樣？他說：那還不失大家閨秀的風度，吾亦問過他，北碑往往粗野得不堪入目，爲何喜歡他。他說：惟其粗野，故所以常有天真流露，有人問何子貞，現在還有可看的字嗎？他說：偶然看見小孩的描紅，還有一二筆可取。雖然目中無人，也是這個意思啊。

總觀他的人格，他的學問，覺得距離現代太杏遠了，宜其他要研究古化史，來求取心靈上的安慰，大約也是陶淵明桃花源記的一套把戲，然而生在現時代裏，吃着現時代的飯，瀾在現時代的社會，但是思想行爲，距離着現時代那末杏遠，不是大的矛盾嗎？矛盾先生啊，還是回來罷，回來建設我們前進的桃花源，這是我最後對他老人家的忠告，然而他是倔強的，也許他要說，世界的一切，不一定直線前進的，也許是循環，那末吾的開倒車，也許是進步，那末『余欲無言』了。——全——

于右任諸公精心選輯

標準草書範本千文字

本書是空前絕後傑作。

精裝一
大厚冊
定價二
百元
五洲書
報社總
經售
各大報
攤均售

草書是人人應用必需，

國際知識

安納

▽金元國家的呼籲△

二月十九日華盛頓合衆社電云：美戰時動員局長貝爾納斯宣稱：渠要求全國所有娛樂場所，於二十六日晨四時歇業，以節約燃料。金元國家的娛樂場所，方且在呼籲停歇之中，我們東方巴黎的上海，酣歌恆舞，視若故常，到現在還不過感覺生活的高漲，沒有聞到火藥的氣味，所以吃喝嫖賭，大旅館多數客滿，一箇人的旅館費，每月十萬元以上的，毫不爲奇，連紅舞女，也有自己開着大飯店的房間過活，你說這是奇蹟嗎？實在是反常。

▽有史以來的柏林△

柏林這個都市，雖然立於多事的歐洲，據說數百年來，却從來沒有失陷於任何外人之手。這一次英美與蘇聯東西兩線夾攻，處境實在非常嚴重，因此柏林的官民都準備拚死來守一守，連小學生都已動員，希望保持這個不失陷都市的榮譽紀錄。

一月二十九日德國勞動戰線指導獎

萊及博士對柏林全市市民發出警告，說「誇耀於歷史上之德國首都柏林市，或將歸入蘇軍之手，吾人決在柏林之正面奮戰，柏林之市內奮戰，柏林之背後奮戰。」爲了事態的重大，一月三十日國社黨乘政十二周年紀念日，亦不作任何慶祝儀式。

瑞典京城晨報傳柏林訊，首都柏林爲防衛都市，採取斷然防禦柏林之方針，觀察戰局之發展，似乎德國各官廳當遷移至適當地點。可是國社黨部指導郭培爾氏却說，「不至最後關頭，決不輕易離開柏林。」

▽柏林市內景象△

現在全世界目光都集中在柏林，讓我們看看柏林內部究竟如何？

據電訊所傳一個新聞記者的報道：「余（該記者自稱）曾在地道內環遊柏林一週，目擊連綿不絕之工人，皆在擁往地下交通中心地之工廠，在一大工廠前有一萬工人，正在等候替班入廠，靜寂無聲，中午余行抵商業中心區，見百貨商店的門市熱鬧，飲食店前則有人觀

看價目表，報販前圍觀之人亦極多。通往東面之公路上，皆是鐵甲部隊，軍隊與供應隊亦結集在交通中心地，站崗的警察皆鋼盔負槍。柏林人民皆到郊外充當人民襲擊隊隊員，外圍重要基地亦正在建築防禦工事。未往參加人民襲擊隊之人，則在受使用機關槍等的訓練。城內尚未架設鐵絲網，多數外人平民及戰俘在城內的可自由來往，不受限制。」

這是二月二日的消息，可是二月三日的柏林電訊，已稱「柏林市內已滿佈鐵絲網，防衛該市之國民突擊隊，不分晝夜，猛烈訓練戰車及機械化部隊之雜音響，震撼各市街，可見戰事發展的緊迫。」

▽空襲的景象△

二月三日美機千架轟炸柏林，炸彈爆裂，烟霧瀰漫。這是一種恐怖性的空襲，最受影響的是老弱婦孺。

據柏林電訊稱：「空襲後市中心地區高層建築住宅已被破壞無遺，電線下垂，瓦斯及電話全斷。空襲的慘慘，實難以形容。難民排列於飲料水及食糧配給所前等候配給；工兵隊之復興部隊繼續活躍，四百萬市民仍繼續努力防衛設施，市內重要地點已準備就緒，壘壕到

處排列，由此可以想像激烈之市街戰，遲早都要發生。」

三國會議的祕密性

宣傳甚久的三國會議，已經在克里米亞舉行過了。事前對於地點，極端祕密，迷離徬徨，我們且將有關會議的消息按時日先後排比列下，以供讀者之參考。

在真實消息透露以前，最後一個傳說，是稱羅邱史會議地點或在羅馬。至二月二日，則澳洲發表廣播，稱羅邱史三人，已於二月一日在開羅開始會談。同時德國當局預測，羅邱史三人將於會議時對德國人民發表宣言，又瑞典京城傳英美蘇將成立新租借協定。

至於合衆社紐約消息（二月二日），則稱三頭會議已於二日開始，但會議地點仍未宣佈。「每日郵報」紐約特派員稱：「會議開始後數小時內，將向德國人民發表聯合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條件與形式。又稱：羅邱史所作成之決議，將答覆是否將組織一國際機關以代國際聯盟之問題。至於此次歐戰導火線之波蘭問題，則人人都相信將列為三頭會議的主要議題。

到了二月五日，瑞典京城傳出消息

：羅邱史會議已在黑海沿岸某城舉行，但一部份重要談判則將在軍艦上舉行，地點仍然祕密。三人所攜隨員皆較上次為多，由此或可謂三人均欲至少解決各項重要問題。倫敦方面暗示，英相攜有財政專家多人，殆亦欲提出討論戰後之財政問題。

二月七日晚英國情報部宣告：羅邱史，史在黑海地區某地點會見之目的，乃謀戰事計劃之一致，並樹立永久和平之穩固基礎，個別會議在進行中。會議首先討論軍事，曾檢討歐洲各戰線之現局，並詳盡交換消息。

又稱：關於對德作戰最後階段之共同軍事行動，已獲完全一致，三國之軍事參謀人員，現方聯合起草該計劃之細則。又曾開始討論樹立穩固和平之計劃，歐洲被攻佔區之政治，經濟問題及設立永久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之建議。所以羅邱二氏俱向本國發表公報，宣布會談的結果。不過這一次的會談，顯然沒有解決與三國有關的全部問題，因為會談剛結束，又宣布不久將舉行四月廿五日的舊金山會議。因為事前對於會議地點的祕密，我們認為牠有祕密性。

舊金山會議四十四國之中，獨無波

蘭，所以波蘭至今尚成爲問題。

▽又一個國際會議△

二月七日瑞典京城轉倫敦消息，稱「最重要與最有意義之國際會議之一，即世界工會會議，昨在倫敦開幕。由代表約二百四十人，代表工人五千萬名出席會議。英國工會主席伊薩克斯，被選爲三次會議之一的主席，渠稱：目下應努力於重建大規模的工會運動。工會除非能獲得一種建設性之政策，否則人類的前途，甚爲黑暗！」

大概全世界人開會討論建設而不再討論戰爭的時候，人類才有享受永久和平的希望吧。

▽歐洲左傾？△

歐洲近來有許多小國，風捲殘雲似的，都有了左傾色彩，連號稱大國的法蘭西，不但有左傾色彩，而且有實現可能，波濤洶湧，極奔騰澎湃之大觀。真要用得着小說上的套語，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太平洋的幾箇島嶼

嚴懋德

根據特許狀，英國在羣島設有總督一人，爲統治最高行政的首領。其輔助機關，爲行政參事會，由參事六人組成，官吏議員二人，其餘由總督任命。立法參事會，除總督外，議員有二十六人，由英人官吏十六人，印度人及非濟人各五人組成。此外，爲實施土人自治起見，又設立土人部落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受總督統轄。

由上述所述，羣島人口約二十萬五千餘人，多爲非濟人屬美拉尼西亞及玻里尼西亞混血種，近十萬左右，頭髮曲卷，身長約一·三八米突，鼻孔不大，穿着白織衣和圍裙，文化昔低今高，前有嗜食人肉之風，現多信奉基督教，且能閱讀英文書籍。印度人也多，亦有九萬左右，多經營糖田，椰子，樹膠業等，握有經濟上的實權。

非濟羣島地處南太平洋的中心，其首府蘇瓦 (Suva)，在非濟勒夫島的東南岸

，人口有一千八百六十三人，港廣浪平，便於海軍軍艦的停泊，且爲美澳兩洲往來的中樞，是英國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海軍根據地，澳洲艦隊分駐該處。

羣島爲熱帶氣候，物產有甘蔗，椰子，煙草，玉蜀黍，鳳梨，茶，香蕉，米，棉花等。一九三八——三九年度耕種面積：香蕉一千五百英畝，椰子，十三萬零七百英畝，米一萬英畝，鳳梨四百五十英畝，棉花五百英畝。森林面積約有二十三萬六千英畝，多產佳木，家畜方面，亦值得一提的。據一九三八——三九年度の數字：馬千三百頭，羊八百頭，山羊一萬八千頭，豕三千頭，牛七千頭。

六 韋克島

韋克島 (Waked Island) 現稱大鳥島，在馬紹爾羣島之北，中途島及關島之間，爲夏威夷，關島和馬尼刺的中心，是由三座高出海面三至六公尺海島所構成的，

左爲皮爾島 (Peale Island)，右爲菲克思島 (Wilkes Island)，面積極爲狹窄，僅約二千六百英畝，全長四哩半，闊二哩半。倘將這三座的小島相連起來，便成一英文字「U」字的形勢。

韋克島約在北緯十九度十八分，東經一百六十六度三十五分之洋面。該島於一七九六年，爲威廉·亨利親皇所發現，至一八九九年爲美國格林將軍所佔領，歸美國海軍部管轄。一九三九年，美國海軍在此島建設空軍根據地，並派遣守備部隊。

韋克島爲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空軍根據地，居於夏威夷和關島之間，距夏威夷一千三百八十哩，中途島一千一百八十五哩，關島一千五百零八哩，所以韋克島不容納艦隊，有天險可避風波。關於島上軍事設施，除要塞建設外，還有航空站，無線電台等。

七 費匿克斯羣島

費匿克斯羣島 (Phoenix Islands) 在芬雷羣島的西南，美拉尼西亞羣島中英屬吉爾貝特羣島的東南，埃里西羣島的東北，即夏威夷與薩摩亞之間，位於南緯兩度三十分乃至四度三十分，西經一百七十一度乃至一百七十四度三十分之間，為一理想的中途站和飛行場。

羣島由加德那 (Gardner)，恩達布里 (Enderburg)，費匿克斯，西特尼 (Sidney)，比尼 (Birney)，哈爾 (Hall) 馬克基恩 (Mikean)，曼來 (Marty) 八島所構成，均為低珊瑚礁島，面積計十六方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調查，人口僅有六十二人，其中白人有三，物產有椰子等熱帶植物。

費匿克斯羣島現受非濟羣島的西太平洋總督管轄。自一九三五年，美國在加德那島設立三藩市南太平洋航空公司之分站，曾引起英美紛爭，結果形成英美共治狀態。直至一九三八年八月，英美訂立協定，英國始允許美國得在羣島的東部享受國際航空及海運的便利，於是費匿克斯羣島成了美國單獨管理了。

八 大洋島

大洋島 (Ocean Island) 在吉爾貝特

羣島之西南，馬紹爾羣島之南，位於東經一百六十九度三十五分，南緯零度五十二分，是一個周圍不足六哩的隆起型的孤島，但亦僅海拔八十五公尺而已。

該島於一八〇四年，為英船大洋號所發見，故稱大洋島。一九〇一年歸屬英國，受西太平洋總督的管轄。據一九四〇年調查，人口有二千六百八十八人，原始住民佔二千零四十八人，歐洲人一百四十五人，亞洲人四百九十五人。產磷極富，有契約華工數百人，從事於掘磷的工作，以磷稅收入。在島上設有土人小學，學生達五十人。

九 約翰斯敦島

約翰斯敦島 (Johnston Island) 又名康華理斯島 (Cornwallis I.) 在夏威夷羣島西南約一千三百公里，位於北緯十六度四十五分，西經一百六十九度三十二分之間。說來可笑，幾年以前，美國有許多官方出版的航海地圖上，對於該島，還標有存在可疑的字樣。

不過在目下，由於太平洋軍事地理上的重要性，美國海軍當局，已注意該島上的軍事價值，便建有軍港，並着手開闢潛水艇根據地，同時又為良好空軍根據地，

且再入太平洋外衛區的據點之一。

一〇 聖誕島

聖誕島 (Christmas Island) 在芬雷羣島的東南，位於北緯兩度，西經一百五十七度之間。一七七七年，為柯芝柯所發見。一八八八年為英國所併。一九一九年，與吉爾貝特，埃里西兩羣島同為英國直轄殖民地。面積六〇〇〇〇英畝。

聖誕島為太平洋最大的珊瑚礁島，其周圍環礁達百哩以上，可建築為軍需飛行站和軍艦寄碇所。人口僅有四十七人，物產僅有少許的磷礦，恐已掘發殆盡，島上築有無線電台等軍事設備。

一一 芬雷島

芬雷島 (Fanning Island) 居玻里尼西亞羣島的中北部，在夏威夷羣島之南，位北緯三度五十分，西經一百五十九度，面積僅十五方哩，合三十九方公里。一九三八年調查，人口一百九十五名，產鳥糞石 (Guano) 及真珠，為由澳大利亞至加拿大海底電線的中繼地。

一二 豪蘭島

豪蘭島 (Howland Island) 位於夏威夷

夷的西南，面積極小，計南北長約二哩，東西度約千碼。全島砂地堅平，出高潮不過十呎，為水陸飛機停泊的良站。島上已築成三條飛行的平道，為美國在太平洋空軍基地，該島於一八四二年為美艦所發現，一八五六年八月與查維斯島同時併入美國版圖內。

一三 彼特開恩島

彼特開恩島 (Picaitn Island) 在土摩圖羣島東南，南回歸線南，位於南緯二十五度零三分，西經一百三十度零八分，是一個面積約兩哩(合五·二方公里)的小火山島。一九三六年人口二百零九名，土地豐饒，氣候溫和，物產有麵包樹，咖啡，薯類，豆，甘蔗，南瓜，麻，香蕉，橘等。一七九〇年，英水兵九人和彼特開恩島上的土人(十八名)曾共組小共和國，其最高行政機關為參事會，有參事七名，現為英國屬島，受西太平洋總督的管轄。

一四 巴爾美拉島

巴爾美拉島 (Palmyra Island) 位於北緯六度，西經一百六十二度三十分，為一珊瑚孤島，面積僅一·五方哩，合四

方公里。該島於一八〇二年為美艦巴爾美拉號發見而得名，一九三六年，為泛美航空公司夏威夷，新西蘭航線要站，即併入美國領土，物產僅有椰子。

一五 培克島

培克島 (Baker Island) 在西經一百七十七度赤道附近，為長約一哩幅員一千五百碼高出水面二十五呎的珊瑚礁小島。一八三二年為美艦船長卡安爾，培克所發現，即以人名名地，僅產椰子。

一六 查維斯島

查維斯島 (Jarvis Island) 為位於西經一百五十九度赤道附近的小島，面積僅四平方公里，是一珊瑚礁，向無人煙草木。一八五三年為美艦發見，三年後，與豪蘭島，培克島同時併入美國版圖。人口三十人，物產僅有椰子。

一七 美爾登島

美爾登島 (Malden Island) 位於南緯四度西經一百五十五度之間，係火山島，面積三十五方哩，合九十方公里，埋藏多量的鳥糞石。

一八 斯太波克島

斯太波克島 (Starbuck Island) 位於南緯五度三十分，西經一百五十五度之間，面積僅一方哩，合二·六方公里，係無人居住的珊瑚礁小島，物產僅有少許椰子。

一九 度西島

度西島 (Ducie Island) 在彼特開恩島之東，位於南緯二十四度四十分，西經一百二十四度四十八分，也是英國所屬有，它可說是大洋洲最東的島嶼。

二〇 華威頓島

華威頓島 (Washington Island) 在芬甯島之西北，位於北緯四度四十分，西經一百六十度二十分之間，面積六方哩，合十五·五方公里，人口有一百二十三人。(全)

感懷 夏煥新

幾度滄桑願未酬，功虧一簣倍添愁，奔波正踐鷗盟約，匿跡遠離鴻網求，蕪地疾風摧志士，漫天飛雪壓羸囚，壯鷗不滅凌霄氣，有日騰驤起驥驄。



談砒霜

孫嘉麟

◇殺人的武器也是活人的良藥◇

提到砒霜二個字，誰都不禁毛骨悚然，而立刻想到一屍橫陳，七竅流血的慘景。這種鏡頭我們大都沒有親眼看見過，不過舊小說中不難看到此類特寫。

不錯，誰都知道水滸裏的這位三寸丁武大郎就是吃了潘金蓮的砒霜而一命嗚呼的。

「武大吃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這藥去，肚裏倒痛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那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氣悶也！』那婦人道：『太醫分咐，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裏肯放些鬆寬。武大咬了二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擡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樣說。

流血，怕將起來……」

◇來源和性狀◇

砒霜是一種原素叫砷 (Arsenic) 的氧化物，化學上稱之為三氧化二砷 (As₂O₃)。本草所載的砒石是一種含砷的礦石，以信州產者最良，或叫信石。

本草綱目：「生者名砒黃，鍊者名砒霜。砒性猛如貔，故名。辛酸大熱，有大毒。」砒石的硬度是一·五，比重是三·七。

將砒黃火煨或將含砷的礦石加熱，都能由此法升華 (Sublimation) 而得淨潔的砒霜。「取砒之法，將生砒就置火上，以器覆之，令砒煙上飛，着覆器遂凝結。然下垂如乳尖長者為勝，平短者次之……入藥當用如乳尖長者佳。」本草衍義上這樣說。

三氧化二砷是白色沒有臭味的粉末，有三種不同的形狀，在水中溶解甚微而成亞砷酸，所以它的水溶液是呈酸性的。砒霜所以有劇毒，就是由於這亞砷酸離子的作用而來。

◇中毒症像◇

砷中毒的症狀可分三型：急性型，神經型，與慢性型三種。

急性型常能於廿四小時內致死。吞服大量的砒霜半小時至一小時後，即覺乾渴，咽喉腫脹且有燒灼感覺，胃內刺痛，發生噁心嘔吐，最先吐出之物是胃中存餘之食物，且混有一部分所吞服之砒霜，繼則嘔吐清水，其中混有膽汁血液。

腹痛而發生泄瀉，所排泄者在最初為普通性質之糞便，而混有米泔樣的液汁，和霍亂症的糞便相似，繼則排泄漿液樣之

糞便，其中混有黏膜之碎片。

尿量大減，由於腎臟受砒素毒性的作用。即有尿液排泄，亦為蛋白尿，甚至含有血液。

與腸胃症狀併發的有神經性症狀，間歇性眩暈，頭痛，四肢肌肉疼痛或痙攣，皮膚蒼白，四肢發冷，終則發紺呈青紫色，脈搏細弱，最後因精力虛弱而入昏迷狀態，或麻痺而致死。

砒的致死量雖不一致，服〇·一公分即有致死之可能，過此鮮有倖免者。

◇救治方法

救治急性中毒最妥善的方法是用熱水洗胃，繼續行之，直至胃中不再有砒毒為止。若不能用洗胃法時，可用催吐劑。俟胃內洗淨後，對於腸部餘毒，可用瀉藥下之，使之立刻發生泄瀉。

如在救治中有精力虛脫等現象發生，可照普通方法保持其體溫不使下降，用咖啡精 (Coffeine) 及毛地黃 (Digitalis) 等與奮劑治之。

吾國古法甚多，不外以桐油，羊血等吐之；再以大黃巴豆等物瀉之而已。

石室密錄載：「世人有服砒霜之毒者，五臟欲裂者腹必大痛，舌必伸出，眼必

流血而死，最可憐也。方用「瀉毒神丹」

：大黃二兩，甘草五錢，白礬一兩，當歸三兩，水煎湯數碗飲之，立時大瀉則生，否則死矣。此砒毒已入於臟腑，可用羊血，生甘草上吐而愈……若初飲砒毒，莫妙用生甘草三兩，急煎，加羊血半碗，和勻飲之立吐而愈，若飲之不吐，用大黃之方，則無不可救也。」

◇解剖現象◇

在急性砒中毒屍體上最明顯的現象是胃發炎或腸發炎。肝臟及腎臟中之脂肪變度性及因脂肪變性而發生之障礙。這種胃腸發炎情形雖在死後數月的屍體中亦常可檢查出，因為這一點殺人的砒霜，在屍體中變成了很好的防腐藥，屍體一時竟不易腐敗，這一點對於因謀殺而死的罪案檢驗上倒很有貢獻。

水滸裏的團頭何九叔倒是一個有心人。他看出王婆和潘金蓮的勾當，所以在謀斃後第三天城外化人場上舉火燒化時，「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夾專揀兩塊骨頭，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黑，何九叔便藏了。」後來這兩塊骨頭便作為武大郎確係毒藥身死的證明。這一點不知是否確有科學根據，可以作為毒斃的檢驗？

◇用途一般◇

「砒霜主諸癰風痰在胸膈，可作吐藥。」(本草品彙)

從前除了殺人外，砒霜還很廣泛地外用以殺蟲去腐；內用於治瘧，梅毒，肺癆，貧血，神經痛，哮喘等病。但是它的毒性太強，往往得不償失，所以漸漸被適宜的藥所代替了。現在大多用於治白血球過多症與貧血症 (Leukemia & anemia)

大家都聞名的六〇六，就是常用的砒製劑。化學家的巧妙工作能使砒製劑如新六〇六 (Neo-arsphenamine), Sulfarsphenamine Marpharsen 等，在治療梅毒上發揮了大效。

近有愛好詩歌數位，創辦詩歌叢刊，首輯定名為『藍百合』，已於三月中旬出版，內除各家創作外，並有拜倫誕生一五七週年紀念及羅曼羅蘭悼詩兩大特輯。

該社除出版「詩歌叢刊」外，尚擬出專集數種，對於落寂的詩壇，聊作一點貢獻。



朝露

顧仲彝

光 她有甚麼秘密呀，我猜的是完全對的

光 好啦，好啦！這些事情不再去想牠吧，小姑娘，快活一點吧！

張名片）有一位新聞記者在樓下他把整個的事情告訴我啦。

陶（窘）我不是這個意思，報上說她趕

光 進來，請進來！

光 新聞記者！在樓下？

我出來，不很對！我希望關於這件事忘

光 進來，請進來！

陶 新聞記者？

了別再提吧。後來我就到了上海，住在

（房東太太上，滿面是甜蜜的笑容）

光 他來幹甚麼？

旅館裏一連好幾天。

吳 我可以進來麼？（她在房裏四周找素

吳 他說他有幾個重要的問題要請陶小姐解釋！

光 那末你爲甚麼不找那姓樂的呢？

雲）這可憐的孩子在那兒呀？（看到素

陶 問題要解釋？

陶 我去找的，我到他屋子裏去找的。

雲在哭泣，舉起兩手作憐惜狀）喔，可

光 這真是太麻煩啦！

光 怎麼樣？

陶 憐的小姑娘！她在哭麼？

陶 他要我解釋甚麼呢？

陶 他們說他請假到上海結婚去了。

光 （看到房東態度的突然改變）怎麼，

光 並且誰告訴他陶小姐在這兒？

光 那你應該趕到上海來跟他算賬呀！

吳 這是怎麼一會事呀？

吳 我不知道。

陶 我一向不會跟人家爭論吵架的。

吳 你早該告訴我她就是報紙上登的那個

光 （半自言自語）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光 他跟你沒有過婚約嗎？

小姑娘！陶素雲小姐，是不是？陶小姐

，一定是醫院裏的人告訴他的。（向房

陶 有是有過一句話，不過媒人就是那趕

！你上這兒來我也真高興！

東太太點頭，再轉向素雲）唔，你怎麼

我出來的科長太太，叫我去找誰跟他說

！但是你怎麼知道就是她？

說，要不要讓他進來？

話呢？我從屋子裏回來覺得甚麼都完了

吳 問得好奇怪，難道我不看報紙的麼？

陶 不！……我……不……不！我不知道

。身邊只有幾塊錢，要是再活下去只好

光 是的，不過你怎麼知道這小姑娘就是

呢？

討飯啦，我又沒有地方去，只好上公園

光 是的，不過你怎麼知道這小姑娘就是

呢？

，我手裏拿着毒藥，我心裏想，只好吞

她呢？

光 讓我先跟他去談一談（由右外門下）

了毒藥去找死去的瑪琳吧！

吳 因爲……唔……你瞧這個（遞給他一

吳 喔，可憐的小姑娘，你知道我看了你報上的故事，我哭了一場，真是多可怕，多可憐呀！

陶 但是他們現在來找我幹甚麼？

吳 說不定……唔……

陶 喔，天哪，天哪，我再也受不起風浪啦！再有甚麼麻煩我一定得死了！

吳 你不舒服吧？

陶 喔，我很好，不過這兒……（把手放在胸口）我不知道……我有點透不過氣來？他們說我好了，說不定這兒還沒有好。我的手在這兒，這兒，還有這兒，一揪就覺得痛，還有背上，喔，痛得多利害呀，好像混身都在痛！（她哭泣呻吟）

（從窗外傳進來唱街頭的打板聲，非常刺耳）

吳 你把領子上的鈕扣解開，讓我來！

陶 不，不，（聽了街上的唱聲非常煩躁）

吳 好，我就去……馬上去！（她從口袋里拿出一點錢，開窗叫那唱街的走）喂，喂你走開！（但唱聲依然在繼續，她就把錢丟下去）屋子裏有病人，快走！（唱的人立刻停止。房東太太關上窗，

走回素雲身邊）好啦，已經打發他走啦，你聽我說，把鈕扣解開！

陶 不，我得預備走，我怕在這兒也不能久！

吳 什麼？爲什麼？

陶 喔！要是你知道就好了！

（外頭有談話聲，司徒光在請什麼人進來）

光 不要緊！不要緊，請先進去就是了，先請先請！

（新聞記者章平上，後跟司徒光。章平是個時髦的新聞記者，筆挺的西服，金絲邊眼鏡，年輕漂亮溫柔文雅，談風甚健。）

章 對不起打擾你們兩位。喔，陶小姐你一定記得我吧。

光 （介紹）新聞記者章平先生。

陶 是的，我還記得你。

章 我猜你還不會忘記吧。（注意到吳氏）

光 不，她是這兒的房東太太。

章 喔！失敬失敬（他隨便的鞠了一躬）我記得陶小姐沒有親戚。

陶 我親戚朋友一個都沒有！

章 陶小姐你身體復原得這樣快，我應該恭喜你。還應該恭喜我自己，因爲我替

陶小姐寫了一篇文章，各方面都得到好的效果，尤其是引起這位名作家的注意

（他向司徒光鞠躬）

陶 對的，司徒光先生肯收留我真是我的好運氣。

光 喔，不用提，不用提！

陶 章先生找我有什麼事？

章 我有一個問題想請陶小姐解釋一下，在這位太太（向房東太太點頭）面前說話有什麼不方便麼？

吳 我馬上就走，……不過陶小姐還不大舒服！

光 不大舒服？

吳 不瞞諸位說，她混身痛得很利害呢！

光 你怎麼啦？

陶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覺得一陣冷，大概是神經作用吧！

吳 你還是聽我的話，到那間屋裏去躺一會。（她指臥室門）

陶 不，不！

吳 還是躺一會的好……趕快睡罷。

光 要是你真的不舒服，還是去睡吧！

陶 不，謝謝你！我就會好的。讓我在這兒吧。

章 這大概毒藥的反應。只要留心一點……

光 只要安安靜靜休養……

吳 我的好孩子，我就在這兒，你要什麼，叫我就是了！我能幫你一點兒忙真是高興極了！

陶 謝謝你，謝謝你，房東太太。

章 我也一定馬上就走，房東太太，再見吧。

吳 (走近司徒低聲說)現在不要再麻煩她了！你難道看不出她已經是多痛苦麼？(由外門下，司徒光關門)

章 真對不起，要是我的訪問……

光 喔，沒關係，章先生，只要你快一點就是了。

章 司徒先生，我要談的只要兩分鐘就夠了！我只要兩分鐘！

光 好，立刻就談，你說那傻瓜科長……

陶 (怕得跳起來)科長！

光 對啦！就是那科長(向章說)我們還是請他回去罷！

陶 (大為吃驚)你什麼意思，他來——上海？

章 他昨天到我們的報館裏來，大鬧了一場！

陶 (絕望的呻吟)喔，天哪！天哪！

光 你說他一定要你們更正？

章 對啦……全部更正。他說沒有一點是

事實。

陶 (向章)現在你該明白闖了多大的禍，我叫你不要登的你都登了出來，並且你答應我不登的。

章 我？我闖了什麼禍？

陶 你不應該把人和地方都登出來呀！你不該把他們是誰說出來呀！

章 我只說「某官廳第一科科長」誰知道這科長姓張姓李，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就是現在我還不知道他姓什麼！真想不到他昨天闖進報館裏來，就像一頭瘋牛闖進了一家磁器店！

陶 (失望的呻吟)喔！天哪，喔，天哪！

光 他生這麼大的氣幹甚麼？

章 他說這事情一鬧出去，他的官就要做不成了，不但如此，他的同事覺得跟整個官廳的名譽有關，不能不請求報館立即加以更正，不然報……陶小姐總之這件事情鬧大啦！

光 那是你自己闖的禍，怎麼你剛才還說是運氣呢。

章 不瞞你司徒先生說，這在報館是件幸運的事。登了陶小姐這段新聞之後敵報的銷路增加兩倍。

陶 你們難道拿我來作你們的廣告？這這

章 那再好也沒有，鄙人和報館真是求之不得！事情越鬧大越好！

這……

章 在報館和鄙人的立場，這是難得的機會，可是同時也是替陶小姐打抱不平！

光 那麼他要你怎麼樣？

章 他要我們登一條道歉啓事，說陶小姐說的全非事實，不然他私人方面要告鄙人。

光 全非事實，難道全是她捏造的？

陶 喔，章先生你們報館怎麼不可憐可憐無依無靠的女子呀！

章 陶小姐，我的文章完全照你所說的寫的，不多不少。當然，我聽了非常感動，事實上我一點沒有加以改動，你不妨自己細看一看。

光 (又在屋子四處找報紙)我是有一張的！一定攔在甚麼地方了。

章 不要緊，我可以送一份來給你看看，陶小姐，要是爲了陶小姐的事，一位官廳裏的科長上法院去告鄙人，鄙人真是不勝榮幸之至。鄙人今天來問陶小姐的，是對於這位科長先生的抗議，陶小姐有甚麼問題？

陶 (暴怒，聲淚俱下)他對我一點也沒有抗議的道理！至於他的威脅……

章 那再好也沒有，鄙人和報館真是求之不得！事情越鬧大越好！

陶 (暴怒，聲淚俱下)他對我一點也沒有抗議的道理！至於他的威脅……

章 那再好也沒有，鄙人和報館真是求之不得！事情越鬧大越好！

陶 喔！天哪！噫天哪，我累死了！我不舒服（她起先嗚咽，但愈哭愈傷心，混身顫抖，哭聲發尖，最後她暈過去了）

吳 好啦！好啦！可憐的孩子，現在你好啦！來，鼓起勇氣來！

光 對啦！對啦！可憐的小姑娘，素雲！

吳 當心當心！我在裏面陪您。您舒舒服服安安靜靜躺下來！

章 陶小姐，請你不要難過，請你不要擔心！

陶 我們辦得很好呀！什麼都很順手呀！

光 怎麼啦！喔，不要昏過去，什麼事都有辦法！

陶 我受不了，我累死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章 陶小姐，你不用怕！

吳 （在內室門口，攔住司徒光的去路）你在這兒，我一個人來照顧他睡。（扶着素雲進睡房）

光 她已經昏過去了！請你叫一聲房東太太，好不好？

吳 唉！可憐的小姑娘，她痛苦得太利害了！

章 （跑到右首後門口）房東太太，房東太太！（下）

章 我希望你不會怪我吧！司徒先生，你知道我心裏非常抱歉！但是不幸得很，你不知道更壞的事情，還在後頭呢。陶小姐的苦痛，正不絕在等着來呢！

光 喔！素雲！你不用擔憂，甚麼事都很好呀！

光 還有事？

（章平和吳氏上，她帶着一瓶嗅鹽）

章 對啦，我想你應該知道。喔！司徒先生，我這篇文章的反響真大極了！那位巡官快要結婚的那個女人，看到了報，發現那巡官從前有過陶小姐，氣得不得了，一下子把婚約解除了，你懂麼？

吳 啊呀，怎麼啦，喔！可憐的孩子！來，來，把她的頭抬高一點……再高一點！好啦，可憐的小姑娘，（把嗅鹽放在素雲的鼻孔前）我早告訴你們不要再麻煩她，她的身體是經不起風浪的了！

光 把婚約解除了？

章 啊，她在醒過來了！

光 我們還是帶她到裏面床上去睡罷。

吳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

陶 讓我走！讓我走！

光 素雲。

吳 是啦，是啦！不過你現在到裏面房裏去躺一躺！

（待續）



銀海滄桑 四幕劇

姚克

張：（含笑點頭）

劉：哦！我的瓊！

（他們擁抱，麥格風轉到門口。）

（門外響聲，另一男演員——老陳——到

門口

（他們驚顧

（鏡頭旋向門口推去

（時代公司老闆買月亭自外入——他

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商人，腸肥腦滿，

一副十足的市儈氣，工於心計，臉上

常帶三分笑，一望而知是個狡猾奸詐

之輩。他走到佈景前，把手一舉）

買：克脫！

（這個突如其來的阻力使大家喫了一

驚，全場工作立時停頓。老高氣得直

跳起來。

高：（向買走過去）老闆，你這是甚麼

意思？

買：（笑着）你先別急，老高。（向揮

）是錢！

揮：（上前）哦，買先生？

買：我教你通知他們不要開拍，你怎麼

不早說？

揮：我早就通知劇務了。

徐：（趕緊爲自己分辯）我——我跟高

先生——

高：（搶着說）這不干他們的事，是我

要開拍。

買：你沒接到我的條子嗎？

高：我接到了。

買：（仍笑）那麼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

高：（截住他的話）我明白，可是我不

能同意你隨便更動卡司脫！

買：唉，老高，你不明白——

張：（忍了半天，實在管不下去了）月

亭，我們好好兒在拍戲，你來搗甚麼

蛋？你這點手段我還不知道嗎？也不

知道那兒弄了個筆姐兒，就想闖開了

我，捧她做主角了。告訴你吧，沒這

麼容易，你別在做夢！

買：你事情沒弄明白，就知道瞎嚷嚷！

張：誰教你色迷了心竅，要換別人來主

演哪？

買：你讓她一張片子，這有甚麼關係？

每月的薪水你還是照樣兒拿，樂得休

息一部片子，下一部戲還派你主演就

是了。

張：你這是甚麼話？我憑甚麼要讓她？

她是誰？我是誰？我就這麼賤骨頭，

好欺負！

買：誰欺負你了？我要換人主演，當然

有我的道理呀！

高：我不管你甚麼道理，我只能照原定

的卡司脫拍戲。你要知道一個導演有

他的藝術的立場，藝術的良心。我寧

可辭職不幹，我可不能放棄了自己的

立場！

買：（含笑）我是最尊重導演，最崇拜

藝術的。我保管對於你的立場沒有妨

害。

高：你既然尊重我的立場，那麼你根本

就不應該干涉我決定卡司脫的主權！

賈：換一個主角，這不能算干涉你的主權吧？

高：這怎麼不是干涉我的主權？（上前一步）賈先生，我得預先給你一個警告：你假如一定要更動卡司脫，我是無論如何不會導演這張片子的！

賈：要是換了主角，卡司脫比現在更好呢？

高：（斬釘截鐵地）這是不可能的。……老實說，在眼前的電影圈內，演「紅葉」的女主角只有張小姐最合理想，換別人是絕對不可能的。

賈：難道除了張小姐之外，沒有更理想的女演員了嗎？

高：這個劇本是蕭寒爲他的太太林櫻寫的；要找一個比張小姐更合適的主角，那除非是林櫻自己來演哪！

賈：你真的覺得只有林櫻最合適嗎？

高：她是劇本裏主角的原拷貝（註十二），誰能比她更合適哪？……

賈：既然如此，那麼你排卡司脫的時候，爲甚麼不請她來主演？

高：這是廢話！你知道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註十二〕「拷貝」Copy之譯音，

「原拷貝」謂原本也

賈：爲甚麼辦不到？

高：你知道蕭寒是最討厭電影圈的。就算林櫻本人願意主演「紅葉」，老蕭也不會放她來的。

賈：（得意地）可是她已經來了！她已經答應主演「紅葉」了！（掏出一張合同高舉着）她已經跟公司訂了合同了！

高：（氣沮，將信猶疑）這是不可能的！

賈：不可能？（得意之至地笑着）你瞧吧！（迅捷地走到左上角站住，含笑向外招呼）林小姐，您請進來。

（全場愕然，屏息着向外注視）

（林櫻自外入——她是個二十三歲的新女性，眼睛大而黑，面貌非常美麗，身材很娉婷但不纖弱；身上雖穿着很平常的衣服，而神采飛揚，頓時使全場的人覺得眼前一亮。）

高：（失聲）林櫻！

林：老高！（向老高跑過來）

（老高也向她跑去，二人熱烈地握手）

（惺惺和柳金會意地互視微笑）

（張玉華陡然跑上兩步）

張：（聲色俱厲）老高！

（高驟然回顧，情態非常驚慌。）

（幕急落）

第一幕 第二景

時代攝影場的導演辦公室。

這是在樓梯旁的大穿堂用柵扇搭成的一間斗室。室旁有樓梯通樓上的總管理處，室中陳設簡單而精緻，寫字桌上置一照像鏡架及電話機二具。後面柵扇開着一扇門。其餘的裝置道具從略

開幕時賈月亭和高士奇陪着林櫻自樓梯下來。

賈：（邊走邊說）這兒本來是個住宅房子改的，地方太小，簡直不適用。等到我們的新廠造好了，就可以寬敞多了。

（他們轉到柵扇後）

林：這兒地方雖然不大，可是我覺得很精緻，很有意思的。

（高士奇走入導演室，開了燈，賈與林隨後進來）

高：這就是我的辦公室，

林：啊！你的辦公室！（向四面一看）

你不用告訴我，我一看就知道。

賈：（臉上堆着一種習慣性的詔笑）我們這許多辦公室只有他這一間佈置得頂好，到底是藝術家，太導演，比衆

不同呀。嗚……嗚……

高：請坐。

林：（拿起案頭的一個照像架）啊！凌雲，這張照像你還留着？

高：（領首）這是我所最喜歡的一張……

（略停）……我要永遠保留着它。

林：（以照相示買，以為他不知道）這

是六年前——在我們畢業的那天——士奇，我，蕭先生，三個人一塊兒照的

林：是呵！老高第一天進攝影場，我就

看見它桌子上擺着這張照像。當時我

就打聽老高，站在中間的這位漂亮小

姐是誰？想請您來拍部片子。要是那

時候蕭先生肯讓您來——不是我買月

亭當面恭維——憑着您這份兒天才，

這一副標準的外形，您早就成了個全

國聞名的大明星了！

林：買先生先別對我期望得太高；等到

我一上鏡頭，恐怕你就要失望了。

買：這是那兒的話？這兒沒有外人，老

高是您的老同學，老朋友。您當着他

還用客氣嗎？……嗚……嗚……

（徐倫氣急敗壞地自樓梯下來，走入

辦公室）

徐：買先生。

買：（回顧）嗚？

徐：呃……張小姐在您的辦公室……呃……

買：有甚麼事嗎？

徐：呃她要跟您……呃……談話……

買：真討厭！（眼珠一轉）你跟她說我

就來。

徐：（出辦公室上樓去）

買：（向高）玉華可真不知趣！我的主

意已經打定了，她跟我談話有什麼用處？

高：可是，這戲我們早就決定讓她主演

的，怎麼能够臨時把她給摔了呢？

買：你放心，這個難人不用你做，我自

有手段對付她。（換上一副好嘴臉）

我覺得頂要緊的倒是你的導演問題。

現在既然是蕭太太主演，你總不應該

再堅持不導了吧？

高：（很為難），可是，話不能這樣兒

說。我跟蕭太太雖然是老朋友，在原

則上我可不贊成把演員陣容亂改的。

買：（不欲與高爭辯）好，好，好。這

個我們回頭再說。現在我先去對付玉

華。（向林，意在言外）我可把他（

指高）交給你了。……嗚……嗚……

嗚……

（買邊笑邊出辦公室，又換了一副嘴

臉上樓去）

高：（厭惡地望着樓梯）這個市儈！

林：士奇，你不願意我拍嗎？

高：樓，你知道我是願意的。……不過

，老買隨便更換主角，我站在導演的

立場，當然要提出抗議，這是個原則

問題——（忽然停止）咳！這個咱們

不談。我先問你，你怎麼會來的？

林：你不願意我來嗎？

高：並不是我不願意你來。你知道我是

一向主張你做電影演員的；在我剛進

電影界的時候，我還寫過一封信，請

你來拍戲呢。你忘了嗎？

林：不錯，在五年以前，你是寫過一封

信教我來拍戲的。不過聽你現在的口

氣好像又不願意我來似的？

高：（不從正面答覆）呃……這次你來

，得到老蕭的同意麼？

林：（也避免正面答覆）他為什麼不同

意我來？

高：可是，當初我寫信教你來，他是竭

力反對的。所以後來我給你們的信上

一直沒敢再提起請你拍電影。……這

一次，他居然沒有反對麼？

林：（閃避高的目光）他還甚麼要反對

！

高：（嚴肅但懇切）樓，你告訴我，他

真的沒反對麼？

林：他……沒反對。



史可法

陶秦

• 125 •

乙 邦才年輕血剛，看見大人憑着熱血，忠肝，義胆做事，而所受到却是一肚子的氣，所以邦才要胡說，請大人明鑒。

史 我不怪你，好在這裏祇有你我二人。來！喝酒！（悲憤地飲酒）

乙 邦才不能多飲，願在大人前面獻奏薄技！

史 好！這也是我們的除夕！

（邦才調弦）

史 邦才！（已有酒意）人生在世，猶同朝露，今年除夕，你我同處，明年呢？

乙 邦才永隨大人，生則同生，死則……

（急止口）

史 邦才，令尊令堂還在嗎？

乙 邦才在軍十年，父母就在這十年中相繼去了世，沒有見到最後的一面。

史 你倒很孝！

乙 邦才那兒比得上大人，大人那年在六安，太公鼐耗一到，大人有五天不

進米粒。大人才是真孝！大人一定又想起太公來了！

史 我孝！我現在把家都忘了！

乙 大人。（注視史目中眼淚）

史 我祇記得一個先帝！

（邦才立起，揖）

乙 大人正是個忠臣！

史 唉！忠臣！我算得了忠臣？邦才！你奏琵琶吧！（飲酒）

（邦才奏琵琶，史慢慢睡去，曲止）

乙 大人！（史已睡熟，乙對兵甲說）

來！大人睡着了！扶他到營裏去吧！

（兵甲與乙邦才扶史入營，下帳，乙

出，自走，兵甲，立營外）

（朔風怒號，台上漸暗，燭光吹滅，旋作五光十色，以示夢境，音樂起，

可法妻從岸上上，手裏捧着盤，盤中

有酒壺及杯等，至營外輕呼。）

史妻 相公！相公！

（可法揭帳出，見妻，驚喜交集，伸手來扶，史妻一避，可法跟出。）

可法 啊！你！

（史妻把盤在磚石上一放，可法行近

史妻）

可法 真的是你！那末冷的天！雪！雪

又下得這樣大！你怎麼來的？

史妻 今天除夕，知道相公客中寂寞，

特地製了一點你喜歡吃的，送來給您

（一笑）

可法 真是難爲你了，這兒離家不是很

遠嗎？

史妻 還好。（笑）

可法 冒着那麼大雪，不是很冷嗎？

史妻 不冷。（笑）

可法 你怎麼儘笑？

史妻 我笑你好像從來沒見過我似的，

一直對着我呆瞧，連酒也不喝？菜也

不吃？

可法 啊！我們慢慢再吃，我們有那麼

多時候沒看見了，我們先談談。

史妻 談什麼呢？

（可法對妻看）

可法 你沒有老？

史妻 我？（摸自己臉）

可法 你看我？

史妻 您的鬚也有一點花白了！相公！

您老了！您老了許多了！

可法 （笑）老？老又有什麼關係！我

的心可並沒有老！

史妻 心？我怕您的心也老了！

可法 你這是什麼話？（驚）

史妻 自從全家搬到南京以後，你還沒

有回過家，你沒有來看過我！你的人

……

可法 夫人！你錯了！國家的事未了！

那兒可以回來看你！

史妻 國家的事幾時能了？

可法 我也不知道。

史妻 自從福王登基到現在，不也有八

個月了嗎？你們可幹些什麼了沒有？

可法 這個……

史妻 一矢不發，一卒未傷，說不上報

君仇，這兒鬧荒，那兒鬧災，說不上

治國家，到是吳三桂帶進來的人，做

一件事，像一件事，兵有氣，將有策

，難道說真正的大明皇上的後代，到

及不上一個從關外進來的藩夷？你們

祇知道袖手旁觀，忘了先帝的冤仇，

這不是明明表示你的心已經老了嗎？

可法 這那兒是我情願的，君無命，做

臣子的怎麼可以妄動。

史妻 那末是等他們打過來？

可法 這當然不是的。

史妻 那末怎麼樣呢？

可法 （頓足）我……也……沒……

史妻 多耐衰不是有信給你嗎？你乾脆

降了；換個朝代，做一輩子高官，享

一輩子榮華不好？

（可法拍案，有怒色）

史 你這是什麼話？我不要你來這兒，

你替我回去！

（史妻對可法望，向後退，欲走，史

喝止）

史 慢着，家裏的人都好？

史妻 家？你還有家？

史 每天在家的人，不知道家的好，離

開了家，或者是家離開了你……，才

會知道作客他鄉是一件苦事，而家究

竟是最好的去處！

史妻 那末，你跟我回家去？

史 回家！可法這一輩子恐怕……

（史妻以手按史口）

史 （看雪）夫人！南京有雪嗎？

史妻 有。

史 母親是怕冷的，她老人家穿得不少

嗎？

史妻 婆婆身上穿裘，足下踏着火，手

裏拿着香爐，不冷了！

史 你呢？呀！（驚）你穿得很少！

史妻 我不冷！

史 你的皮衣呢？怎麼不穿？

史妻 在家裏。

史 不！你騙我！我有兩年沒寄錢回來

了！你把你的東西全當了！

史妻 這是你猜測的話，皮襖子好好地

擺在家裏。你呢？不冷？你的縣甲上

全是冰！

史 我不大換衣服，寒冷倒也不十分覺

得。夫人！詔兒怎麼樣了？

史妻 跟我一樣高了！

史 身體呢？

史妻 不好！多病！

史 記得那年我離家的時候，她說要扮

個花木蘭，跟着我到軍中來，照這樣

子，身體不好，那怎麼成？

史妻 記得那年您離家之時，我要您在

外邊娶個妾，能生下一個男孩子，您

到今還不要有兒子？

史 可法始終就沒想到這件事。

史妻 婆婆和我都在想。

史。子再說吧！

史妻 相公，我有一句話要問你！

史 什麼，

史妻 國事幾時能定？

史 十年，十五年，可法不能說。

史妻 人生在世，不過百年，將來繼相

公之志者何人？

史 這個……

史妻 俗語說「父債子還，父志子繼」

酒！（翻身取酒，史妻已將盤取手中

人不能無人

史 子？（疑悟）夫人！酒！你拿來的

。史再翻身，史妻已至半邊，鷄啼聲

）夫人！你！

史妻 夢！相公！這是個夢！（下，史

回身，五光十色，全台暗，復明）

（天發曙光，史已入營，營外有汪思

誠，劉肇基，許瑾，史德威，乙邦才

等排立門前，二士卒立營外，任民育

入）

汪 任大人，大人還睡着！

任 （驚）大人平時少睡，今天好容易

睡熟了！應該讓他多息一會兒，我們

輕聲一點！

劉 不是快打五鼓了嗎？大人一聽見五

鼓，立刻就會醒來的！

許 我看吩咐鼓卒仍打四鼓，那末大侯

就不會醒了！

任 就煩許將軍去吩咐一下吧！

（許下，衆人靜靜地等，許上，鼓打

四更，天明，鷄啼）

（可法奔出營來，見衆人一驚）

史 剛才打幾鼓？

（無人敢應）

史 幾鼓？

任 四鼓。

史 天也亮了，鷄也啼了，還祇有四鼓

？是誰打的鼓！吩咐下去！把他抓來

！

（士卒不動）

史 你們怎麼了？

（衆跪下）

任 民育該死！

史 知府請起！

任 民育等爲國辛勞，終年不見一天安

定，今天諸位將軍和民育看見大人睡

得很熟，不敢驚醒，就吩咐鼓卒仍打

四更，想請大人能多睡一回兒，這是

大家的意思，請老爺開恩。

史 可法何德，敢承諸位這樣厚愛？（

淚下）諸位請起……

（衆起，侯方域神色慌忙至）

稟大人！

史 你？

侯 高傑不聽晚生之言，被許定國設計

傷命，高兵與師報仇，打進歸德，許

定國率兵投降清兵，現在徐州一帶非

常恐慌，請大人令下。

史 （驚，怒，悲，哀頓足）完了，中

原的事……（搖頭）吩咐下面，今日

中午，發兵徐州！

汪 是。（下）

史 （靜思，執民育手，無限悲感地說

）高傑一死，爲國用命的人就更少了

！中原怎麼辦？

衆 我等願效死力！（可法對衆人環視）

（幕漸下）

感懷 夏煥新

四郊多壘楚歌聲，生後頻年烽火驚，
慈竹失依才舞勺，嚴椿見背罷吹
笙，顏題歐荻褒王母，（先父爲先
大母請旌，題顏畫荻遺徽四字。）
家共田荆賴大兄，敝屣吾廬雲出岫
，關懷黨國請長纜。（一二八事變
，曾于役十九軍。）

萬國大藥房

門市批發 價廉貨齊 各國處方 配製審慎 電話購貨 接方迅速

• 經售各國名廠出品 •
• 自製家用特效良藥 •

• 總店 •
上海福州路一八二五(四線)路
• 支店 •
上海同孚路九九四號



蔗糖 正牌煉乳



替代舶來。超越一切
育嬰效力。無異人乳
上海正德煉乳廠出品

菓汁煉製美味潤腸糖

果 導



腸部便秘，熱秘，大便久，痔瘡，便血，婦女之秘，特效。主治：腸部便秘，熱秘，大便久，痔瘡，便血，婦女之秘，特效。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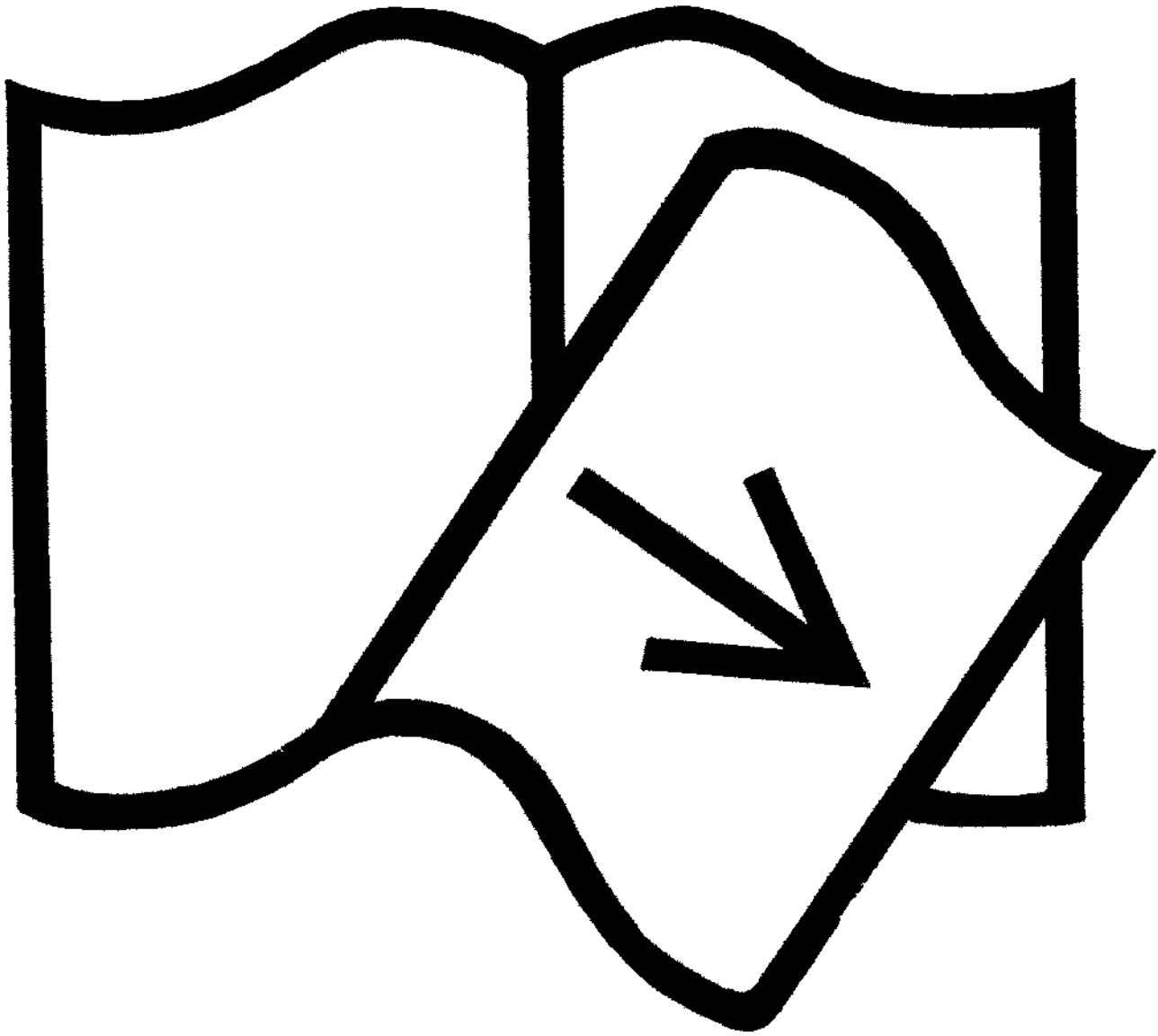
最新健胃整腸劑

胃 寧



急性胃腸炎，慢性胃腸炎，胃痛，噁心，嘔吐，消化不良，食慾減少，酒醉，胃腸受寒，感冒，症。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原件短缺

缺P129-136



京塵影事

張恨水

第二十九章

第二天，胡公超果然回到天津，趕到齊府去拜壽，座中碰到張官樣，問起華小蘭和蕭東芳的事，張官樣一五一十詳細的

告訴了胡公超，和方亦庸所說的大同小異，知道華小蘭和蕭東芳祇有分手的辦法，華小蘭這個人，是一個多情的種子，雖然跟蕭東芳形跡上分離，但是始終保持好感，所以將一座住宅送給了蕭東芳。華小蘭雖然二十年來，在劇壇上負着大王盛名，可是現金並不多，送她一所住宅，在華小蘭已是莫大的損失，他們兩人的糾紛，可算是告一段落。胡公超對張官樣道：他們倆合在一起，可說是珠聯璧合，現在中道分離，在我們認爲是一種很可惋惜的事。張官樣道：誰不是這麼說呢！但是事已如此，無可挽回，可惜那一年北京馬府堂會，有人拿着手鎗來找蕭東芳，被酒樓李四攔着說好說歹，想不到話沒有說完，槍聲兩響，結果了李四的性命，要是那時候沒有李四替死，蕭東芳死於亂槍之下，美人黃土，我們這般人還要多許多詩料呢……正說着，看見梅少卿同她的母親梅月卿兩人走到客廳中來，張官樣看見了連忙張羅着說：這兒坐，這兒坐！梅月卿道：這位不是胡總長嗎？張官樣道：正是，正是一會兒張景文也擠到這邊座上來了，他也是齊府賀客之一。張官樣對梅月卿道：梅老板，怎麼您的小姐長得這般大了，還不給她對親，我聽說她

父親是鼎鼎大名的大書家蕭胥正先生，究竟有這回事嗎？梅月卿歎了一口氣道：往事如煙，還道它做什麼？張官樣道：不是這麼說，因爲我雖然在軍政界混混，可是梨園行行來的人，要佔十之八九，尤其是對於梨園掌故，絲毫不肯放鬆，將來要修伶官史，我倒想挨着一份。梅月卿道：哦！原來你要做書啊，那我倒可以說給您聽，少卿的爸爸確實是蕭胥正，因爲那時候他剛從廣西邊防督辦任上交卸，從北京到了天津，也是我們偶然的會合，彼此一見如故，就賃屋同居，這位大書家平常替人家寫字，扇子對聯寫得最多，每天半夜裏，就起來寫字，他自己替書齋起着一個名字，叫做「夜起庵」，你想大家睡得沉沉的，半夜三更，他老人家鬧着要起來寫字，真所謂辜負香衾。這一種殺風景的事，他每天要做出來，因此我常常跟他鬧彘扭，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一生一世，不替人家寫蠅頭小楷的扇子，可是爲我寫了一柄三十二行的泥金的女扇，寫得十分精細，整整的寫上他自己做的最得意的三十首詩。他說：無論王公巨卿，或者是把金子堆成山，要叫我照這樣寫這把扇子，我是決不肯寫的，爲了你，我下苦功寫了送你，希望你看着這把扇子，應該增加我們的感情，不要常常跟我彘扭，當時正是快到颯天，這把扇子隨手擺在身旁，出去的時候拿着用。有一天，因爲一點兒小事，大家又鬥起嘴來，我的性子也確實不好，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把扇子當着他的面，撕得粉碎，老蕭含着

一包眼淚對我說：你這種表示是恩斷義絕，我們倆還是分手吧！因爲這種舉動實在傷了我的心，那怕你把我一家一當都拿了去，也不要緊，撕掉這把扇子，實在是太瞧不起我了，這種殘酷的事，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忍耐了。當時我也不肯下氣，帶着少卿就走出了蕭家，流浪江湖，到處搭班爲生，倒也逍遙自在，隔了十多年，又在天津一家堂會裏遇見老蕭，有人問我：你要見見老蕭嗎？我說：我不用見他，如果他要見我，我也不迴避。後來朋友帶到他的口信，說他沒有別的盼望，祇盼望我把少下養大成人，祇賣我，不賣身，配一家人家，那怕是梨園行也可以，可是不要做人家的姨太太，那彼此不枉交道一場了。我到現在，還記着老蕭的話，不管怎麼樣的窮，都對付着過來，不使我的女兒墮落。說着瞞了張景文一眼好，張景文把頭一低，臉一紅。胡公超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暗自好笑，便道：蕭東芳和華小蘭也是善在做偏房的不好，要不是做偏房，那還有什麼說的嗎？梅月卿道：我雖然是一個貧窮的，可是我抱着不做偏房的宗旨，到老也不改。胡公超道：我以爲中國要使國家強盛，社會安寧，應該鎗斃兩種人。張官棧和張景文都搶着問道：總長，是那兩種人，胡公超疊着指頭說道：一種是雅片鬼，一種是多妻者。張官棧哈哈笑道：總長，雅片鬼你輪不着，多多妻……胡公超道：我既然這麼主張；如果國家實行，就請拿我來開頭刀，張官棧對張景文擠擠眼說：景文，你還不歇歇嗎？跟着一班女戲子鬼混做什麼？張景文道：我跟這班人混，是在您老人家那兒討教來的，你們捧華小蘭，我攪不上，祇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張官棧道：總長，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歐美日本，雖然法律規定不許多妻，但是女打字員，女秘書，隨身帶着去的，也是司空見慣，其中不實不盡的情形，也無

容細說，這是有多妻之實，而無多妻之名，更無多妻之累，總長，你看這個辦法妥當不妥當？胡公超道：聘用女職員，究竟和納妾不同，女職員隨時可以解雇，納妾就沒有這麼便當，脫離據呀，瞻養費呀，鬧不清爽，所以我絕端主張，乾脆！槍斃！張景文對坐着聽戲的一班賓客一看，笑道：總長，你的主張可是不錯，不過今天來聽戲的人恐怕十分之九都要起來反對。胡公超笑道：這不過是將來的一種主張，不是今天誰能有權就辦。我想一班人的討姨太太，他們的來路，不過兩途，一種是竊姐兒，嫁了人的，所以稱爲竊變，一種是交際花，當時一雙兩好，你貪我愛，討回家來，不用說大婦不容，下堂而去。更不用說許多竊姐浪漫成了習慣，做人家人，覺得種種受不住拘束，往往半途而廢，我們的熟人方寒雲，四十來歲，便作古人，一生一世，沒有做過半點事業，憑着他的文采風流，前後討了十位姨太太，拖着「輪陳納新」的辦法，討一個，走一個，不知花了多少冤錢，受了多少怨氣，當中有一個，最爲可笑，那時候他在總統府，做着二公子，每天收買宋版書，以及金石古董，名人書畫，尤其對於書畫，他的座上客，都是名士，精於鑒賞，那一張畫，是精品，值多少錢，那一張字，是神來之筆，值多少錢，他的姨太太，坐在旁邊，默默無言，暗暗記在心裏，這位方二爺，是過午方纔起身，二夫人已經早有遠走高飛之意，每天趁着早晨，一個人走進書房，便揀頂好的書畫，用剪刀在畫心沿着裏邊齊齊剪下，再用整刀的表芯紙捲在剪過的當中，剪了五六十幅，仍舊捲好，放入畫箱，做得人不知，鬼不覺，天衣無縫，不到半個月，往天津打海道向上海一跑，在方二爺已經另有新歡，巴不得她趕快自動出去，也不追究下落。隔了半年多，有一天，一位南方來的好友，拿着一張王煙

客的畫給他看，他說好雖好，可沒有我得着的兩張精，朋友要他翻出來賞鑒賞鑒，方二爺便叫管家老范打開畫箱，好在每張都有題簽，而且編了號碼，哈哈，不看則已，一看大叫怪哉！原來好端端的畫，却失了當中的畫心，方二爺以為是手下人偶然偷剪一張，再看第二張，也是如此，接連打開二三十張，除了現代名人寫着上款之外，其餘都是有邊無畫，賸下一大堆表芯紙，這纔恍然大悟，是他遠走高飛的姨太太所為，方二爺素來驕達，這些畫，大半是送給他老爺子的，並不花多少錢，也就放下不理，不過傳到我的耳中，我倒以為這位姨太太，在金珠鑽石之外，能够賞識書畫，還不失為風雅，後來上海朋友，寄兩張沒有四邊的畫給我，問我收藏不收藏：我趕忙送給方二爺看，却都是他的原物，這才明白，她並不是風雅，還是為的是錢！錢固然能救人，但是害人還在救人之上。方二爺臨死的一年，跟我說過，討了十個人，做了十場夢，弄得兩手空空，還在其次，第一，感覺：儘管花天酒地胡鬧，絕對不該討回家來，因為這班人，除了做衣裳，打首飾，聽戲，打牌，上館子，是她們專門之學，要和她談點報上的國家大事，或是社會新聞，簡直是格格不入，老實說是一無可談，你想，與一個無知無識，無可談的人，終朝相對，同榻而眠，除去解決性慾之外，又有什麼趣味？久而久之，祇見其可厭，不見其可樂，有人說我沒有長性，歡喜換新鮮，其實我想換一個有點知識的人，想不到一直換了十個，一蟹不如一蟹，真用得着一句戲詞：悔之晚矣！諸位想：方二爺是絕頂聰明的人，才能大澈大悟，說出這篇話來，討姨太太的下場，應該拿方二爺為鑒。胡公超滔滔不絕的說着，引起一班賓客注意，回過頭來，對他們看着，以為這種好戲不看，在那邊討論着什麼？張官棧第一個立起

身來，說：下一齣，是華余合作的游龍戲鳳，除掉堂會，是不會唱的，不可錯過機會。胡公超道：戲確是好戲，我也看過幾回，一班普通俗人，描摹過火，下作不堪，他們兩個，做到一樂而不淫，恰到好處，但是你為什麼一定要說華余，不說余華呢？老實說，小余資格，比小華老，應該說余華合作才對。張官棧笑道：你別挑眼！只見從外邊亂烘烘的，擁進一羣人來。

題李慧君女士散氏盤臨本

、并序

田 桓

余與雲屏冠吾拱辰諸君子，近集都門某公書齋，見散氏盤臨本一通，主人覆末簡，傳觀評鑒，咸服其臨摹逼肖，運筆鬆活，布白停勻，直得清道人之三昧，審定疑為當代名書家李健胡光輝諸人之手筆，主人笑啓署款曰：此年方十六齡黃陂李慧君女士所書，乃田寄菴纂修入室弟子，漢口商會會長李鼎安之第五女公子也。聞其兄存良亦出田氏門下，精漢隸，各得其一體云。同人莫不相顧驚訝，而余尤慶吾鄆得後進大書家也，欣然為題二絕。

躍紙虬龍脫穎生，商盤周鼓慨然驚！那知換日偷天手，突過臨川子弟兵。（近代講臨摹之學者，臨川李梅庵氏，實集其大成。）

梅庵宗法幾人傳，燈火微茫接一田，（近人傳李氏散盤筆法者，惟田寄菴一人而已。）遙想雙鬢來問字，筆鋒鬢影兩娟娟。

編後小記

▽承印本刊之國光印書局，二月間突自動宣告暫行停業，其時又適逢舊曆新年，工友休息，兩重困難，集於一朝，向不脫期之本刊，不得不三四兩月合冊出版矣。所幸新印刷所設備素稱美備，今後當無脫期之慮，堪以告慰讀者。本刊定價，向主低廉，雖一再增加，祇求適合成本而已。

▽王彊常先生，為沈寐叟唐文治二公之入室弟子，文章書法，弁冕羣倫，江南名教授，大書家，先生足以當之，其高足斐爾先生以評論蓬公之宏作見錫，是近今文壇罕觀之傑作，篇幅雖長，不敢割裂，一期刊竣。

▽何子恆先生，為前上海晨報香港國民日報總編輯何西亞先生昆仲，一門四傑，散處四方，子恆先生居滬，以教授外國語自遣，「怎樣學習外國語」，深知甘苦之言，啓發後學不少。

▽錢名山先生已歸道山，遺作世所珍視，壽言雖為酬酢文字，然亦一筆不苟，至可循誦。

▽二月號所刊盧綺蘭作家之遲暮，方歎為空谷足音，茲得柳雨生先生見告，盧為女士，滬江大學文學士，不擲進士，更賜新作。又滬江教授朱維之先生，名作家丁諦先生，羅沉女士，均有小說傑作，下期揭載。

▽三四兩月合冊，訂閱諸君，自當按照一冊收費，廣告亦如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定價每冊中儲券叁百元

存款預約優待八折

編輯兼 錢 須 彌

發行所

上海鳳陽路二三八弄四八號
大眾出版社
電話 九一一三一

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
文匯書報社

▲▲大眾廣告新刊例▼▼

封底	四分之一	八千元
封裏	四分之一	六千元
封底裏	四分之一	五千元
目錄前	四分之一	四千元
目錄上下	每條	五千元
普通欄	四分之一	四千元

以上係一次刊登價目

傑三中煙 崇推世舉

大王



凱士



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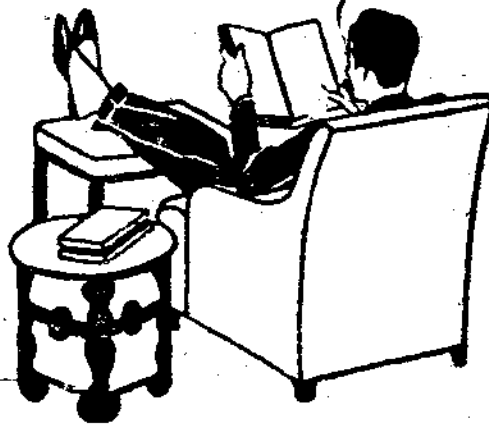


迪安 中國 賓友

品出司公草炮合聯

號四十九路藏西北行烟安再
 五五六六四話電行烟安再
 號四二二一路海上大行烟聯華
 二五六〇三話電行烟聯華

總經理



到處有售



德國上列藥廠的瑞士藥廠
 均產拜耳藥
 下列藥名請認明商標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專治感冒及各種發熱
ASPIRIN
- **知 靈** 專治胃痛及消化不良
GARDOLIN
- **拜耳鐵質藥** 補血強身之良藥
TONICUM BAYER
- **拜耳西藥** 專治各種皮膚病
CREMOLIN
- **滅疥油膏** 專治疥瘡及皮膚瘙癢
MITIGAL OINTMENT
- **治而靈** 專治各種眼疾
TRILUMINOL
- **履兒壯丹** 治小兒疳積及消化不良
LEUCOCORIN